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天树征丸作品选



雷祭杀人事件

作者：天树征丸

译者：陈惠莉。

第一章 阳光下的少女

1

一棵大栗子树的底下，放着一张古老的木制长板凳，栗树茂盛的树叶形成一片浓浓的绿意，将板凳整个罩住。

这片树荫俨然成了天然的遮荫工具，难怪会有人刻意把板凳摆在这里。

金田一一和七濑美雪为了躲避炙热的艳阳，也逃到这棵树底下来了。

“呼！阿一，好凉啊！”

美雪一边用洁净的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一边说道。

“是啊！”

金田一随口应了一声，便低头看着手表。

他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附有液晶温度计，上面显示出摄氏三十八度。

当他们从艳阳中躲到大栗树所张起的天然阳伞底下，顿时感受到一般前所未有的清凉感。

金田一从小在都市里长大，平时只要天气一热，他就跑到便利商店里吹冷气，顺便买个冰淇淋消消暑，难得有把树荫当成救命菩萨的经验。

事实上，在一旁猛擦着汗水的美雪也和金田一一样。

但是，偏偏这是一条看不到任何便利商店、银行、泡沫红茶店的乡间小路，因此对金田一和美雪来说。

真的是来到了“人间炼狱”。

金田一打开放在膝盖上的运动背包，拿出在车站买来的罐装果汁。

他的背包有如被放进烤箱中烘烤过一样，里面的东西都热烘烘，连果汁也是微温的。

金田一感到极度干渴，所以这一罐温果汁应该足以让他舒畅许多。

他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一望无际的天空仿佛刚涂上蓝色油漆般地绽蓝，而散布在天际间的浮云，则像是刚买来的画布般地白皙无瑕。

峰峰相连的群山是碧绿的，烧烫的柏油路是灰色的，而被田畦区分得井井有条的田地，则呈现一片明亮的绿意。

盛夏里，每一种颜色都让人觉得格外鲜艳。

“早知道就应该搭计程车来。”

金田一一口气喝掉大半的果汁说道。

“都是你不好啦！谁教你执意要去买果汁，才会错过两个小时才开一班的公车。”

美雪抱怨道。

“哎呀！天气实在太热了嘛！”

说完，金田一恨恨地抬起头看着天空。

这时候，吵杂的蝉鸣声从金田一和美雪的头顶上传了过来。

蝉儿们仿佛也在抗议难耐的暑热一样，拉开喉咙高声鸣叫着。

放眼望去，这一带尽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唯一可以让人休憩的地方只有这棵大栗树，所以这里自然也成了蝉儿们引吭高歌的场所。

“美雪，到秋绘住的村子还有多远？”

金田一不耐烦地问道。

“这个嘛……我想大概再是个三十分钟吧！”

“还要走三十分钟？别开玩笑！”

“有什么办法？反正我们都已经走到这里了。对了，我告诉过秋绘，我们会在四点以前到达，快走吧！”

“唉！早知道就不来了。”

“阿一，干嘛讲这种话？秋绘可是特地请我们到她家玩的……”

“秋绘他真奇怪，何必因为父亲死了，就一定要回到这种鸟不生蛋的乡下来。换成是我，待不上三天就逃走了。像这种既没有便利商店也没有游乐场的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嘛！不过话又说回来，秋绘在上国中之前一直都住在这里，因此她应该比较容易适应。”

“嘘！”

美雪突然警觉地抬起头。

“阿一，你刚刚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雷声啊！阿一，万一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怎么办？”

美雪皱起她那纤细两端整的眉毛，十分担心地问道。

金田一侧眼看着她说：“不会啦！你看天气这么好，根本不可能下雨。”

他充满自信地扬起那两道浓眉，慵懒地从那油漆斑驳的板凳上站起来。

金田一一口喝完光罐底仅剩的一点果汁，然后开口说：“美雪，你看！天空那么蓝，只有山边露出一片云层而已，所以不可能打雷下雨的。”

“可是，我刚才明明听到雷声。”

美雪嘟起嘴巴。

金田一毫不在意地把空罐丢进垃圾筒。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下一班公车来比较好。如果我们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再走个三十分钟，一定会中暑的，而且脑袋瓜也会变秀逗。”

“不行！如果我们太晚到，秋绘会很担心的。”

“我倒是比较担心自己的身体。”

“真是的……既然如此，那你就自己在这里等吧！我要先走了。”

美雪满脸不悦地说道。

金田一被她的态度给激怒了，意气用事地回一句：“请便！”

说完，金田一便二话不说地躺在板凳上。

“哼！不理你了。”

美雪忿忿不平地转身就走。

其实金田一很想追上去，但为了面子只好目送美雪离开。

“啐！”

他轻轻地咋舌，回头看着方才走过来的路。

在炙热的艳阳照射下，道路的轮廓看起来像是起伏不定的热浪。

顿时，金田一注意到有一个人影拨开重重热浪，正慢慢地走近来。

(不知道是人在热浪中看起来便在晃动？还是那个人在蛇行……)

当金田一判定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时，那个人已经走到距离他大约二、三十公尺前的地方。

金田一定睛一看，才发现来者是一名少女。

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连身洋装，然而这件洋装竟然附着跟酷热的天气十

分不相称的长袖。

此外，从袖子空荡的外观可以看得出这名少女的手臂相当细瘦。

少女每走一步，那头长及腰部的秀发便像波浪般地晃动。

不知道她是在沈思或是被酷阳晒昏了头，那双细长的眼睛看来茫茫然的，眼神完全没有任何焦距。

少女走路的步伐很小，微微地晃动身体向前走。

不知不觉中，金田一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少女身上。

最吸引金田一眼光的是她那异常白皙的皮肤，以及脚上所穿的那双竹编凉鞋。

少女那身像白蜡般透明白皙的肌肤，在这样的艳阳天里竟然没有泛起一丝血色，而且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流过一滴汗珠！

她面无表情地走过金田一躺着的栗树底下，刹那间又停下脚步。

这一刻，金田一的内心不由得咚咚咚地鼓动着。

少女慢慢将身体转过来面对着金田一。

此时，金田一突然觉得耳边不断鸣响的蝉叫声瞬间变得好遥远。

她站着不动，望着躺在板凳上的金田一好一阵子。

待金田一回过神后，急忙支起身体，端端正正地坐在板凳上。

少女见状，不禁微微眯起眼睛笑了。

那是一种难以捉摸、有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虚幻笑容。

少女似乎为自己失礼的笑容致歉似地眨眨眼，随即又摇摇晃晃地往炽热的柏油路上走去。

没多久，少女的身影被农家巨大的土墙挡住，很快地消失了踪影。

就在这当儿，正好有一辆红色的保时捷从金田一面前经过，但随即又紧急刹车，然后倒车回来停在他面前。

金田一惊讶地站在原地，呆楞地看着车窗慢慢打开。

“金田一！”

朝木秋绘从窗口探出一张笑脸。

“秋绘！原来是你啊！”

“我怕你们没搭上公车，所以请姑姑载我来车站看看。”

秋绘说话的语气依然十分开朗。

“糟了！秋绘，你有没有看到美雪？她实在太固执了，竟然说要一个人走路过去……”

金田一话还没说完，美雪的声音便从车子后窗响起来：“阿一！你说什么？”

金田一忐忑不安地往车子里一瞧，只见美雪坐在狭窄的后座上，投来两道令他冷汗直流的冰冷视线。

2

金田一战战兢兢地坐进车子里，身旁的美雪则不悦地抬高下巴，将头转到另一边去。

为了缓和这股让人窒息的气氛，金田一打开话匣子说：“秋绘，我听说你们家很有钱，可是没想到会阔到开保时捷来接我们。真是令人惊讶，哈哈！”

说着，金田一便迳自干笑着。

秋绘从前座回过头来说：“金田一，其实这是我姑姑的车。对了，我帮

你们介绍一下，开车的这位是我姑姑--朝木春子。”

“你们好。”

春子微微回过头来，对着金田一和美雪两人嫣然一笑。

金田一立刻将身子往前一探地说：“你好，我叫金田一一，坐在我旁边的是……”

“我是七濑美雪。”

美雪大声说道，然后用力把金田一拉回座位上。

“好痛！你干什么？”

美雪用鼻子闷哼一声，旋即露出得意的笑容。

金田一明知故问地说：“原来你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啊！真是顽固的女人，可是偏偏胸部又那么丰满……”

“喂！这跟胸部有什么关系？”

美雪没好气地说，金田一则不发一语地干笑着。

春子从后视镜看见这一幕，忍不住笑道：“你们两人感情真好。”

春子看起来大概有三十多岁，从她开的这辆保时捷和脸上所涂的浓妆来看，春子的风格跟这种乡下地方根本不搭调。

至于坐在驾驶座旁的秋绘，她在一个月以前还是非常标准的东京女高中生，总是喜欢穿泡泡袜配上短至膝上十五公分的迷你裙。

但是，现在秋绘不但把长发剪短，连身上也只穿着宽松的T恤和斜纹粗布裙。

秋绘十分明白“入境随俗”的道理，同时也极力表现出自己想融入这块土地的心意。

相较之下，春子看起来好像非常排斥过乡下生活。

“谢谢你们为了秋绘特地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春子礼貌地说。

“哪里，你不用这么客气。倒是我们觉得好高兴，可以参加一年一度的祭典。”

美雪微笑地回道。

“你是指『雷祭』吗？事实上，云场村也只有这个祭典值得一提。我读国中之前也一直在这边住，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实在太无聊了。”

“不过，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才令人觉得新鲜啊！”

“美雪，那是因为你没有住在这边，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春子说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要不是哥哥过世，我挂念秋绘一个人，否则再怎么样我也不会……”

春子话说一半，猛然转头看了坐在旁边的秋绘一眼。

“啊！对不起，秋绘，我不是在责怪你。你为了不让朝木家产落入那两个人手中，竟然愿意委屈自己转学回到这个村子来，真是太了不起了！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让你孤单一个人，所以才回到这里来。再说，我实在无法忍受让两个跟朝木家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霸占……”

“姑姑，请在这边停车。我想在这里下车，一边为他们介绍云场村，一边散步回家。”

秋绘突然打断春子的话。

“好吧！不过，你们最好在下雨之前赶回来。”

春子有点不悦地停下车子。

“嗯。”

秋绘点头答道，迅速将车门打开。

3

他们下车的地方接近村子中心，因此可以看见一间大型的杂货店和几间小而干净的商店零星散布其中。

初来步到，金田一发现云场村的一大特徵就是民宅一律都是平房，而且每户人家的庭院里一定都种植着一棵大树。

金田一跟在秋绘后面走，不解地问道：“秋绘，刚刚下车时，你姑姑不是提醒我们最好在下雨之前赶回家吗？可是现在天气看起来这么好，应该不会下雨才对。”

“不，一定会下雨的。每年到了八月，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否则每天傍晚一定会开始打雷，然后下个十到二十分钟的大雷雨。尤其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更是容易下大雨。你们看，村子里的每间房子为了避免遭到雷击，所以都故意盖得很低，而且庭院里都种了一棵大树代替避雷针。”

“嗯，真的耶！”

金田一朝四周张望了一会儿。

“我们的村子位于盆地中央，所以夏天会变得异常炎热，而且四周的山区又会聚集云雾而带来雷雨。不过，以前的人都认为这是神明的力量使然。为了对神明表示崇敬之意，我们的祖先便每年举行一次从今天傍晚开始的雷祭。”

秋绘详细地解说。

“原来是这样啊！”

金田一恍然大悟地直点头。

“秋绘好棒哦！简直就像导游一般专业。”

美雪打从心底赞美道。

“没有啦！我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转述给你们听罢了。”

秋绘有点害羞地吐了吐舌头。

美雪突然大叫！

“啊！阿一，你有没有听到雷声？”

“嗯，好像有。”

这时候，秋绘抬头望向天空，心有所感地说：“这个雷声距离我们还相当远，真正的好戏得等到太阳西沈，气温降低一点的时候……真希望雷声能再靠近一点。”

“雷声靠近是一件好事吗？”

美雪讶异地问道。

“当然喽！如果雷神不来，雷祭就没办法进行了。我只要一想到雷祭，一颗心就雀跃不已。”

秋绘说着，脸颊泛起了红潮，露出相当兴奋的模样。

他们穿过村子中央的民房，看到许多摊贩都已经在那里等着大赚一笔。

突然间，秋绘走到金田一和美雪面前，正经八百地说：“对了，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们呢！”

“啊，哪里……”

金田一不知所措地搔着头。

“秋绘，其实我们才该……”

秋绘立即打断美雪的话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在这种大热天来到我出生的故乡--云场村。”

“秋绘，你实在太客气了。”

美雪微笑地说道。

“好啦！我现在就带你们到我家去。我得先把我的妈妈跟妹妹介绍给你们认识，然后赶在祭典开始之前，帮你们换好雨衣。美雪，你可以穿我多出来的雨衣，至于金田一，我也帮你跟邻居的大哥哥借了一件雨衣。走吧！”

秋绘一口气说完这些话，旋即走在前头带路。

霎时，远方的雷鸣声微微地撼动大气层。

这一次，金田一清清楚楚听到雷声。

他抬头望着天际，只见云层开始从山顶朝云场村的方向扩散开来。

4

朝木家是一栋大型的和式宅邸，四周有高大的土墙围绕着。

不仅如此，土墙上面还布满了防止宵小闯入的碎玻璃片。

云场村里大多数的民房都只以树木当作围篱，因此戒备森严的朝木家可以算得上是名流之家。

金田一等人从土墙旁边的木门进入宅邸，来到干干净净的大庭院。

院子里同样不能免俗地矗立着一棵大榉树，这也就是秋绘曾提过的天然避雷针。

金田一从花丛和树木的缝隙间，看见春子的红色保时捷。

他们沿着S形的碎石路，慢慢走到看起来相当古老的主屋前。

这时候，一位身穿和服的美丽中年女性打开木棧窗的拉门，探出头来打招呼：“金田一先生、七濑小姐，欢迎你们来到朝木家。哦，我是秋绘小姐的妈妈--叶片。请到屋里面来坐吧！”

叶片微笑地说道。

（“秋绘小姐”？她怎么这样称呼自己的女儿？）金田一偷偷看着一脸笑容的秋绘，心中暗忖道。

（秋绘的姑姑--春子说过：“我实在无法忍受让两个跟朝木家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霸占……”春子姑姑开始说这个话题时，秋绘竟然马上要求下车……）

金田一看得出朝木家的亲戚之间出了问题。

：（叶片夫人或许就是春子姑姑所说的“那两个人”其中之一。）

“秋绘小姐，外面很热吧！我泡些冰麦茶给你们喝好吗？”

叶片热络地问道。

“妈妈，谢谢你。美雪、金田一，上来吧！”

尽管秋绘和叶片彼此以笑容相待，但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距离感。

他们走上宽广的玄关之后，不约而同地将视线停留在正面架子上的白磁大花瓶。

在白磁花瓶那白得接近透明的颜色当中，泛出柔和、轻淡的绿色。

即便是对陶艺没有任何兴趣的金田一，也不禁被这个花瓶给深深吸引。

“那个花瓶看起来好像很贵的样子。”

金田一用视线对美雪示意。

“是啊！价钱一定卖得吓人。阿一，你刚刚不小心绊倒的那个伞架壶也一样。”

“那个东西没那么贵吧！你看！那个颜色又不好看……”

金田一回头看着放在玄关旁边的白壶，壶中插着白色阳伞、橘色花伞，以及一把蓝格子的雨伞。

“阿一，难不成你把那个伞架壶弄裂了？”

“没、没有啦！或许有伤到一点，可是还没到裂开的地步。”

“阿一，这屋里的东西都很贵哟！凭你那么一点零用钱根本赔不起。”

“我知道啦！”

金田一十分不悦地脱下高筒运动鞋。

“阿一，把鞋子排好！”

美雪颐指气使地命令。

金田一一边咋舌，一边回头应道：“是！真罗唆……咦？”

瞬间，金田一的视线停留在置于玄关角落的凉鞋上。

那双凉鞋的样式相当与众不同，完全是用竹条编织而成的。

(这不就是我在栗树底下遇见的那个少女所穿的凉鞋……)

5

正当金田一的思绪四处游走时，春子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忽然从屋外传了进来：“时雨，你是不是耳聋了？我叫你去把水桶和水管拿来！”

金田一和美雪都被春子怒不可遏的声音激起好奇心，两人立刻拖着刚刚脱下的鞋子跑到玄关外面来。

只见春子嘴角微微颤抖着，满脸怒气地站在红色保时捷的旁边。

朝木时雨毫不畏惧地和春子四目相接。

(果然是她！)金田一定定地看着皮肤白皙的时雨。

此刻，时雨身穿一件蓝色的雨衣，一副准备外出参加祭典的模样。

大概是雨衣颜色比较深的关系，时雨的皮肤看起来显得更加苍白。

“既然你要洗自己的车子，那么你应该自己去准备水管和水桶吧！”

时雨面无惧色地说完这些话，随即转过身背对着春子。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时雨看到了金田一，略感意外地眨了眨眼睛。

“你好。”

金田一轻轻地点头致意。

时雨正想回礼，却被春子一把抓住肩头。

“喂！我就是不知道水管和水桶放在哪里，才会请你帮我拿，你较个什么劲儿？”

时雨用力甩开春子的手说：“请我帮你拿？可是你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命令下人一样。”

“你……”

春子愤怒得举起手来作势要打人。

“春子小姐，对不起。”

叶片急忙赶过来阻止。

“我马上帮你拿水管和水桶过来。时雨，赶快跟姑姑道歉。”

“我不要！妈妈，你何必对姑姑卑躬屈膝呢？爸爸过世之后，妈妈理所当然是一家之主了，干嘛对一个吃闲饭的人……”

“时雨，你少说两句。”

秋绘终于开口制止时雨。

时雨不发一语地望着秋绘，脸上的表情变得好复杂。

“姑姑，你也不要再追究了，今天还有我的朋友在场。至于水管，我现在帮你去拿。”

“算了，今天不洗车子了。反正傍晚会下雨，我把车子停在这里，让雨淋一阵子，说不定还会干净一点。”

春子说完，忿忿不平地掉头就走。

这时候，秋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们走吧！等喝完麦茶后，我们马上换雨衣去看雷祭。啊，对了，我帮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时雨，很可爱对不对？她比我小两岁，现在读国三。”

“嗯……刚才真不好意思。”

金田一搔着头说道。

时雨也低下头，轻笑着回应：“你好。”

“刚才……阿一，你见过时雨了？什么时候？在哪里见到的？”

美雪一脸诧异地看着金田一。

“是这样的，来这里之前我想休息一下，便躺在那棵大栗树下的板凳上睡觉，谁知道刚好被路过的时雨看到……哈哈！真是不好意思。”

时雨一面看着金田一手足无措的模样，一面将手捂在嘴边，发出银铃般的轻笑声。

美雪满脸讶异地楞在当场，但随即又露出一贯的亲切笑容说：“时雨，你好！我叫七濑美雪，是秋绘高中时的同学。”

顷刻间，时雨又变回原先的冷漠表情。

“你好。”

她冷冷地回了这一句，便快步走进屋子里。

6

朝木家除了屋子十分宽广，有好几个房间之外，连家俱和装横物品也都是纯日式的古董。

金田一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追问许多秋绘原本不想道出的事情。

朝木家有许多值钱的挂图、装饰品……

这些古董起码都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甚至还可以陈列在美术馆里展览。

然而，这些贵重的古董却成了朝木家里的一般生活用品。

在秋绘的带领下，金田一一边浏览屋里的摆设，一边和美雪进入一间有二十叠榻榻米以上的起居室。

“你家真有钱耶！”

金田一喝了一大口冰冷的麦茶，万般羡慕地说道。

秋绘听到这句话，不禁微笑地说：“朝木家世代代都是以制作陶器闻名，在江户时代，我们祖先还曾经进贡陶器给大将军呢！事实上，我爸爸也是一位陶艺家，放在玄关的那个纯白色花瓶就是他的作品。花瓶上那种透明的白色并不是用染料染出来的，而是陶土本身散发出来的光泽。以前爸爸曾经告诉过我，云场村属于盆地地形，因此一下过雨后，山上的粘质土壤会流聚到盆地四周，而这些土壤便是烧制陶器的好材料。这些土壤被雨水冲刷的距离与时间愈长，土质就会变得愈细致。朝木家刚好座落于盆地正中央的位置，因此可以采到最上等的土壤。我们的祖先为了保护土壤，才会在屋外建造那道特有的高墙。”

“原来是为了保护土壤啊！我还以为你们是担心屋里的古董被偷，才故

意盖一道那么高的土墙哩！”

金田一边说边回想他在庭院时，脚下所踩的土地颜色。

这种土壤看起来干涸而坚硬，但确实是一种质地细致的白灰色粘土。

根据秋绘所说，只要一下起雨来，这里的地面便会马上吸收雨水变得湿润，而且色泽也会变成乳白色。

这种土壤一经烧烤之后，会随着温度不同而呈现出微妙差异的色彩。

而陶土烧制的技术，正是朝木象代代相传的祖传秘技。

因此，秋绘从小就被训练学习这种秘技。

“这么说来，你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工作才回来这里的？”

秋绘轻轻点头，算是回答了美雪的问题。

“那么……时雨地会那种秘技吗？”

金田一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秋绘讶异地回望着金田一，但随后又露出笑容回道：“是的，我爸爸当然也有传授给她。叶片夫人……我妈妈嫁给爸爸时，爸爸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时雨从今以后就是朝木家的女儿，因此他对我们两人绝不会有差别待遇。时雨是在三年前来到我们家的，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只要爸爸教过一次，时雨总是很快就能学会。我实在很丢脸，从懂事之后我就一直接受训练，没想到现在她烧出来的陶器反而比我好。”

说到这里，秋绘倏地站起来。

“好啦！我们也该去换衣服了。我有一件很可爱的雨衣要给美雪穿哟！不只如此，金田一的雨衣也很有男人味哦！”

秋绘一边催促金田一和美雪，一边把放在桌上才喝一半的麦茶收走。

7

在秋绘帮忙美雪换雨衣的时间里，金田一迳自走到起居室里等候她们。

震天价响的蝉鸣声从窗户外面流泻进来。

金田一拿起秋绘给他的大蒲扇，在胸前不停地煽风。

(这么大的房子里居然没有安装冷气机……)

不，云场村里的每一间民房好像都没有装冷气。

据说云场村因为盆地中央凹陷，以至于会吸收更多的太阳热气，使得温度高达四十度左右。

不过话说回来，夏天的气温本来就十分炎热。)

金田一这时终于了解到日式房子因为通风良好，才可以让人度过炎炎夏日的酷热。

突然间，清凉的微风穿过纱窗吹进来，轻抚着金田一的额头，让他觉得身上的汗水似乎少了许多。

(我好像曾经在哪里感受过这种凉风……啊！那是小时候的事情。)

当时金田一坐在他最亲爱的祖父膝盖上，听着被誉为名侦探的祖父诉说一个又一个的离奇事件。

不知不觉中，金田一停下煽风的动作，用身心感受这一阵从窗口吹进来的微风。

轰隆！

远处又响起雷鸣声。

金田一抬头看着窗外的天空，只见从山顶扩散开来的云层增厚许多。

(真会拖时间！)

正当金田一等得不耐烦时，隔壁房间忽然响起女人的撒娇声：“武藤先生，现在不行啦！万一被别人看见了……”

金田一听到这番暧昧的话，一颗心不禁怦怦乱跳，满脑子也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叶片夫人，没有关系嘛！”

一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啊……”

金田一听到“叶片夫人”这四个字时，不由得发出小小的惊呼声。

此时，隔壁房间的声音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脚底摩擦榻榻米的声音。金田一小心翼翼地竖耳倾听。

过一会儿，脚步声移到了起居室的门前。

“啊，金田一先生，你在这里啊？”

叶片一脸诧异地站在门口。

“哈哈，美雪和秋绘还没换好衣服，所以我只好在这边枯等了。”

说完，金田一手足无措地搔搔头。

“原来如此。啊，对了……”

叶片站在门口，用催促的眼神望着站在走廊上的一个男人。

“我来帮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先夫朋友的弟弟--武藤恭一老师，他是一位昆虫学者。”

武藤老师，这是秋绘小姐在东京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金田一先生。”

“叶片夫人，你实在太客气了，请不要叫我老师，因为我只是一个吃闲饭的家伙罢了。”

武藤爽朗地笑道，旋即走了进来。

“你好，我是武藤恭一。承蒙叶片夫人不嫌弃，让我住在后面的独立房里。”

武藤的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身材十分高大壮硕。

他长得非常俊俏，全身散发出一股十足的男人味。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武藤竟然在大热天里穿着灰色的长袖衬衫，以及厚布料长裤！

除此之外，武藤的长裤上还沾满了植物种子之类的东西，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刚从野外研究回来的昆虫学者。

可是，金田一觉得武藤那双深邃的眼睛，隐约散发出一道狡滑的目光。

武藤用一种带有极度自恋意味的优雅动作，轻轻拂开眼前的头发。

(武藤应该相当受女人欢迎吧！或许他就是那种了解自己的魅力所在，而巧妙加以利用的小白脸。)

尽管如此，金田一却没有理由因为这样就排斥武藤。

于是金田一堆出一张笑脸说：“你好，我叫金田一一。你是昆虫学者啊！是研究什么昆虫？”

武藤露出极度经视的眼神，望着满嘴客套话的金田一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专门研究蝉。这一带的蝉不论种类或数量，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地区。你听屋外的蝉叫声，我只要稍微倾听一下就可以区分出油蝉、熊蝉、螳蛄、貂獠、茅螭，还有寒蝉……啊！对不起，你似乎对这种东西没什么兴趣。”

“哪里。你真是厉害，光从鸣叫声就可以知道蝉的种类。”

金田一心想武藤说自己是昆虫学者应该不是胡诌的。

“事实上，我一天到晚都追着蝉跑。对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想不想看看我的收藏品？”

武藤得意地问道。

“既然两位小姐还没装扮好，那我就去看一下吧！”

金田一应了一声，随即站起身来。

8

武藤寄宿的房子在主屋后面，是一间由储藏室改建而成的独立房。

根据武藤所说，他在半年前为了研究蝉来到本地时，秋绘的父亲--朝木冬生便将这间独立房腾出来给他住。

两个月之后，冬生却因为工作意外而不幸丧生。

在叶片的请求下，武藤从此寄宿在朝木家。

“因为我们家里只有女人在，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方便，所以我请求武藤先生在完成论文之前，暂时留在朝木家。”

叶片用依赖的眼神看着武藤。

“是呀！哪，就是这里。”

走在前头的武藤说道。

正当武藤要步出后门的时候，天空突然显现一道闪电。

经过两、三秒之后，又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哇！”

武藤吓得连连往后退。

“武藤先生，你怎么了？”

金田一不解地问道。

“啊，没什么，只是我一向最讨厌打雷……”

武藤边说边松掉长裤上面的皮带。

金田一满脸狐疑地望着武藤。

“闪电会落在金属上，尤其最常落在皮带的金属扣上。我听说有人在打高尔夫球时遇到打雷，原本以为只要离球杆远远的就没事了，没想到闪电竟然落在他的皮带扣上，结果因此触电而死。哈哈……”

武藤满脸笑容地解释。

“哦。”

金田一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武藤大概不知道院子里的那棵大棒树有避雷针的作用。

不过，对害怕打雷的人而言，就算明知道闪电不会落在自己身上，也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惊胆颤吧！)

金田一在心里面想着。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走吧！”

武藤把松下来的皮带卷起来，放在走廊的一角，随即穿上放在石阶上的旧凉鞋，战战兢兢地边看天空边走进后院。

独立房距离后门大约六、七公尺，这段路中间既没有铺石块，也没有铺上小碎石，他们三人直接走在干涸的白色土地上。

“咦？”

金田一环视了一下四周，骤然停下脚步。

“怎么了？”

叶片转头问道。

“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脚印？”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干了之后会变硬，所以才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金田一听完武藤的说明，更加困惑地追问道：“可是，这一带每天傍晚不是都会下雨吗？既然如此，武藤先生吃过晚饭后回独立房时，应该曾在软化的土壤上留下脚印才对啊！”

金田一不假思索地说完后，马上意识到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这时，武藤和叶片两人心虚地互望一眼。

“经你这么一提我才猛然想起来，其实这阵子我晚上都没有回去独立房睡觉。”

叶片一搭一唱地接下去说：“是呀！因为整间屋里只有四个女人，总让人觉得不放心，所以这几天我都请武藤先生睡在主屋那边。”

(屋外有一道顶端铺满碎玻璃的高墙保护着 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尽管金田一的心里这么想，表面上还是一个劲儿地猛点头。

(从刚才在起居室里听到的温言软语来推断，说不定武藤先生是跑到叶片夫人的房间里睡觉。)

果真如此，那么武藤先生竟然这么忝不知耻，还真是教人咋舌，而叶片夫人的厚颜无耻，也着实让人瞠目。

时雨和秋绘是否知道这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呢？

如果她们知道的话，时雨身为叶片夫人的亲生女儿，想必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不，秋绘才刚失去父亲，后母又红杏出墙，搞不好她受到的心理冲击比时雨远大。)

想到这里，金田一不由得同情起秋绘来。

叶片大概猜到金田一的心思，带着苦笑说：“金田一先生，你的好奇心还真旺盛，对事情的观察力也是一流的，真不愧是名侦探的孙子。”

“咦？你怎么知道我……”

“是时雨告诉我的。大概是秋绘小姐跟时雨提过你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吧！”

“哦。”

金田一轻轻地点一下头。

(看来秋绘和时雨的关系比她和叶月夫人之间的关系要好得多，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

金田一在心里面忖度着。

“请进！虽然屋里乱了点……”

武藤率先走进屋子，然后转过头来催促金田一进门。

9

金田一才刚踏进屋于里，便被室内的奇异景象给震慑住，以至于不小心被脚边的伞架壶给绊了个踉跄。

那个伞架壶在地上不停地滚动，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

金田一慌忙将伞架壶重新扶正，随后再度环顾四处。

“哇……”

金田一忍不住发出惊叹声。

只见墙上的玻璃柜中，收纳着上千只蝉的标本，而且每一个标本都附上一张登载俗名和学名的卡片。

金田一见到这幕景象着实大开眼界，但同时也萌生一种恶心的感觉。

“怎么样？有看头吧！”

武藤相当得意地问道。

“是啊！这一间屋子里到底有多少只蝉？”

“这个嘛……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地计算过，不过至少应该超过四千只以上。”

“四千？难不成这些全都是不同种类的蝉？”

“不，全世界的蝉种类顶多只有一千六百多种，而这里的标本充其量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我收集了各种蝉从幼虫到成虫之间每一阶段的标本，而且也收集了翅膀上的纹路比较特别的蝉标本，以及可能成为新品种的蝉标本，因此这里的蝉标本数量才会这么多。事实上，我最引以为傲的是这边墙上的标本。”

武藤志得意满地指着另一面挂满米黄色标本的墙壁。

金田一好奇地走上前去看。

“这些不全都是蝉壳吗？”

“没错，也就是所谓的『空蝉』。你看！那些大塑胶瓶里也全都装满了蝉壳呢！”

“好多哦……”

武藤从眼角瞄到金田一愕然的表情，益发得意地说：“收集蝉壳比捕蝉要难得许多，因为只要稍微用力一碰，蝉壳很容易整个碎裂开来，而且保管时也要非常小心。虽然那两个塑胶瓶里的蝉壳有一点受损，却都是我从小费心收集起来的東西，所以我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武藤指着两个上面装有半圆形把手、大小有如水桶一般的塑胶瓶说道。

武藤对蝉的那份狂热，确实令金田一感到相当惊讶。

“金田一先生，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对不对？哈哈！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蝉壳时，内心的兴奋真的无法以言语来形容。每次一到暑假，我都会到附近的树林或公园里寻找蝉壳。只要一找到蝉壳，我就会雀跃不已，然后用纸片小心翼翼地将它带回家。

大学时期我专攻昆虫学，毕业后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这样一天到晚捕蝉找壳。还好有叶片夫人的关照，我才能得以延续自己的兴趣，否则的话……”

武藤说到这里，叶片夫人马上插嘴进来说：“武藤先生，请别这么说。你研究蝉的生态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然后被聘请到知名大学任教的。”

金田一不知道叶片说这番话是出自于真心，还是希望武藤留在她的身边才这么说。

不管怎样，武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报答叶片夫人的大恩大德。”

叶片听了这句话，状似感动地点点头。

金田一对武藤和叶片之间一来一往的对话感到厌烦，于是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我也该走了。”

金田一正要走向门口时，刚好和进门来的春子迎面碰上。

春子抬起下巴，斜倪着紧靠在一起的武藤和叶片两人，脸上勉强露出一

丝笑容说：“哟！我还以为你们两人又腻在一块儿了，没想到金田一也在这里。”

武藤瞪着春子，没好气地说：“我跟谁在一起不关你的事吧！”

叶片刻意拉开和武藤之间的距离，沈默不语地低着头。

(咦？

武藤先生称春子姑姑为“你”，难道他们之间也有什么纠葛吗？

春子姑姑曾说过自己并不喜欢乡村生活，那么她之所以会勉强留在云场村，说不定就是为了武藤先生……)

金田一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

“阿一，你在哪里？”

美雪的呼唤声将现场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完全打散了。

“我在这里！”

金田一大声回应，同时往屋外跑。

“呼！我还以为你跑到哪里去了呢！”

说着，美雪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秋绘站在美雪身后，当她看到叶片、武藤和春子三人各怀心事从独立房走出来时，表情顿时沈了下来。

不过，秋绘马上又恢复原先的笑脸说：“金田一，你也赶快去换衣服吧！在祭典开始之前，我想先带你们去逛逛庙会。”

秋绘说完，对着金田一招招手。

“叶片夫人，我要赶快把论文完成，所以今天想在独立房睡觉。”

武藤开口说道。

此时，叶片赶紧挤出一丝笑容说：“嗯，那么待会儿我会把晚餐送到这里来。既然你要写论文，我想三明治应该比较适合吧！”

“谢谢你。”

武藤面露感激的神色。

“那么我马上去准备。”

叶片轻轻领首示意，旋即掉头离开。

10

从神社牌坊笔直延伸出来的路上，全都摆满了贩售各式商品的摊贩。

在路上行走的人们都放缓脚步，一点也没有因为人潮拥挤、窒碍难行而感到焦躁。

神社区内呈现一片人潮汹涌、万头钻动的场面。

一般而言，神社总是盖在比较高的地方，但是云场村的神社却建在一处四周种满高大榉树的洼地里。

(大概是为了避免神社被雷电打到吧！)金田一揣测着。

神社的中央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立了一个比一般祭典要稍微宽且低的高台，高台上面放了一个老旧的大鼓。

此刻，有七名男子穿着绘了奇怪图案的衣服围在大鼓四周。

他们拿着鼓槌相互敲击着，仿佛在表演一种舞蹈。

“秋绘。”

金田一一面大口大口吃着烤章鱼，一面转头望着秋绘。

“那些人为什么不敲大鼓呢？”

“祭典还没有开始啊！白天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会使水蒸气慢慢蕴酿成雷

云雹，到了傍晚就会带来大雷雨。等到闪电落在神社四周的七棵榉树之一时，那七个男人就会以雷声为信号，开始敲响大鼓，同时揭开雷祭的序幕。啊！待会儿就要进入高潮好戏喽！”

秋绘边舔着跟美雪一起买来的棉花糖边回道。

“待会儿有什么高潮好戏？秋绘，告诉我嘛！”

金田一露出一副急着想知道答案的模样，然而秋绘却淘气地笑而不语。

“唉！算了。”

金田一放弃地叹道。

“秋绘，万一雷电没有落在七棵榉树上的话怎么办？难道雷祭就永远不进行了吗？”

美雪喃喃说着，同时用舌头舔了舔粘附在嘴巴四周的棉花糖。

“云场村从开始举行雷祭以来，这二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因为榉树的树顶就是所谓的『御剑』，那上头绑有一把铜剑，然后又用铜线拉到地面上来。”

“那不就成为『地线』了吗？”

金田一说完，秋绘立刻点着头道：“没错！云场村里的每一间房子前的大树上，都有同样的装置，这是利用避雷针的原理，以避免村民遭到电极。”

不久，他们来到离神社不远处的一座小凉亭里坐下来，尽情喝着从摊贩那边买来的弹珠汽水。

金田一将落在瓶底的玻璃珠摇得喀喀作响，并且开心地说！

“最近我都没有机会参加地方性的祭典，而且就算去参加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喝到这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弹珠汽水。”

“应该可以买得到吧！现在这种复古的饮料好像很流行。”

说完，美雪又喝了一口弹珠汽水。

“是吗？可是，我记得几年前跟你去参加祭典时，都没有看到摊贩在卖这种弹珠汽水。

那里不但没有弹珠汽水，也没有捞金鱼，只有美式足球王的决战大赛。”

“嗯，好像是这样。说真的，那种美式足球游戏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呀！不过话说回来，云场村举行的电祭感觉上像是很早以前的庙会活动，是不是，秋绘？”

秋绘没料到金田一会把话头丢给自己，猛然回过神来答道！

“是啊、是啊……没错，东京已经很少有传统的祭典活动了。”

“秋绘，你怎么了？你有点奇怪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美雪担心地望着秋绘。

秋绘连忙笑着摇头说！

“我没事。只是我跟时雨约好在这里碰面，但是她到现在都还没来，我实在有点担心。”

秋绘一口气喝完弹珠汽水，将空瓶丢进临时设置的垃圾筒中。

她看看手表，随即一古脑儿地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想先去找时雨。依照往例来看，雷祭大概会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开始进行。嗯，还有三十分钟才五点……五点左右我们再在这个凉亭里碰头。这段时间你们就好好享受一下两人世界吧！”

“噗……秋绘，什么两人世界？”

金田一闻言，诧异地将嘴里的弹珠汽水喷出来。

“哼！我才不要跟他成为一对……”

美雪嘟起嘴巴咕哝着。

秋绘见状，笑着对他们挥挥手，然后小跑步混进人群当中。

11

渐渐的，整个天空已经被黑漆漆的乌云给遮盖住了。

每隔不到十秒，天际间便会划过一道骇人的闪电，轰隆隆的雷声也紧跟着响起。

“啊！”

每当雷声响起，美雪就发出尖叫声，并且紧紧地抱着金田一不放。

如果是平常的话，金田一绝对会保护美雪到底，但是现在的他完全自顾不暇。

“没、没事的。秋绘说过神社四周都有取代避雷针的榉树，所以我们不会遭到雷殛……哇！”

一声轰隆巨响，使得金田一和美雪两人抱得更紧了。

“啊……”

美雪的全身不停地发抖。

“闪电好像落在这附近。”

“嗯，好像没有落在七棵榉树上。阿一，雷祭还没开始耶……”

美雪吓得缩起身子。

他们两人随着雷声逐渐逼近，早已经没有心情享受雷祭，反而害怕得在凉亭里缩成一团。

（奇怪？那些村民们好像一点都不怕打雷的样子。

每次打雷时，他们都抬起头来望向天空，根本没有一个人发出尖叫声，也没有人抱头鼠窜。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雷电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来的缘故吗？

还是云场村里的人们自古以来便将雷电当成敬仰的对象？）

金田一望着不为雷电所动的村民们，心里面觉得相当不可思议。

“秋绘怎么还没来？早就过了五点了。”

美雪低头看着手表抱怨道。

金田一也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时间是五点零五分。

对害怕打雷的美雪而言，这短短约五分钟感觉上像是一、二十分钟那么长。

瞬间，天空又划过一道闪光，雷声也紧接着轰然响起。

“啊！”

美雪马上用两手捂住耳朵。

尽管雷声大得足以撼动大地，然而村民们却丝毫不畏惧，祭典热闹的气氛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高台上的七名男子依然互相敲打鼓槌，同时忘情地跳舞。

此时，一群女巫们围在高台底下，双手拿着榉树的树枝，开始配合男人们敲打鼓槌的节奏，跳起姿态十分怪异的舞步来。

神社内的光线慢慢变得阴暗，让人产生一种仿佛误闯恶梦中的虚无飘渺感。

突然间，金田一猛然站起身来。

“阿一，你怎么了？”

美雪诧异地问道。

“我想上一下厕所。”

“啊？你先忍一下，等秋绘来再去嘛！”

美雪不安地皱起眉头。

可是金田一感觉尿意十分强烈，让他一刻都不能再等下去。

“我马上就回来。”

金田一说完这句话，美雪立刻露出欲哭无泪的表情。

“那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万一秋绘来凉亭看不到我们，一定会很担心的。”

“嗯……那你要快点回来哦！”

美雪嘟起嘴巴，一脸不舍地目送金田一离开。

金田一在神社后面的厕所解完小便之后，赶紧小跑步跑向美雪停留的小凉亭。

就在这当儿，原本将近四十度的高温开始微微下降。

“嗯？”

金田一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天空。

在这一刹那间，一道炫目的闪光划破天际，同时天空也响起一声犹如爆炸般的巨大雷鸣。

金田一大惊失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青绿色的闪电残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这一记响雷仿佛是个信号一般，高台上的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冲向大鼓，使尽全力挥下他们的鼓槌。

女巫们也将手上的榉树枝高高地挥向天空。

咚咚咚……

大鼓的响声承续刚才的雷鸣响彻整个神社。

所有逛庙会的孩子们、滔滔不绝地话家常的母亲们，以及喝醉酒而胀红着脸的男人们都一齐抬头望向天空，兴奋地大声吼叫。

“哇！”

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天际，刚好又落在榉树上面。

“哇……”

群众的欢呼声再度响起，男子们敲打大鼓的威势更加强烈。

这一刻，雨滴仿佛呼应现场的气氛般开始从天而降，没多久便下起了倾盆大雨。

金田一急忙想逃进神社的屋檐下躲雨，却硬是被那些争先恐后冲向广场中央的人群给挡住去路。

那些村民们非但不去躲雨，反而犹如久旱逢甘霖的沙漠居民一样，一面仰望着天空，一面将全身暴露在雨水当中。

于是，云场村一年一度的“雷祭”正式展开了。

第二章 脚印之谜

1

在轰然巨响的打雷声中，她终于醒了过来。

她用手压住还隐隐作痛的头，慢慢地站起来。

这时，她那原本模糊的意识渐渐变得清晰，同时有一阵猛烈的冲击感紧紧揪住她的胸口。

她环视室内，登时倒吸了一口气。

(果然不是恶梦，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她看到一具动也不动地躺在地板上的尸体，吓得连忙用两手捂着脸。

为了恢复心中的平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虽然她明知道眼前的尸体是被人杀死的，却丝毫没有呼救的打算。

因为她曾经和这名死者发生剧烈的打斗，甚至还顺手抓起一个沉重的菸灰缸，用力朝着对方的头上挥下去。

当时，大量的鲜血从那个人的头上喷了出来。

那个人面向天花板，瞪得老大的眼睛很快便失去光芒。

她看看手表，才发现整件事情发生在前后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

那个人已经从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变成一具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尸体。

她的心脏像祭典中的大鼓一般猛烈地鼓动着。

尽管她的心里有着惧意，但是却完全没有感到后悔。

(虽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在那一瞬间，我确实萌生了杀意。

我确实确实产生一个念头--杀了他！

不只如此，我甚至已经做好反过来被他杀死的心理准备。)

若真要说有一丝丝悔意的话，就是她实在不想因为杀死那个人，而让自己的人生也跟着完蛋。

(我得想想办法，绝不能被警察抓去。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不赶快动点手脚，万一被人发现那就糟了.....)

她左顾右盼地寻找杀人凶器--菸灰缸。

只见菸灰缸上沾满了鲜血，滚倒在床沿边。

(好，先从这里着手。)

她抓起死者衣服的一角，用力擦掉菸灰缸上留下的指纹。

(对了，还有门把上面的指纹。

一般而言，警察只要采集到门把上的指纹，便可以辨别出是谁最后进入这个房间。)

她仔细擦拭过门把之后，又小心地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沾有任何血迹。

(还好没有.....)

随后，她再度环视四周一遍，努力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一定有的.....)

顿时，闪电划过天际，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也跟着响起。

这一瞬间，她仿佛受到雷神赐与智慧一般，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浮现出一个绝佳的好点子。

她必须利用这个大胆而巧妙、有如恶魔般邪恶的诡计，才可以从目前的困境中脱身。

她又看了一眼手表。

(没问题，还有时间。)

她大大地深吸一口气，让心情再度平静下来，然后开始行动。

2

当金田一离开凉亭后，美雪马上就感到后悔了。

(不晓得阿一找不找得到厕所在哪里？

阿一做事一向冒冒失失的，他会不会在情急之下又迷了路？

果真如此，那我就得一个人在轰天价响的雷声中慢慢等待了。)

“唉！早知道我也跟去就好了。”

美雪后悔莫及地喃喃自语。

(赶快回来呀！就算阿一不回来，秋绘赶快来也好。总之，只要有人来陪我……)

“啊！”

一道闪电划过云层之间，美雪的尖叫声也随之响起。

美雪立刻用手捂住耳朵，紧闭起双眼。

尽管如此，雷鸣巨响依然震动美雪全身的肌肤和耳膜。

她缓缓睁开眼睛，只见广场上的村民们依然若无其事地享受雷祭的热闹气氛。

美雪突然觉得自己真不该待在这里。

(云场村的人们为什么可以泰然自若地待在轰声连连的雷鸣声中呢？

难道只因为他们知道榉树有避雷针的作用？)

美雪也了解中原因，可是，她还是把人类怕打雷归因于本性使然。

(在夜空中观看绽放的烟火和听它的爆炸声，确实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可是，看到闪电从头顶上划过去，却只会让人感到恐惧。

这么强大的打雷声足以将整栋大厦的玻璃都震碎，让人全身都不禁竖起汗毛……

这些村民们真的都没有这种感觉吗？)

美雪觉得自己好像误闯某个异次元空间，来到一处把雷当神来膜拜的奇妙世界。

“美雪，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美雪抬头一看，只见身穿黄色连身裙的春子正站在面前。

“啊，你好。”

美雪轻轻点头致意。

自从看过春子和时雨争吵之后，美雪便对秋绘这个时髦的姑姑没有什么好印象。

不过，在这个时候看到春子，美雪至少可以松一口气。

春子大概猜到美雪的心情，便一古脑儿地坐在她的身边。

“金田一真是个不负责的男朋友，竟然把女朋友丢在这边，一个人跑到别的地方去！”

“不是啦！阿一说要上厕所，可是我们又跟秋绘约好在这里碰面，所以才留我一个人在这边。那个……我跟阿一他……”

美雪原本想解释自己跟金田一并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随即又放弃这个念头。

(万一春子姑姑反问我跟阿一到底是什么关系时，我该怎么回答？

若说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两人的关系未免太亲密了，可是要说是男女朋友，却又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

一道强烈的闪电打断了美雪的思绪。

“啊！”

美雪不由得紧紧抓住春子的手臂。

“打雷很可怕吧！”

香子淡然地说道。

“嗯。啊！又来了……”

美雪更加紧挨在春子的身旁。

“每当我参加雷祭时，就会深深体会到，不管自己在东京住多久，我终究还是云场村的人。说也奇怪，我对这么猛烈的雷声竟然一点都不怕！”

“春子姑姑真的不怕打雷吗？”

春子微笑着说：“嗯，我一点都不怕。因为从小我父母就一直告诉我雷是神明，没什么好害怕的。而且如果你怕打雷的话，说不定还会招惹雷神生气呢！”

“真的吗？”

“是啊！所以只要看一个人怕不怕打雷，便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云场村的人。拿叶月夫人来说吧！她绝对不会参加雷祭，因为她非常害怕打雷。哼！真是笑死人了。”

春子满脸不屑地笑着。

“不过，也有人例外啦！像有一些孩子明明不是村子里的人，却从小就不害怕打雷。”

说着，春子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殆尽。

“时雨打从三年前进来朝木家之后，每年都会跟家人去参加雷祭。原以为她是被强迫参加的，没想到我竟然猜错了！时雨一点都不怕打雷……真是令人讨厌的孩子。”

春子不知不觉地说出心中的话。

春子看见美雪沉默不语的模样，立刻又装出一副笑脸说：“啊，对不起，我们今天才刚见面，真不该对你说这些话。”

“哪里。”

“秋绘真是可怜啊！万一我没有待在云场村，她就几乎是孤立无援了。我想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会请你们来这里玩。”

美雪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低头不语。

春子原本还想再跟美雪讲一些话，一道炫目的闪光骤然划过人们眼底，一阵凄厉的雷鸣也跟着轰隆响起。

3

金田一被蜂拥而上的人潮和猛烈的大雷雨困住，整个人好像陷进洗衣机里一样，被搞得晕头转向的。

虽然金田一距离美雪等待的凉亭不到五十公尺，可是他非但无法靠过去，反而还被汹涌的人群给挤得愈来愈远。

村民们在雨水的冲刷下互相推挤着，每当雷电落在围着神社的大榉树上面，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发出吼声，同时将两手高高举起，彷彿向天膜拜一般。（或许闪电的光芒、打雷的轰然声，以及浇打在身上的雨水已经将村民们带领到某种恍惚的状态中。

电视新闻曾报导人们处在祭典当中，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变得疯狂。）

身为外来者的金田一可以感受到，云场村举行的雷祭除了有极其猛烈的雷电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圣感。

这种雷祭不单是一种庆典活动，反而更像是膜拜古代某种神的仪式。

“喂！让我过去。”

金田一一边胡乱地吼叫，一边死命地想往前走。

但是，现场根本都没有人理会金田一。

村民们都散乱着头发，一心一意向不绝于耳的雷声膜拜着。

金田一一边使尽全力推开人群，大声叱喝，一边也慢慢沈醉在四周的狂热气氛中。

此刻，一道道闪电仿佛照相机的闪光灯般不断射进人们眼底，紧接着一阵阵撼动人心的雷鸣声也响遍整个大地。

高台上的男人们猛烈敲击着大鼓，一声一声地直接冲击人们的心脏。

金田一在丰沛的雷雨冲刷下，意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不只如此，金田一的身体也渐渐麻痹了，两脚开始不听使唤。

刹那间，有一个人伸出冰冷的手，用力抓住金田一的手臂。

那个人十分巧妙地推开人群，将金田一带离喧闹的气氛中。

金田一来到神社的屋檐下，整个人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

“咦？我……”

金田一原本绑在后脑勺的马尾已经松开了。

他拨开紧贴在额头上的浏海，慢慢抬起头来。

“金田一，你没事吧？”

时雨用清亮的嗓音问道。

“没、没事。时雨，谢谢你！这个雷祭还真是吓人。”

金田一轻轻晃了晃还有点浑沌的脑袋，旋即定定地看着时雨。

“你……”

当金田一的眼睛一接触到时雨时，整个人不禁呆楞住了。

因为时雨身上穿的那件蓝色雨衣，被雨水淋湿之后，紧紧地贴附在她的身体上。

在闪电的映照下，时雨看起来好像是刚从海里爬上岸的美人鱼。

每当有闪电划过天际，时雨那双透明白皙的大腿便隐约从雨衣下暴露出来。

金田一望着时雨那身和年龄不符的窈窕曲线，不禁感到咋舌不已。

时雨的胸部虽然没有很大，但是和她纤细的脖子、手臂相较之下，格外显得丰满许多。

时雨的雨衣湿漉漉地紧贴在身上，甚至连乳头都清晰可见。

金田一的一颗心像小鹿般狂跳不已，完全不知道该把视线落在何方。

然而时雨却丝毫不在意，还将身体靠过来说：“你怎么一个人到处乱跑？美雪呢？”

时雨眯起那对细长的眼睛，皱着眉头问道。

大概是因为皮肤白皙的关系，她那小而丰盈的嘴唇看起来就像是涂了口红一般艳红。

顿时，金田一觉得血液直往脑门上冲，赶紧拉开身子说：“这、这不太好吧！你这个样子……”

时雨闻言大吃一惊，不解地歪着头问：“我怎么了？”说着，她又凑近过来。

“你看，你的雨衣都紧贴在你身上了。”

“哎呀！这根本没什么嘛！举行雷祭的时候，村民们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这个样子让我不知道该看哪里才好……”

“啊！”

瞬间，时雨轻轻尖叫一声。

金田一原以为时雨要跳进自己怀里，因此早就备好架势，没想到她却一溜湮地窜到另一边去。

时雨丢下楞在当场的金田一，跑到一个木制的香油钱箱前面。

“时雨，怎么了？”

金田一正想跑上前去时，时雨倏地回过头来，将食指抵在嘴巴前，要他保持安静。

于是，金田一蹑手蹑脚地走过去。

时雨将嫣红的嘴唇凑返到金田一耳边说：“蝉正在脱壳，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哦。”

“它大概知道会下雨，所以跑到屋檐下来脱壳。”

金田一凝神细看，果然见到一只蝉正栖在香油钱箱的边缘脱壳。

蝉身上的米黄色壳正从背部一带破裂开来，成虫缓缓地从壳里面抬起一半的身体。

“是白色的耶！”

金田一不禁低声惊叹着。

这只蝉除了黑色的复眼之外，全身都呈乳白色。

蝉慢慢从米黄色的壳中爬出来，它那蠕动的模样就像植物的种子刚萌出芽来一般。

“很神奇吧！”

时雨微笑地说道。

“嗯，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金田一答道，同时转头看着时雨的侧脸。

时雨的肌肤就像刚从壳里爬出来的蝉一般透明白皙。

“加油！这是你脱离阴暗的地下生活之后最终的舞台……”

时雨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紧瞅着蝉。

(时雨讲的话好成熟，完全跟她的年龄不符。

她那白皙而光滑的肌肤，好像从来都没有晒过太阳的婴儿一样。)

金田一看看时雨，又转头看着蝉。

(蝉在幼虫时期的七年时间里，一直都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地底下生活，如今好不容易才得以见到这个世界。这么看来，时雨倒是跟这只从壳里挣脱出来的蝉很像。)

金田一一次又一次地交互看着蝉和时雨。

此时，雨已经停了，只有雷声依然在天空不时鸣响着。

(秋绘说过时雨不是云场村的人，那么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金田一受到一股无法压抑的好奇心鼓动，忍不住用手拍拍专心望着蝉的时雨肩头。

“时雨……”

金田一话还没说完，美雪的叫声突然传进他的耳里。

“阿—！”

美雪在秋绘和春子两人的陪伴下，小跑步地跑往神社屋檐下。

金田一急忙退后两步，十分夸张地挥手应道：“啊！美雪，我在这里！”

美雪困惑地看着金田一和时雨，相当露骨地皱起眉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

说完，美雪还瞪了金田一一眼。

“我、我们来这里躲雨。”

“雨早就停了。”

“咦？真的耶！”

金田一走到屋檐外，愕然地将两只手掌朝向天空。

“真的停了！刚才雨下得可真大。”

“走吧！大雷雨停了，秋绘也来了，雷祭正热闹地进行着，让我们慢慢享受祭典的乐趣吧！”

美雪用力揪着金田一一的耳朵。

金田一一边发出惨叫声，一边被美雪拖着走。

4

晚上七点以后雷祭的活动结束了，他们慢慢踱步回朝木家去。

金田一那湿透的雨衣拜雨一停立刻又升上来的热气之赐，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便完全干了。

同样被大雨淋成落汤鸡的时雨，大概是不想和春子碰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影。

秋绘的雨衣也湿答答的，但是并没有紧贴在身上。

(秋绘的雨衣或许是用防水的质料做的。)

金田一背着美雪，偷偷地询问秋绘这件事。

秋绘一听，不由得吐着舌头说：“如果只有村民们在场的话，就算雨衣湿透了我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但是，今天有你们作客，于是我特地选了一件防水的雨衣来穿。我很聪明吧！”

春子穿着黄色连身裙出现在雷祭中，她与众不同地撑着伞，所以根本没有淋到雨。

对云场村的村民们而言，在雷祭中被雨淋湿是一项很重要的仪式，不过长期生活在东京的春子完全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金田一又好奇地询问春子。

春子冷哼一声，旋即笑着回答：“我可不想感冒。”

待金田一等人回到朝木家时，雷鸣声早已经远去，天空也布满了点点繁星。

“妈妈，我们回来了。”

秋绘在玄关大声叫唤，等候叶月的回应声。

可是大家都没有听到叶月的应答声，反而是换上蓝色连身裙的时雨从起居室里探出头来。

“时雨，妈妈呢？”

时雨看着走廊后面回道：“我不知道。我回到家之后，就直接进去房间换衣服。不过，我想她可能去给武藤先生送晚餐，刚刚她是这么说的。”

时雨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白皙脸孔，隐隐约约罩上一层阴影。

(时雨果然也注意到武藤先生和叶月夫人之间的关系。)

金田一在心里面想着。

“啊！”

就在这时候，叶月的尖叫声从远处传了过来。

时雨和秋绘互望一眼，同时开口说：“妈妈！”

金田一出于直觉地知道有事情发生，遂一把推开秋绘和时雨，迅速穿过

走廊，朝着声音的来源处跑去。

其他四个人见状，也紧跟在金田一后面。

金田一循着声音来源跑到后门的尽头。

“是独立房吗？”

话声甫落，金田一用力打开后门。

金田一匆匆穿上散放在石阶上的不凑对凉鞋，正想走下石阶时，随即又停下脚步。

谁知道就在这一走一停之间，金田一一不留神，脚底下突然一个踉跄，差点滚下去，还好他及时抓住放在后门口的洗衣机，才勉强止住跌势。

“金田一，发生什么事了？”

秋绘紧张地问道。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到独立房去看看。”

“为什么？如果有小偷的话，那你不是很危险吗？”

美雪担心地说道。

“我想不可能是小偷，因为小偷不可能这么容易就闯进这间有高墙围住的屋子。”

“那么，阿一，刚刚的尖叫声……”

“不知道，所以我想一个人过去看看。”

“为什么？你打算做什么？”

春子说着也挤过来，使得站在石阶上的金田一不得不闪到一旁。

“请你们看看这个。”

金田一指着独立房和主屋之间的地面。

在后门电灯的照耀下，泥泞的路面上零零落落地拖着两道脚印。

有一道是男用凉鞋印上去的大脚印，另一道则是女用凉鞋的脚印。

“脚印？”

时雨用手压住长长的头发，探出身体俯视着地面。

“嗯。我想男人的脚印大概是武藤先生留下的，至于另一道脚印应该是叶月夫人的。为了谨慎起见，我不希望地面上再印上更多脚印，所以请你们先在这边等着。还有，请你们仔细确认一下，现在确实只有这两道脚印，对不对？”

“嗯，没错。”

美雪点头应道，其他人也纷纷颌首示意。

金田一只说了一声“好”，便刻意避开那两道脚印，绕远路朝着独立房走去。

5

此时，独立房内一片静寂，完全没有任何异状，也感觉不到有人在里面走动的声响。

金田一稍微松一口气，轻轻地打开独立房的门。

房里的灯亮晃晃地点着，地上整齐地放着两双不同大小的凉鞋，伞架壶中插着一把蓝格子雨伞。

金田一脱下凉鞋走进屋内，快速地扫视房间内部。

这个狭窄的房间跟金田一白天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墙上依然装饰着许多蝉和蝉壳标本。

不过，当金田一的视线望向桌子对面时，马上倒抽了一口冷气。

只见叶月倒在床边，而她送过来的三明治全都散落在地板上。此外，床铺上的“那堆东西”隐约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氛。刹那间，金田一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使得他的心脏咚咚咚地加速狂跳。

金田一勉强稳住自己紊乱的呼吸，一步一步向床铺走过去。当他看清楚“那堆东西”的真面目时，不禁被吓得退后一大步。只见上千个米黄色的蝉壳被倒在床铺上，而且蝉壳底下有个东西被掩盖着。

金田一从成堆蝉壳的空隙中隐约见到衣服的模样。他往前仔细一看，落在枕头部分的蝉壳被扫开来，露出一张人的脸孔。金田一把耳朵凑近叶月的脸旁，确认她只是昏过去之后，便小心翼翼地跨过她，仔细探看那个被无数蝉壳覆盖着的人。

(果然.....)

金田一轻叹一口气。

这时候，自称是昆虫学者的武藤已经气绝身亡，而且被上千个蝉壳代替送葬的花朵里住全身。

6

当天晚上，朝木家被不断闪着红色警示灯的警车包围住。

一位来自县警局、年纪大约三十来岁的赤井刑警，正对着在现场进行搜证的鉴识人员和警察们大声下令。

金田一站在起居室门口，遥望着命案现场的忙碌情形。

警方正在进行的搜证工作大致上都有一些既定的程序，包括命案现场的指纹采集、检验尸体、脚印取型.....

等。

命案现场的窗户都已经从内部上了锁，因此凶手在侵入独立房或逃走时，一定要利用没有上锁的门。

门口四周的路面因为傍晚下大雨而变得湿漉漉的，因此只要有人走过，一定会留下脚印。

然而，泥泞的路面上除了金田一前往独立房的脚印之外，就只留下武藤和可能是第一发现者--叶月的脚印。

赤井刑警也知道这些脚印是搜查的关键，正一脸紧张地在一旁看着鉴识人员用仿佛石膏之类的东西取下脚印模型。

警方将所有留在主屋里的凉鞋，以及放在主屋后门和玄关的凉鞋都一并带走。

当警方拍完现场照片，结束所有人的口供

11

讯问工作之后，时间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

当警察在进行搜索时，所有有关人员都被集合在起居室里。

不只如此，起居室的两个出入口各有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察守着，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紧盯着金田一等人的举动。

如果有人要去上洗手间，其中一名警察会立刻紧跟在后。

春子对于警方戒备这么森严，十分露骨地表现出心中的不满。

“这简直是侵犯人权！”

她故意大声地讽刺道。

不久，赤井刑警带着两位年轻的部属来到金田一等人的面前。

赤井刑警轻轻地点一下头，为金田一等人所受到的各种无礼待遇致歉。

在做完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赤井刑警又大略说明了警方搜查工作的进展情形。

根据验报告显示，武藤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死亡。

金田一则是在晚上七点十分发现尸体，这个时间距离案发时间至少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武藤死亡的时间是根据验报告的结果来推断的，但是，我们会从现场的状况来判断更正确的命案发生时间。”

赤井刑警傲慢地说道。

“请问……”

金田一战战兢兢地举起右手。

“什么事？”

赤井刑警用锐利的白眼瞪着金田一。

金田一抬起头来，正视着赤井刑警说：“请问鉴识人员检查脚印的结果如何？”

赤井刑警一脸困惑，随即清了清嗓子说：“这种事情交给警方来处理就可以了。”

金田一仍旧不死心地说：“我们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方，那么警方也应该把查到的事情告诉我们吧！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上一些忙呢！”

赤井刑警闻言，不悦地扬起眉毛。

“帮忙？你到底是什么人？像你们这些外行人插嘴进来，只会使我们的搜查工作更加混乱。”

赤井刑警说的话触怒了时雨，她马上从坐垫上站起来。

“我不赞成你的说法。”

时雨很不客气地顶回去，然后又用凛然的语气说：“我们家发生了命案，然而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更何况，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是被害人，警方凭什么要我们在三更半夜里接受讯问？”

时雨的措词跟语气十分成熟，完全不像是一个国中生会说出来的话。

赤井刑警惊讶得瞪大眼睛看着时雨，随即又正色说道：“小姐，警察有警察的作法，而且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让我们不得不将你们留下来问话。”

“什么理由？请你说清楚一点。”

金田一制止得理不饶人的时雨，插嘴进来说：“时雨，赤井刑警的意思是，凶手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

“凶手在我们当中？”

秋绘惊讶地探出身子问道。

“嗯。”

金田一看着紧眠嘴巴的赤井刑警，开始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整个朝木家都用高档围起来，平常大门也都会上锁，因此外来的人入侵犯下罪行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么一来，凶手不是有钥匙就是一直待在屋子里的人。”

赤井刑警闻言，满脸不悦地闷不吭声。

金田一不理睬他，又迳自说下去：“其实，刚刚赤井刑警说的『从现场的状况来判断更正确的命案发生时间』指的就是脚印。赤井刑警，你是不是认为从主屋后门到独立房之间的脚印，应该就是死者武藤先生的脚印？”

赤井刑警并没有回答金田一的问题。

于是，金田一又继续说：“主屋和独立房之间的地面在干涸时几乎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算留下一些脚印，也会被傍晚的那场大雨给冲掉。也就是说，那些留在现场的脚印意味着在下过雨之后有某人走过的证据。在我们赶到现场时，泥泞的地面上只留下前往独立房的男用凉鞋脚印，以及昏倒在独立房里的叶月夫人的凉鞋脚印。照这么说来，这个男用凉鞋的脚印应该是武藤先生留下的。而从地面上留有死者前往命案现场的脚印来推断，在开始下雨，也就是地面上会留下脚印之前……我想应该是在下午五点十分或十五分之前，武先生应该还活着。换句话说，下雨之前一直和美雪在一起的春子姑姑，她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

春子望着金田一的眼睛，露出赞同的表情猛点头。

“没错！凶手不是我。”

春子的声音充满了活力。

金田一又接着说：“另外，在雨停之前和美雪会合的秋绘，从家里跑到约定的神社至少也要花个十分钟，所以也不太可能会犯下这宗杀人案。因为那场雨只不过下了十分钟左右，要等到地面濡湿也需要两、三分钟，就算下雨之后武藤先生立刻回去独立房，秋绘随后将之杀害，她也不可能只花个七、八分钟就穿着行动不方便的雨衣回到神社。总之，我们要探讨凶手是如何在犯罪之后完全不留下任何脚印……”

“够了！”

赤井刑警用强悍的语气打断金田一的话。

“你的侦探游戏到此为止！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警方早就知道了，再说这个单纯的案件跟不在场证明完全无关，你这个外行侦探懂什么啊？”

金田一看着忿忿不平的赤井刑警，故意夸张地缩起脖子说：“是吗？我可不认为这是个单纯的案件。就拿那些覆盖在尸体上面的蝉壳来说，搞不好就是奸诈的凶手用来脱罪的巧妙诡计哪！”

“我不想再听你的推理了。凶手只有一个，明白吗？”

赤井刑警一说完，便自觉说错话。

他企图改变话题，刻意清了清喉咙，然后望着叶月说：“叶月夫人，你说你是为了替武藤恭一送晚餐，所以才会去独立房？”

“是的。武藤先生说他的论文截稿日快到了，今天想一个人待在独立房里赶工。”

叶月用手拉了拉她那件浅绿色的和服衣领。

“原来如此。可是，根据春子小姐的说法，平常武藤恭一都是跟大家一起用餐，为什么今天晚上会一个人留在独立房？”

赤井刑警试探性地问道。

“正如我刚才所说，论文的截稿日……”

“可是，当时才刚下完雨，独立房和主屋后门之间的路面一片泥泞，你送晚餐过去未免太麻烦了，应该是武藤恭一到餐厅来用餐比较合理些。”

“嗯……”

赤井刑警眼看叶月说不出话来，继续穷追猛打地说：“从下过雨的地面上有武藤恭一从主屋后门前往独立房的脚印来看，至少在傍晚约五点钟以前，他应该都一直待在主屋这边才对。叶月夫人，请问你在今天下午五点以前，有没有和武藤恭一碰过面？”

“我最后见到武藤先生是在四点以前，当时我带金田一先生去参观他位于独立房里的工作室。”

“没错！下午三点半左右，我确实跟他们在一起。”

金田一在一旁帮忙作证。

赤井刑警无视于金田一的存在，仍然盯着叶月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从四点到送晚餐去独立房的这段时间，你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

“嗯……五点以前我都在自己的房里看书，然后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一直到七点左右……”

大概是因为太紧张的关系，叶月不断地眨着眼睛，同时战战兢兢地回话。

赤井刑警朝着她走近一步说：“哦，是吗？其实我之所以这样追问叶月夫人是有原因的，我想那位外行侦探大概也发现到了，总而言之，问题就是出在脚印上。”

“脚印？”

叶月困惑地问道。

“是的。武藤恭一前往独立房时清清楚楚地留下脚印，可是我们却完全找不到凶手的脚印，而且现场只有最先发现到尸体的你的脚印！”

赤井刑警刻意加强语尾的语气。

在场每一个人都知道赤井刑警话中的意思。

瞬间，现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当然喽！我们也想到凶手可能会从窗口或其他出口逃逸，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警方完全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独立房的所有窗户全都从里面上了锁，再说室外的地面是一片泥泞，如果有人走在上面一定会留下脚印，但是我们却找不到其他人的脚印。你懂我的意思吗？”

叶月没有回答赤井刑警，只是微微地颤动她的下巴。

“叶月夫人，我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吗？”

叶月默不作声。

“你跟死者武藤恭一到底是什么关系？”

赤井刑警当着大家的面询问叶月这种难以启齿的问题，无非是想看看其他人有何反应。

叶月瞥见时雨和秋绘两人的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于是轻叹一口气说：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

“可以。那么，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赤井刑警的脸上显现出逮住狐狸尾巴似的神情，对着等在一旁的两名部属使了个眼色。

“叶月夫人，请！”

其中一名年轻的警察低声催促叶月。

叶月垂下眼睛，一边整理和服的下摆，一边作势要站起来。

“警察先生，请等一下！”

金田一急忙跳起来。

“在你们带走叶月夫人之前，请听我说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就好了。”

赤井刑警看见金田一如此固执，不禁惊讶地歪着嘴角说：“如果你再阻碍警方办案，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赤井刑警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此时，美雪也站起来替金田一说话。

“赤井刑警，求求你，请你让阿一把话说完吧！阿一不是普通的高中生，他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阿一以前解决过一些连警方都解不开的谜，因此连警政署的剑持警官都相当佩服他的推理能力，所以请你听听看他怎么说。”

“好吧！我就洗耳恭听。不过，我只回答你一个问题。”

赤井刑警禁不起美雪的哀求，只好点头答应。

“警方认为武藤先生前往独立房的脚印，和留在独立房里的凉鞋吻合吗？”

金田一挨近赤井刑警问道。

赤井刑警一听，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哈哈！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老实说，你的眼力倒挺不错的。听说你是名侦探的孙子，看来真的不是瞎掰的。其实凶手和死者在下雨之前就待在独立房里，等凶手发现开始下雨了，为了伪装成死者在下雨时还活着的假象，便穿上自己的凉鞋倒退着走，留下很像是死者的脚印，然后从容地从命案现场逃逸。金田一，这就是你想说的吧！”

金田一静静地不发一语。

“不过，这种推理完全不正确，因为那些脚印和留在独立房内的凉鞋一模一样。怎么样？这样你满意了吗？外行侦探。”

“嗯，暂时可以接受。那么，请你再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说好只回答一个问题吗？”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你刚刚说到了开始下雨时，凶手为了伪装成死者在下雨时还活着的假象，便穿上自己的凉鞋倒退走，只为留下很像是死者的脚印，对吧？照这么说，那些被认定是死者凉鞋的脚印，应该多多少少会被雨水冲刷掉一些才对。因此我想请问的是，既然你认定叶月夫人是凶手，那么她的脚印也是在下雨的时候印上去的吗？”

金田一大声地诘问道。

赤井刑警发觉自己说话时的小漏洞被金田一抓到，不由得惊讶地瞪大眼睛。

转眼间，赤井刑警又恢复镇静，用果决的语气对金田一说：“不是，那是雨停了之后留下的脚印，所以没有被雨水冲掉的痕迹。”

赤井刑警说完这句话，便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就在这当儿，原本一直保持沈默的时雨，突然站起来大叫一声：“妈妈！”时雨的泪水仿佛洪水般狂而出。

她边哭边往叶月的方向冲过去，但还是被挡在前头的警察们给制止住。

“妈妈、妈妈！”

时雨一面哭喊，一面企图推开挡着她的警察们。

叶月夫人回过头来，眼底合着泪水说：“时雨，妈妈不会有事的，我很快就会回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忘记按时吃药。”

“妈妈……”

时雨的脸上布满了泪水，她颤动着嘴唇，全身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时雨。”

金田一马上过去扶住伤心欲绝的时雨。

赤井刑警看见这一幕，也不禁露出同情的表情。

他摇摇头地叹道：“走吧！”

赤井刑警离开之后，金田一等人仍然待在起居室里。

此刻，有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们轮班守护在独立房的四周。

秋绘为大家泡了茶，可是没有人有喝茶的兴致。

过了深夜一点，大家才拖着疲累的步伐各自回房休息。

美雪换好秋绘为她准备的睡衣，便迳自来到了金田一的房间。

金田一没有换睡衣，棉被也还没铺好，只是全神贯注地靠在墙边沈思。

“阿一，武藤先生真的是被叶月夫人杀死的吗？”

“这个嘛……我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认为真相并不是如此。”

“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叶月夫人没有杀人动机啊！她是出于一片好心，才会让武藤先生住进独立房的，既然如此……”

金田一不等美雪把话说完，就先抢白说道：“不，或许她真的有杀人动机。”

接着，金田一把自己在起居室里听到叶月和武藤暧昧的对话详述一遍。

“叶月夫人看起来那么娴淑……武藤先生乍看之下确实相当吸引人，可是，怎么会……”

美雪惊讶不已地喃喃说道。

“他们两个人应该算是爱人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叶月夫人很有可能在一言不合的情况下，一时气愤失手杀死武藤先生。”

“这样说也是有可能。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又认为叶月夫人不是凶手呢？”

“第一个理由是警方推断武藤先生死亡的时间。”

“啊？”

美雪满脸困惑地瞪大眼睛。

“根据验结果的报告，武藤先生死亡的时间是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而我们在晚间七点十分左右听到叶月夫人的尖叫声。照这么说来，如果凶手真是叶月夫人，她至少在独立房里面面对尸体一个半小时以上，这一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说不定她先回到主屋，然后再送晚餐过去。”

“如果是这样，那地面上应该会留下来回的脚步才对。”

“对哦！叶月夫人的脚印只有去没有回。”

“叶月夫人明明在那里待了一个半小时，却没有做任何可以让自己脱罪的伪装工作，这不是很奇怪吗？”

“说的也是。因为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外面的天色还亮着，叶月夫人若回主屋，应该也会看到地面上只有她和武藤先生的脚印才对。”

“嗯，我猜想警方推论的状况是，当时叶月夫人正在独立房里不知所措的时候，发现我们回来了，于是故意尖叫一声，装出昏倒的样子，以便伪装成第一个发现者。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蝉壳又是怎么回事？”

“蝉壳？”

“你可能没有看到，当时武藤先生的尸体被一大堆蝉壳覆盖着，那些蝉壳看起来就像是放进棺木里陪葬的花一样。”

“啊……”

美雪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金田一想起当时的景象，也不禁打了个哆嗦。

“武藤先生从小就是个蝉痴，他一直都在收集蝉和蝉壳。用花来埋葬爱花的人是一件很美、而且也能让人接受的事情，可是蝉壳和花完全不一样啊！那些覆盖在武藤先生身上的蝉壳，看起来像是上千只的虫子正在啃蚀尸体一样，简直是恐怖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画面。”

“好恶心啊！不要再说了。”

美雪紧蹙着眉头，满脸困惑地喃喃说道：“奇怪？明明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叶月夫人竟然只是把蝉壳倒在尸体身上……凭这一点，我觉得叶月夫人应该不是凶手。”

“唉！我在接受侦讯时也提过这件事，可是偏偏赤井刑警的脑袋比剑持老兄还顽固。”

“阿一，剑持警官一点也不顽固，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你这个高中生推理呢！”

“难道你忘了吗？我们跟剑持老兄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也一样对我不理不睬的。”

事实上，金田一和剑持警官是在伊豆旁孤岛上的“歌剧院”旅馆初次相遇，当时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杀人事件，金田一以遗传自祖父身上那份惊人的推理能力找出真凶。

自从那次事件之后，剑持警官便相当佩服金田一的机智反应。

“那都是因为你太没礼貌、太嚣张的缘故。啊，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刚才不管你说什么，赤井刑警就马上反驳，我想你一定是在接受侦讯时说了什么失礼的话。阿一，赤井刑警是大人，有时你也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

“嘿嘿！你有这么成熟的想法，真是让我望之生畏呢！”

“你看！你老是喜欢说这种嘲讽人的话。”

美雪不悦地将脸撇向一边。

金田一见状，赶紧把话拉回正题上。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叶月夫人一定会被当成凶手来定罪。叶月夫人现在一定拚命地辩解自己是无辜的，不过现场只有她的脚印，这对她来说十分不利。唉！如果叶月夫人送去的晚餐不是三明治而是味增汤的话，至少还可以从水温来推断时间，也可以证明警方判断死者死亡时间的一个半小时之前，叶月夫人并没有到独立房去。”

“说的也是。啊！等一下，搞不好……”

美雪突然击了一下掌。

“你想到什么了？”

“刚刚赤井刑警说那些可能是武藤先生的脚印，和留在独立房里的凉鞋相吻合，但是反过来想，凶手会不会穿上同一种款式的凉鞋，以倒退方式逃离现场？”

金田一摇着头回道：“不可能。我也观察过留在独立房里的凉鞋，那是一双已经穿很久的鞋子。我曾经看过一篇报导，不管是鞋子或凉鞋磨损的样子都会因人而异，而且从脚印也可以看得出个别差异。”

“是吗？”

美雪失望地垮下肩膀。

金田一又继续说：“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凶手并不是计画性的行凶，如果

是早已经计画好的话，应该不会使用独立房里的菸灰缸当凶器。”

“这么说来……”

凶手可能是基于一时气愤，顺手拿起菸灰缸来砸死武藤先生。

事后凶手为了脱罪，故意使用某种诡计，在不留下任何脚印的情况下逃离现场。

“诡计？”

“没错！”

凶手一定是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针对一般人认知上的盲点的诡计。

这个诡计可以让凶手洗脱嫌疑，还会因此让叶月夫人成为代罪羔羊。

“金田一信心十足地说道。美雪一听，着实大吃一惊。”

阿一，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一开始就企图陷害叶月夫人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美雪，你忘啦？

下午我在独立房时，你跟秋绘来找我……

当时，我们正准备要离开，叶月夫人不是跟武藤先生说！

『待会儿我会把晚饭送到这里来』吗？

“嗯，是有这么一回事。

“凶手铁定是听到这番话，所以才会想出一个诡计。

其实凶手只要营造出只留下武藤先生的脚印的状况，便能让完全不知情的叶月夫人，送晚餐到独立房来而留下自己的脚印，进而受到警察们的怀疑。

“那、那么，难不成……

“嗯，凶手一定是当时听到叶月夫人讲那些话的人其中之一。

换句话说，秋绘和春子姑姑两人都有嫌疑。

“凶手到底是谁呢？

“美雪满怀复杂的思绪问道。金田一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不知道，而且现在也不能轻易断言。不过，美雪，我最不喜欢让无辜的人背负起莫须有的罪名，所以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说着，金田一紧紧地握住拳头。

“被蝉壳覆盖着的尸体、消失的凶手脚印，以及凶手的真实身分……我一定要将这三个谜题全部解开！”

8

第二天早上，金田一胡乱地吃过早餐后，立刻前往独立房，想去确认那些应该还留在地上的脚印。

此时，干硬的地面上一共有五道脚印，除了有几个是警方人员的脚印之外，金田一、武藤和叶用的脚印依然清晰可见。

金田一一边避开守卫警察的视线，一边若无其事地走近脚印旁观察。

在阳光的照耀下，昨晚金田一看不清楚的细节，现在全都一目了然。

被警方认定是武藤的大凉鞋脚印虽然可以判别出形状，但还是被雨水冲掉了一些。

相对的，叶月留下的脚印却相当工整而清晰。

(下雨的时间应该只有十到十五分钟……)

金田一正在思索之际，背后忽然有声音响起：“怎么又是你？”

金田一回头一看，原来是赤井刑警站在身后。

赤井大概是因为昨晚审讯了叶月一整夜，没有好好睡觉的关系，所以眼

睛里布满了血丝。

“金田一，你又想说什么了？”

赤井刑警搔着下巴问道。

“赤井刑警，我想说的话有一箩筐哪！如果你想听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说给你听。”

“老实说吧！今天早上警政署的剑持警官打电话来找我，他似乎相当器重你，还要求我尽全力配合你……你到底想怎么做？”

金田一不禁在心底窃笑着。

实际上，金田一一大早便打了通电话给剑持警官，告知他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经过。

剑持警官说，警察是一种纵向的组织，警政署的权力虽然未必可以罩住地方警察，不过警政署的警官是警察世界的明日之星，因此地方警察根本不敢随便得罪。

正因如此，赤井刑警才会改变他对金田一的态度。

“我没打算怎么做，只希望身为第二位发现尸体的我，能够帮上警方一点忙。”

此时，赤井刑警脸上的表情变得比较不紧绷了。

“赤井刑警，你们侦讯叶月夫人的结果如何？有没有什么收获？”

“我们带她回警察局之后，她一句话都不说，我想叶月夫人大概决定从头到尾保持缄默。”

“缄默？”

金田一不解地喃喃自语。

(叶月夫人一定是中了凶手的圈套。

她对于自己被警方怀疑一事，一定也感到相当意外。

既然如此，叶月夫人为什么要采取缄默的态度？

一般而言，嫌犯是害怕一开口会露出破绽，所以才保持缄默，这是心虚的凶手最常采用的逃避战术。

如果是无辜的话，叶月夫人应该会坚决表明自己不是凶手才对……)

金田一不停地思考着。

赤井刑警可能也和金田一有着同样的疑惑，他的脸上露出几分困惑的表情，但内心对自己推断叶月夫人是凶手一事却益发感到信心十足。

“真是的，难道叶月夫人不懂吗？她愈是保持沈默，我们就愈觉得她很可疑。”

赤井刑警用坚决的语气说道。

“赤井刑警。”

“什么事？”

“我能不能进独立房去看看？”

“昨天在警方到达朝木家之前，你这个好奇的外行侦探不是已经看过一次了吗？”

“我想再看一次，求求你！”

金田一深深地鞠个躬请求。

赤井刑警见金田一的态度这般谦虚，也只好干脆地应允道：“好吧！”

独立房中的摆设除了凉鞋被警方没收、尸体被运走之外，跟昨天晚上见

到的状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原本躺着武藤尸体的床上依然散放着大量的蝉壳，只不过都被拨到一旁去。

独立房里到处都放着写有数字的白色塑胶板，但是金田一根本不了解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金田一把高筒运动鞋脱下来，小心翼翼地踏进室内。

“那些蝉壳有一点脏，之前好像是放在那边那个塑胶瓶里面的。这一点我怎么想都想不透，为什么凶手要把蝉壳撒在尸体上？”

赤井刑警不解地说着，随即又定定地看着金田一。“外行侦探，你有什么看法？凶手为什么要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情？我姑且听听你的推理吧！”

赤井刑警用一种听不出是嘲讽还是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金田一看也不看赤井刑警一眼便回答：“我想凶手会做下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一定跟凶手在不留下任何脚印的情况下离开现场的诡计有关。赤井刑警，我们只要解开这个谜题，绝对可以找到真凶。”

“你真的认为凶手有设下诡计吗？”

“当然！凶手在杀死武藤先生之后，一定灵光一闪地想到某个诡计，好让自己摆脱杀人罪嫌。凶手大概是在瞬间找到了一般人认知上的盲点，以至于想出一个一旦我们解开谜题之后，一定会恍然大悟的诡计。说不定我们目前找错了方向，所以才没有注意到盲点的存在。”

“盲点？既然警政署的剑持警官如此看重你的推理能力，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如何解开这个谜题吧！”

赤井的语气中仍然带着嘲讽的意味。

金田一置若罔闻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观察独立房里的状况。

霎时，金田一的视线落在入口处的白色伞架壶。

这个伞架壶跟昨晚金田一发现尸体时一样，还插着一把蓝格子雨伞。

“赤井刑警，这把雨伞是武藤先生的吗？”

赤井刑警点头回道：“嗯，这大概是武藤恭一从东京带来的东西。”

说着，赤井刑警拿起这把雨伞。

这把雨伞长而尖的前端镀金部分，还闪着十分亮丽的光芒，看起来似乎才刚买不久。

金田一边拨弄头发边说：“昨天下午，我跟武藤先生一起到独立房来时，并没有看到这把雨伞。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被这个空的伞架壶给绊了一跤。可是，我后来发现武藤先生的尸体时，这把雨伞确实是这样插在伞架壶里的，这么说……”

“大概是武藤恭一最后一次来独立房时撑来的。再说，那时候不是刚好下着大雨吗？虽然这里距离主屋后门口只有六、七公尺，但他应该还是会撑雨伞来的。”

金田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喃喃说道：“是吗？武藤先生果然……”

“果然什么？”

金田一没有回答赤井刑警的问题，又开始仔细地环视室内。

随后，金田一将目光停留在角落里的空塑胶瓶。

事实上，那个塑胶瓶原本装满着撒在尸体上的蝉壳。

“我可以看看这个吗？”

金田一不等赤井刑警回答，一把将塑胶瓶抱了起来。

“喂！金田一，我们还要采指纹的，你不要随随便便……”

赤井刑警苦着脸阻止道。

金田一瞄了赤井刑警一眼，迳自将瓶盖打开，把手伸进瓶中摸索着。

“瓶子里连一点蝉壳屑都没有……赤井刑警，警方应该只曾往塑胶瓶外采集指纹吧？”

“嗯，没错。”

赤井刑警点头应道。

金田一凝视着塑胶瓶，突然间好像想到什么事地猛然抓起附在瓶子上的把手。

他慢慢地晃动着塑胶瓶。

“没想到这么轻。”

“金田一，你到底想干什么？”

赤井刑警完全不能理解金田一的行动有什么意义。

金田一没有回答，他把塑胶瓶放回原处，接着又走到另一边去，企图用两手抱起伞架壶。

“唔，这个倒挺重的。这么说来，凶手果然……”

“喂！我问你，你到底在干什么？”

赤井刑警不耐烦地大声诘问。

“赤井刑警，我已经知道凶手耍的诡计了。”

金田一回道。

“真的？”

赤井刑警惊讶地问着。

“接下来，我们便可以找出设下诡计的真凶。没想到那些蝉壳果然就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

“喂！你不要在那边胡言乱语好不好？凶手一定是叶月夫人！”

赤井刑警鼓着两个鼻翼，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

金田一毫不客气地否认道：“不！叶月夫人不是凶手！昨天我已经说过了，如果叶月夫人是凶手的话，怎么可能在独立房里逗留一个半小时呢？”

“那是因为她一时气愤而铸下大错，事后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在独立房里犹豫着。”

“既然如此，那么我请问你，如果叶月夫人是真凶的话，那些散落在地上的三明治又该如何解释？警方推断武藤先生是在傍晚五点半左右死亡，这么说，叶月夫人必须在还没到傍晚时把晚餐送到独立房来。我们通常是在过了七点以后才吃晚餐，叶月夫人却在五点半的时候为武藤先生送晚餐过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叶月夫人是为了演一出送晚餐过来时发现尸体的戏，照理说这应该是一桩有计画的杀人案，那么绝不可能演变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于是在独立房里犹豫着』的情况才对。赤井刑警，如果你以这种想法断定叶月夫人是凶手的话，不就产生心理上的矛盾了吗？”

金田一强硬的态度让赤井刑警大感不悦。

“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叶月夫人留在现场脚印就是最重要的证据。”

赤井刑警语气坚决地说道。

“警方办案不应该只着重物证，应该也要重视心理上的证据才对。再说，心理上的证据有时更会让凶手无所遁形。”

金田一丝毫不让步地说。

“够了！这些道理我都懂。如果叶月夫人不是凶手，那么请你告诉我，真凶如何能不在不留任何脚印的情况下逃离现场？只要你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一定会接受你的说法。”

金田一听到赤井刑警说出这番话，毫不犹豫地回道：“既然如此，可不可以请你将所有朝木家的人都集合到起居室去？当然也包括叶月夫人在内。赤井刑警，我一定会解开这个事件的真相给你看！”

赤井刑警听了仍沉默不语。

金田一见状，露出自信的笑容说：“我以找爷爷--金田一耕助的名誉做赌注！”

第三章 真相

1

起居室里聚集了好几名警察，以及所有跟这宗杀人事件有关的人员。

叶月也被警察从警察局带回来这里。

所有人面前都放着由秋绘和时雨冲泡的茶水，但是都没有人去动一下。

除了美雪之外，朝木家的人全都不知道待会儿要进行什么事情。

不过，从现场森严的气氛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猜得到这次的聚会可能是昨天那件杀人事件的落幕。

叶月、时雨、秋绘和春子这四个女人虽然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但却又都刻意不让自己的视线和别人接触到。

金田一虽然已经识破凶手设下的没有脚印的诡计，也知道企图嫁祸给叶月的凶手是谁，但是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无法释怀的疑问。

(在场的“某个人”一定可以帮我解开这个疑问。)

尽管金田一昨天才到朝木家里来拜访，但他总觉得这个家里还有某种让人难以想像的密存在。

“我们开始吧！”

金田一边说边站起来。

他似乎不太习惯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不禁把头低了下去。

不过，金田一随即又下定决心，坚毅地抬起头来看着大家说：“我之所以要求赤井刑警把大家聚集在这里，纯粹是为了要揪出昨天发生在这个家中的杀人事件的真凶。”

顿时，现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等一下！”

突然间，春子一屁股地站起来叫道。

“警方不是已经确认凶手是叶月夫人了吗？既然如此，你这个外行侦探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都聚集在这里？”

“姑姑，请你坐下来。如果你没有做亏心事，到这里集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安静地听听看金田一怎么说。”

时雨用冰冷的声音制止春子。

“时雨，你有什么权利对我发号施令？”

春子怒不可遏地问道。

“姑姑、时雨，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再说了。金田一把我们叫来这里，并不是为了要听你们发飙的。”

秋绘出声制止她们，她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这当儿，一直保持沈默的叶月也开口说：“金田一先生，请你不要为了

我……” 她的话还没说完，金田一便抢白道：“叶月夫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为了不让武藤先生死得不明不白，我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

叶月继续乞求金田一说：“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才会保持缄默，所以金田一先生，求求你不要再继续追究下去。”

金田一看到叶月那无依的眼神，心中原本模糊的疑问瞬间愈来愈清晰了。

在尚未得到答案之前，金田一、心中某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开始从疑问的背后显露出来。

尽管如此，金田一目前还无法将这个“可能性”提高到足以导出结论。为了找出根据，金田一现在必须先揭开自己已经知道的真相。

金田一摇摇头拒绝叶月的请求，开始进行他的推理。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宗杀人事件的真凶并不是叶月夫人。关于这件事我已经跟赤井刑警提过了，我可以用几个心理上的理论来加以证明。”

2

金田一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解说他刚才跟赤井刑警所讲的内容。

警察们一面观察上司赤井刑警的脸色，一面颇表赞同地直点头。

赤井刑警见状，一股怒火打从心底升起，于是站起来提出反驳说：“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叶月夫人所采取的行动或许有些不自然，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不自然，就完全推翻她的脚印留在现场这个决定性物证。再说，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犯下这个罪行，因为现场没有其他人留下的脚印，难不成凶手能像小鸟一样飞离现场吗？或者你要说，凶手是利用绳索之类的道具逃跑？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刚才已经测量过了，主屋后门到独立房之间的距离是七点五公尺，凶手要越过这么长的距离需要相当牢固的道具，而且还得要有相称的体力和体重才过得去。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找不到任何可以安装绳索的地方，庭院里除了那棵巨大的榉树之外，就只有一些小花草，更何况后院里只有几株杜鹃花而已，凶手根本不可能在那里设置机关。”

金田一让赤井刑警说得尽兴之后，不疾不徐地反驳道：“凶手本来就不可能投下机关呀！因为这宗杀人事件是凶手利用现场的菸灰缸为凶器所犯下的突发罪行。正因如此，凶手不可能安装机关，更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排练。事实上，凶手采用的是一种可以更简单、快速进行的诡计。”

金田一故弄玄虚，使得赤井刑警的脸益发胀红起来。

“金田一，你不要老像只鸚鵡一样，一直唠唠叨叨地念着诡计、诡计的，赶快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好，可否请大家到后门去一下？”

金田一瞥了焦躁的赤井刑警一眼，立刻走出起居室，前往长廊尽头处的主屋后门。

金田一先把鞋子脱下来放在后门，接着缓缓步下石阶。

其他人也鱼贯地穿上从玄关带过来的鞋子，相继来到后门口。

“如大家所看到的，这里的上都已经干了，我轻轻一踩几乎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算会留下脚印，只要下过一点雨，也会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

“这种事谁不晓得？可是，这里的土壤一旦吸收雨水之后，便会变得很柔软，非常容易留下脚印。除非是没有脚的幽灵或是其他怪异的东西，否则

一定都会在下过雨之后留下脚印的。”

赤井刑警抬起下巴说道。

金田一不理睬他，继续说道：“事实上，凶手在这些土壤还呈干涸的状态之时，便已经犯下罪行离去，所以现场没有留下凶手的脚印是理所当然的事。”

“啊？你、你说什么？既然如此，那么武藤恭一的脚印又怎么解释？他前往独立房的脚印不是清清楚楚印在地上吗？如果这宗杀人事件是发生在下雨之前、地面还干燥的时候，那么武藤恭一的脚印又是谁印上去的？”

“当然是凶手啊！凶手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以为命案是在下过雨之后发生的，然后又刻意演出一场没有脚印的杀人戏码，并企图将罪嫌诬陷给而后送晚餐过来的叶月夫人。”

“胡说！你的意思是事件发生之后，凶手一直都躲在独立房里吗？”

“不，凶手应该是光明正大地离开。”

赤井刑警歪着头想了一会儿，随即露出恶意的笑容说：“金田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你的意思是『命案是在下雨之前发生的，而当开始下雨时，凶手便穿上武藤恭一的凉鞋，以倒退的方式离开现场』，难道你还不放弃这种单纯的想法吗？告诉你，那双凉鞋是五年前就停止生产的老式鞋样，而且鞋底已经磨损得相当严重了，再说，鞋沟上也有明显的特徵，连夹嵌在上面的小石子也都一样。我十分肯定那些脚印是留在独立房里的凉鞋所印上去的。”

“当然是这样。正因为这双凉鞋有这些特徵，所以凶手才会把它当做诡计的道具。凶手知道就算脚印被雨水冲掉一些，但是警方凭着那双凉鞋，一定也会查出它和脚印相吻合。”

赤井刑警闻言，露出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

“什么意思？你说凉鞋是凶手耍诡计的道具？凶手光明正大地走出去？可是，如果凶手离开的话，脚印……”

赤井刑警像一个解不开难题的小孩子似地自问自答。

这时，金田一把目光移往时雨。

“时雨，请你帮我拿个东西。”

“啊？”

时雨突然被金田一点到名，不禁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你能不能帮我拿水管来？你应该知道水管放在什么地方才对。”

时雨不了解金田一的意图，微微歪了歪头，随即应了一声“好”之后才跑开。

3

不久之后，时雨拿来一条绿色的塑胶水管。

“谢谢你。”

金田一从时雨手上接过水管，然后把它接到后门旁边的水龙头上。

金田一在众人愕然的注视下，扭开水龙头让水流出来，一边涮涮涮地向地面，一边走向独立房的门口。

“只要再等个两、三分钟就k了。”

金田一慢条斯理地在独立房和主屋后门之间来回走动，然后关掉水龙头。

此时，原本跟其他人一样对金田一的行动满腹疑问的美雪，突然指着被

水浇湿的地面大叫一声：“啊！”

“怎么？美雪终于注意到啦！其实大家只要注意看，便会知道凶手的诡计有多拙劣了。”

金田一微笑地说道。

“哎呀！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么简单的事呢？”

美雪用力地拍手叫道。

金田一转头对她说：“所以我才说是一般人认知上的盲点嘛！美雪，现在请你边印上脚印边走向独立房，然后在不留任何脚印的情况下再走回来。”

“好。”

美雪慢慢地走向金田一用水过的区域。

“啊！”

现场有好几个人都同时发出惊叫声。

只见美雪走过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留下脚印，当她走到独立房之后，旋即一个转身，又大步大步地踩在旁边干涸的地面上，回到主屋的后门。

金田一带着会心的一笑说：“武藤先生前往独立房的脚印就这样制造出来了。凶手打的如意算盘是，那些微微留在干涸地面上的脚印会被待会儿下的雨给冲掉，而事实也如凶手所料。就这样，宣告雷祭开始的那场大雷雨，帮忙凶手上演了一出『没有脚印的杀人戏码』。”

“这……怎么会这样？为什我先前没有发现这个漏洞……”

赤井刑警惊讶地喃喃自语。

金田一安慰似地拍拍赤井刑警的肩头说：“你不用这么气嘛！我一开始也没注意到啊！”

我们看到这些脚印时，到处都被刚刚下过的雨给淋湿了，再加上地面又清清楚楚地留有叶月夫人的脚印，我们当然会被这种明显的状况给骗住。下过雨后，地面变得湿漉漉的，所以才会留下脚印……我们都被这种非常自然的认知给诱导了。一般而言，凶手逃离现场时一定会尽量避免留下脚印这种物证。可是，这个凶手却刻意水在地面上，让一部分的地面濡湿以留下脚印，想藉此扰乱警方的侦查工作，这其中隐藏着巧妙的心理诡计。因为这样，我们都会往『凶手是如何在不留脚印的情况下逃离现场』的方向去想，从来没有想过『凶手是如何在现场留下脚印』。”

“原来如此。”

金田一那过人的推理能力，终于让赤井刑警大开眼界。

过了几秒钟，赤井刑警又狐疑地问道：“可是，金田一，如果你说的没有错，凶手是有可能营造出被害人在雨下得最大的时候前往独立房的假象。但是，那也只不过证明是有这种可能性罢了。你能提出证明说，被害人是在下雨之前前往独立房的吗？”

赤井刑警说话的语气跟先前已经截然不同。

其实赤井刑警已经认同金田一的推理，现在只是要知道最后一个证据。

金田一用力点着头说：“事实上，独立房里的那把雨伞就是最好的证明。”

说着，金田一独自进到独立房里，将那把蓝格子雨伞拿到外面来。

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雨伞高高地举起来。

“据赤井刑警所说，这把雨伞是武藤先生从东京带来的。不过，我第一次和武藤先生、叶月夫人来独立房时，这把雨伞并没有插在伞架壶里。”

“阿一，我们刚到朝木家时，它好像是放在玄关的那个伞架壶里的。”

美雪在一旁忙着提供资讯。

金田一颌首示意说：“是的，我也有印象。后来，这把雨伞是插在独立房里的伞架壶中，所以警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把雨伞是武藤先生在下雨时撑的伞。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武藤先生绝对不会拿这种雨伞的。”

“为什么？”

赤井刑警困惑地问道。

金田一指伞尖的镀金部分说：“因为这把雨伞的尖端附有金属。武藤先生非常怕打雷，我们来独立房时，他一听到外面有雷声，立刻松掉长裤上的皮带才敢走到外头。武藤先生说：『闪电会落在金属上，尤其最常落在皮带的金属扣上。』”

大家认为像这样怕打雷的人会往大雷雨中，撑着一把附有金属的雨伞在外面走动吗？

当我看到雷祭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不怕打雷，我真的吓了一跳。

尽管有人告诉过我，大树上有类似避雷针的装置，雷电根本不会落到人的身上，可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还是无法改变。

更何况，武藤先生曾经以害怕的语气说过那些话，我怀疑他大概不知道树木有取代避雷针的效果吧！

如果我不知道这种事，我绝对不敢撑着这种雨伞在大雷雨中走动。

但是，对于视雷为神明的凶手而言，她从来都不会觉得打雷有什么可怕。

凶手为了制造出武藤先生是在下雨时前往独立房的状况，于是不暇思索地从玄关把雨伞带过来，放进独立房的伞架壶里。

“金田一，凶手到底是谁？”

“赤井刑警不耐烦地问道。金田一深深地吸一口气，将视线落在某个人身上。”

凶手就是在雷祭中，毫不畏惧地撑着雨伞在外面走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春子姑姑！

“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春子身上，使得春子的表情僵住了。”

“春子姑姑，你是这桩凶杀案的真凶，也就是设下脚印诡计的人，对不对？”

“不、不是！不是我……”

“我……”

“春子内心受到的巨大冲击，已经完全显露在声音当中。金田一为了从心理上彻底击溃春子，刻意把所有人都集合起来，慢慢地揭开事情的真相。在这个案件上，金田一根本没有掌握足以让凶手伏首认罪的证据，因此他不得不采取这种间接让凶手认输的手段。这种作法虽然有点残酷，金田一却认为让春子自白或许对她来说比较好一些。”

4

春子拚命将激动的情绪压抑在僵硬的笑容底下，大声地反驳道：“听你分析过后，我确实觉得叶月夫人可能不是凶手，可是你也不能没凭没据地一口咬定我是凶手啊！你怎么可以因为我不怕打雷就直指我是凶手？再说，云场村里的人都不怕打雷，连那个不是出生于本村的时雨也不怕打雷啊！”

金田一默默地听着春子辩白。

“怎么样？外行侦探，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说的那种诡计，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出来，你凭什么说我是凶手？”

“蝉壳。”

金田一简短地回道，却让春子因此住了嘴。

随后，金田一刻意降低音调，以缓慢的语气再度进行推理。

“事实上，那些覆盖在尸体上的蝉壳一直是个难解的谜题，我怎么想都想不出凶手做这件事的动机。武藤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蝉，可以说是几近蝉痴的人，根据这一点，或许会让人认为凶手是利用蝉壳来埋葬武藤先生。但我一开始就摒弃这种想法，因为凶手在时间紧迫的状况下，应该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吊信死者，所以我觉得那些蝉壳一定是凶手设下某种诡计的道具。我整晚没睡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却还是想不出凶手把蝉壳覆盖在尸体上的理由。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凶手用蝉壳掩埋尸体这件事的本身根本不具任何意义。如果勉强要举出个理由来，那么我想与其说凶手是随意地撒蝉壳，说不定是在营造某种意义的假象，故意将警方侦查的重点误导到其他方向。”

“阿一，凶手究竟为什么会用蝉壳来掩埋尸体呢？”

美雪焦躁地问道。

金田一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又踏进独立房里，将那个原本装着蝉壳的塑胶瓶拿出来。

金田一拿着塑胶瓶上的把手，对大家解释道：“凶手需要的不是里面的蝉壳，而是这个容器。凶手需要这个塑胶瓶，所以才会想到这样处置里面的蝉壳。警方在命案现场最注意的是被害人的尸体，因此如果凶手把蝉壳撒在尸体上的话，警方便会朝着蝉壳的方向去侦查。大家都努力去想凶手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却完全忽略了这个在犯罪过程中真正被使用到的塑胶瓶。春子姑姑，我说的对不对？”

春子没有回答，只是一动也不动地楞在原地。

“等一下！金田一，你凭什么因为凶手使用那个塑胶瓶，就一口咬定我姑姑是凶手？”

秋绘的话很明显地想袒护春子。

(对于自幼失去母亲、四个月前又遭丧父之病的秋绘来说，春子是她最重要的亲人，因此秋绘极力维护春子是很自然的反应。)

金田一强压住内心的痛楚，选择了将春子逼到尽头的作法。

(将事情的真相完全揭露是为了春子好，同时也是为了秋绘好。)

想到这儿，金田一对秋绘问道：“秋绘，你觉得这个塑胶瓶像什么东西？”

“啊？像什么……”

秋绘满脸困惑地看着金田一抓住塑胶瓶的把手，将整个塑胶瓶悬空拿着。

“你看，我这样拿的话，这个塑胶瓶看起来像不像一个水桶？”

春子闻言，痛苦地皱着眉头，垂下肩膀。

一旁的秋绘依然不明白，十分急躁地反问：“那又怎么样？你说像水桶……”

秋绘说到这里，猛然住了嘴。

“没错！凶手利用这个塑胶瓶取代水桶，装满水之后在地上水，完成我刚刚说明的诡计。至于证据……哪！”

说着，金田一将塑胶瓶倒转过来。

“你们看！瓶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是用水洗过一样干净。如果凶手只是把蝉壳倒出来的话，不应该是这种情况。我想是春子姑姑把水装进这个塑胶瓶里，然后水在地上，做出一条可以印上脚印的小路。当时没有多少时间可用，我相信春子姑姑一定相当匆忙。或许有人会质疑凶手要水的话，像我刚才那样用水管不是更快吗？就算不用水管，去拿真正的水桶装水，应该也会比用装了蝉壳的塑胶瓶来得方便，至少不会因为蝉壳而受到警方的怀疑。春子姑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其实答案不是不做，而是她根本做不到。因为春子姑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朝木家，所以她不知道水管和水桶放在什么地方。”

金田一说到这里，转头望向春子。

春子完全不反驳，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她垮着肩膀，看不到平时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这时，金田一给予她致命的一击。

“春子姑姑，我们刚到这里时，你不是想洗车吗？当时你要时雨去帮你拿水管和水桶，可是时雨坚决不肯，你们还因此发生冲突。那时候，你清清楚楚地对着时雨大吼：『我就是不知道水管和水桶放在哪里，才会请你帮我拿……』”

后来，秋绘还主动说要帮你拿水管来。

时雨已经在朝木家生活了三年，她当然知道水管和水桶放在什么地方，而且她刚刚也马上帮我拿来了。

至于叶月夫人当然也知道这些东西放在哪里。

如果是叶月夫人设下这种诡计的话，就不应该事后还送晚餐过去，让自己遭到警方的怀疑。

由此可知，朝木家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水管和水桶放在哪里，才非得要用这个装蝉壳的塑胶瓶来装水。

你想出在地面上水留下脚印的诡计之后，随即便面临怎么去拿水的问题。

对你来说，独立房里的伞架壶太重、而那些装饰用的小壶和花瓶又太小了，只有这个装着蝉壳的塑胶瓶最适当。

“怎么样？你还有话要反驳吗？”

“不是……我没有杀……我……”

“春子自言自语似地喃喃说道。”

春子小姐，我们要请你到警察局去一趟。

“赤井刑警用的措词相当谨慎。春子没有点头同意，但在警察们的轻推之下，她只好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她迟早会供出真相来的。或许等春子姑姑自白之后，这个事件“真正黑暗的部分“才会在太阳底下摊开来……）”

金田一目送春子离去的背影，内心思索着。不知不觉中，太阳由西方射进来，远处隐约传来轰然的雷鸣声。

（听说雷祭会持续进行三天，今晚村民们依然会在雷电打在榉树上之后，站在雨中发出震天价响的欢呼声吧！）

想到这里，金田一的视线不断地搜寻着秋绘。只见秋绘沈默地陪在春子身边。秋绘或许是感受到金田一射过来的视线，她突然回过头来，和金田一四目相接。这一刻，秋绘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金田一“这是没办法的事。”

(唉！今晚的雷祭看不成了。)金田一忍不住在心中叹道。

5

春子被警方带走的那一天，金田一和美雪也离开了云场村。从警察局回到家之后，秋绘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里。金田一和美雪非常清楚，她是刻意避免和他们两人碰面。不过，当他们收拾好行李后，还是礼貌地到秋绘的房门外打声招呼。没想到秋绘打开门探出头来，脸上带着一丝笑意对金田一说：

“金田一，你不要放在心上。我想，这样对姑姑也比较好……”

金田一回到东京三天后，赤井刑警打电话来说春子已经完全招供了。

赤井刑警跟金田一、美雪约好见面地点，进一步聊聊详细的情形。

他们三人来到约好的餐厅，赤井刑警立刻将土产送给美雪，随即开始进入正题。

“朝木春子和武藤恭一原本是情侣。武藤恭一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男人，却经常在金钱上和女人有瓜葛。武藤恭一虽然从事蝉的研究，但都在女人身上捞钱，一旦发现这个女人没钱可拿时，马上抛弃她再去找新金主，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着。总之，武藤恭一也是透过朝木春子知道云场村的事情。朝木春子对武藤恭一一往情深，她还要求朝木冬生让我藤恭一住进来。从此之后，武藤恭一就在那个独立房里大搞阴谋。”

说到这里，赤井刑警啜了一口咖啡。

金田一从赤井刑警的言行举止中，已经感受不到先前那种浑身是刺的感觉。

(或许这种实的样子才是赤井刑警本来的真面目。)

金田一看着赤井刑警喝了一口咖啡后，又追加两匙冰糖的模样，不禁在心底自我反省。

(美雪说的没错，我常常会因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不佳，而使得双方的关系不好。我该学学美雪的成熟、懂事才对。)

“赤井刑警，我曾听说武藤先生是朝木冬生的朋友的弟弟。”

金田一说完，赤井刑警把那杯咖啡咕噜咕噜喝完，马上又跟服务生点了一杯。

“这根本不是事实。朝木冬生一死，武藤恭一那家伙立即要求跟朝木春子分手，并对叶月夫人大戏殷勤。可是，武藤恭一和叶月夫人太过明目张胆，朝木春子难以忍受心中的怨恨，便四处宣扬他们两人的奸情。”

“真是的，教人听了好不舒服。”

美雪苦着一张脸，把她喜欢吃的脆饼送到嘴边。

赤井刑警一边在第二杯咖啡里加了大量的冰糖，一边开口说道：“从这件事我们大致可以推论出朝木春子杀人的动机。朝木春子和勾搭上叶月夫人的武藤恭一起了争执，她情急之下拿起现场的菸灰缸，用力击向老情人的头。朝木春子之所以诬陷叶月夫人，可能是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更何况朝木春子跟叶月夫人、时雨一向处不来，所以她打算趁这个机会，将所有碍事的人都清除掉。这个女人真是恐怖啊！”

金田一听著赤井刑警感叹不已地谈论这个案件，不由得想起沈潜在他心底的“疑问”。

“金田一，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朝木春子杀害武藤恭一的自白书，跟我们从鉴定当中所得到的报告有些部分不符合，这一点还真让我伤透了脑筋。武藤恭一的头部有两处严重的伤口，其中一个致命伤是在后脑部。但是，朝

木春子强调自己没有打武藤恭一的后脑，她只趁对方回头时用力打了他左边的头一下。同一个时间，她也被武藤恭一用力一推，以至于头部撞到桌角而昏迷，一直到被雷声惊醒，这中间大概昏迷了五、六分钟。关于朝木春子说的这些话，你有什么看法？”

金田一把手抵在额头上沈思一阵子，然后自言自语似地悄声说道：“果然是这样吗？”

“果然？”

赤井刑警反问道。

金田一把身子往前一探，定定地看着赤井刑警说：“那么，赤井老兄，春子姑姑承认是她打的那个伤口严不严重？”

“老、老兄？”

赤井刑警一听大感不悦，美雪赶快从旁加以解释说：“对不起，赤井刑警，阿一这家伙有个坏毛病，总是喜欢把跟自己熟悉的刑警称为老兄。不过，他真的没有轻视你的意思。”

金田一不把美雪的辩解放在心上，又继续追问道：“赤井老兄，到底怎么样嘛？如果光是左边头部的伤，武藤先生会不会死？或者……”

赤井刑警苦笑地回答：“根据鉴识人员表示，武藤恭一左边头部的伤口，顶多只会让他昏过去而已。”

“是吗？那么我可能已经找到最后一个疑问的答案了。”

“阿一，那你……”

美雪惊讶地瞪大眼睛。

金田一周那澄澈而清亮的眼睛望着美雪说：“谜题完全解开了。”

赤井刑警一口气喝完第二杯咖啡，着急地问道！

“金田一，你说谜题完全解开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朝木春子的自白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就是特地来问你这件事的。”

“我想八成是真的。”

“什么？那么武藤恭一到底……”

“一定有人趁着春子姑姑昏过去时，给了武藤先生致命的一击。”

“致命一击？那到底是谁？”

“是……”

金田一说到一半突然又住了口。

“是谁？”

赤井刑警焦急地追问道。

金田一虽然有点犹豫，但在赤井刑警的催促下还是开口说：“赤井老兄，我现在要说的完全是我个人的推测。如果你想确认的话，只好去追问叶月夫人了。”

“追问叶月夫人？”

“嗯，我想她一定知道所有的事实。”

“金田一，你就别再吊人胃口了，赶快告诉我真正的凶手是谁？”

金田一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水，旋即拿起杯子慢慢说：“杀死武藤先生的真凶是……”

说时运那时快，赤井刑警的移动电话刚好响了起来。

“啐！真是的！”

赤井刑警一边唠叨，一边拿起移动电话来听。

“什么？”

赤井刑警仿佛受到极大震撼似地跳了起来。

金田一见状连忙问道：“赤井老兄，发生什么事了？”

赤井刑警用手捂住话筒，轻声地对金田一说：“朝木时雨死了。”

顿时，金田一拿在手上的杯子，不由得倾了一下，水立刻翻在桌上。

6

时雨的葬礼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这是顺从她生前的希望，只有家人到场观礼。

朝木家左邻右舍和时雨的同学都没有出席她的葬礼，所以金田一和美雪更不可能去参加时雨的告别式。

根据秋绘打给美雪的电话中所说，时雨是病重而死的。

长久以来时雨一直被羸弱的身体困扰着，前几天病情突然急剧恶化，没多久便过世了。

自从朝木家发生杀人事件后，时雨开始拒绝吃药。

时雨的主治医生表示，那正是急速缩短她生命的主因。

不管怎么说，时雨本人大概也知道，在医生都对她的病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自己顶多只能再活个半年。

时雨从小身体就不好，医生诊断出她罹患的是几十万人中才会有一个人得到的致命奇病之后，她有七年的时间都足不出户。

(难怪她的皮肤会这么白皙。

对时雨而言，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夏天，因此她才会被家人允许可以自由出入户外。)

金田一不禁回想起在栗树底下第一次看到时雨的情景。

他想起时雨在艳阳中轻飘飘走着的模样。

(时雨让白皙的肌肤曝晒在好久没有接触过的阳光下时，她究竟在想些什么？

她又感受到什么？

时雨在神社的屋檐底下，看着企图从壳里展出来的蝉时，她一定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金田一仔细回想着蝉有七年的时间在暗无天日的地底下过日子，好不容易才得以破壳而出时的纯白身体。

(据说蝉蜕完壳，化为成虫飞往天空之后，只能再活两个星期的时间。那两个星期对蝉来说是很久的时间吗？或者只是无常、短暂……)

金田一和美雪两人并肩走在夏日的晴空下。

此时，距离朝木家的杀人案件已经快过三个星期了。

待会儿他们要去见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

金田一没有选择餐厅当作约会地点，反而选择车站附近的公园作为和这位客人碰面的场所。

他觉得树荫底下的板凳比开着冷气的餐厅，更适合作为让这个暑假所发生的难忘事件落幕的舞台。

“真是的，这么热的天气干嘛约在外面碰面？”

美雪埋怨地嘟哝着。

金田一只好到便利商店买了个冰淇淋给她，然后急急赶往约定的公园。

远从云场村来访的客人已经坐在树荫下的板凳上，静静地等着金田一和

美雪的到来。

她一看到金田一和美雪，立刻整了整和服的下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叶月夫人，好久不见了。”

金田一轻轻地点头回礼。

“金田一先生和七濑小姐看起来都很好嘛！”

叶月微笑地说道。

7

金田一、美雪和特地从云场村跑来跟他们见面的叶月，一起坐在公园树下的板凳上。

金田一觉得坐在这张深蓝色的塑胶板凳上，比坐在前往云场村路上的木制板凳来得舒服。

可是，金田一头顶上的阔叶树叶子不多，和足以遮住乡间道路的大栗树相较之下，感觉上一点凉意都没有。

每当微风轻拂过全身，金田一觉得额头上的汗水几乎是被蒸干的。

从云场村回来之后，除非是特别闷热的天气，否则金田一在家里绝不会开冷气。

叶月听说了这件事，不禁笑道：“这样比较好。你们会渐渐习惯暑热，也不会流很多汗。我到云场村生活之后，也是这样慢慢习惯的。”

“叶月夫人，秋绘还好吗？”

美雪担心地问道。

“嗯，她很坚强。时雨过世后，秋绘小姐一天到晚哭，我还挺为她担心的……秋绘小姐真的是一个好孩子。只要有秋绘小姐留在朝木家，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离开？”

金田一和美雪不约而同地反问道，接着又不解地面面相觑。

叶月轻轻地点着头说：“我打算去向警方自首。”

“啊？”

金田一和美雪同时惊愕地叫出来。

“叶月夫人，你并不是凶手啊！”

金田一把整个身体转过来面对叶月，她也扭过身体看着金田一。

“金田一先生果然什么事都知道。”

“我想，杀死武藤先生的真凶应该是时雨。”

自从得知时雨的死讯之后，金田一一直没有对赤井刑警提过这个结论。

“那一天春子姑姑跟武藤先生发生争执而拿菸灰缸砸他时，春子姑姑确实是怀有杀意。

可是，武藤先生在危急之际闪开来了，以至于春子姑姑没能杀死他，反而还被武藤先生猛力一推，昏迷了好几分钟。如果我的推测正确，时雨当时从窗口看到所有经过，因此当她看到他们两人同时倒地的时候，便悄悄溜进独立房里。时雨或许认为春子姑姑和武藤先生都死了，其实那正是她的希望，因为时雨和春子姑姑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可是，春子姑姑只是轻微的脑震荡，而武藤先生左边头部的伤他不至于危及生命。于是，时雨想到春子姑姑或许以为自己已经将武藤先生杀害，那她干脆趁此机会给予武藤先生致命一击，然后把所有过失都推到春子姑姑的头上。我不知道时雨企图杀害武藤先生的

动机，不过，叶月夫人，你一定知道才对。”

一时之间，叶月沈默了下来。

金田一不放在心上，继续说道：“总而言之，时雨将这种可怕的想法付诸行动。她捡起春子姑姑先前用来打武藤先生的菸灰缸，朝着倒在地上的武藤先生的后脑勺重重一击。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犯罪手法，因为连春子姑姑都以为自己杀了武藤先生，然而知道真相的只有时雨一个人，因此这个真相绝对不会被人揭发。如此一来，一向与你跟时雨处不来的春子姑姑便会被警方逮捕，这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但是，时雨没想到事后却发生两个错误。第一是春子姑姑设计出脚印的诡计，企图将罪名推到你的头上，而另一个则是时雨从独立房离开时，刚好被你看到了。”

“金田一先生，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叶月十分佩服地望着金田一。

“一切经过就如同你所说的，你知道得那么清楚，好像你当时在现场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不，这大部分都是我的推测，所以当我得知时雨过世的消息后，便不再跟赤井刑警说什么了。我觉得光凭推测去一口咬定一个已经过世、不能提出辩驳的人是凶手，实在是一件相当没有人性的事情。”

“时雨一定很后悔，她深深感觉自己所做的是多么罪过，所以才会停止吃药来缩短自己的生命……”

叶月说着，声音不停地颤抖着。

她从皮包里拿出绢质手帕轻轻地擦拭眼角。

金田一将目光从流着泪的叶月身上移开，然后看着远方说：“当我听到叶月夫人在警察局里一直保持缄默的消息后，才开始怀疑时雨是凶手。这宗杀人案件的嫌犯共有四个人，就心理层面来讲，你绝对不可能是凶手。我想，剩下的三个人当中，会让你保持缄默而加以保护的一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时雨。再说，你那天一直待在朝木家里，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目睹时雨和这个案件扯上关系，然后采取某些不自然的行动。不过，当我后来知道设计那个脚印诡计的人是春子姑姑时，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你根本没有理由为了庇护她而保持缄默。于是，我不得不揣测，这宗杀人事件可能演变成原本A想推给B的罪行，却转嫁到C身上的双重构造。”

叶月一面听着金田一推理，一面不断地点头。

金田一看到叶月这个样子，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完全正确。

可是，有一件事情还是让金田一想不透。

（时雨为什么要杀害武藤先生呢？这会不会跟刚才叶月夫人提到的自首一事有关……）

金田一决定向叶月问个明白。

“叶月夫人，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武藤先生的手上？”

叶月那原本沈稳的表情，瞬间起了剧烈的变化。

由此可见，金田一的问题虽不中亦不远矣。

“刚才你说要去自首，难道武藤先生知道你犯了一个必须向警力出面投案的罪？武藤先生是不是拿这件事来威胁你，所以你才不得不跟他发展一段类似爱人的关系？果真如此，我可以想像时雨潜藏在心里对武藤先生的恨意有多强烈。”

“金田一先生，你说的没错。”

叶月的脸上浮起一抹令人看不透的神情。

“那个男人确实握有我的弱点，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肆无忌惮地做出让我不能反抗的事情……”

叶月几乎说不下去，但她依然缓缓道出事情的始末。

“实际上，朝木冬生并不是真的想娶我，他要的是我的女儿--时雨。朝木冬生想将时雨那身像他烧制的陶器一般白皙的肌肤据为己有，才会跟我结婚。”

叶月的身体不停地颤动着。

金田一也被一股不断涌上来的厌恶感，激起浑身的鸡皮疙瘩。

“那一天，虽然才时值三月，可是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我……我帮在烧陶的朝木冬生送冷饮过去，结果却听到工作室里传来哭泣声……那是时雨的声音，我听得出来她的哭声十分痛苦，并且极力压抑着……我原以为是时雨做了什么错事，才会被朝木冬生骂到哭。可是，当我从门口往里面窥探，才发现时雨竟然赤裸着身子，而朝木冬生……他……”

“够了！我不想再听了。”

金田一忍不住阻止叶月说下去。

美雪则紧咬着嘴唇，不发一语。

叶月沉默一阵子，然后失神地任视线在半空中游移。

原本一直鸣叫的蝉从他们头顶上的阔叶树飞走，仿佛在提醒叶月，让她重新开口说：“我愤怒地抓起一旁的铁具，用力往朝木冬生的头上一敲……当时他的头整个裂开来，血水也飞溅而出。等我恢复意识时，朝木冬生已经死了。”

我原本想向警方自首，然而此时那个男人……

武藤恭一却出现了。

他看着全身赤裸的时雨、浑身是血的朝木冬生，以及手里拿着凶器的我说：『你不用去自首，这个男人被杀死是应该的。』

武藤主张利用秋绘小姐在东京上学不在家的时候，把朝木冬生的死设计成不慎坠落致死的意外事件。

按照武藤恭一的剧本，朝木冬生是从工作室后面的房间掉下来，他的头刚好撞到地面而死。

这些话简直是恶魔的催眠曲，可是我竟然听进去了！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一脚踏进深深的泥沼中，任凭武藤恭一摆布。

我实在太傻了，如果当时毅然决然去自首，时雨也不会杀人……

不！

我嫁给朝木冬生就已经是个错误……

时雨为了我，任凭朝木冬生那样凌虐她，她一直……

一个人默默承受痛苦……

“说到这里，叶月已经泣不成声了。金田一和美雪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在她身旁。夏末的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天空仍然一片晴朗，可是和云场村的天空相比，看起来好像晦暗了几分。（是因为都市的空气比较脏，或是因为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

远处响起茅蚬的叫声，那是一种等待暮色远去的美丽鸣叫声，而且说不定正是刚刚从他们头顶上飞走的那只蝉所发出来的。金田一在心中对着不见踪影、只听得见歌声的蝉说：（嗨！你是怎么度过生命中最后的那两个星期？

你是快乐地唱歌，怀着满足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吗？嗨……)

尾声

“阿一，起床！”

金田一的母亲用高八度的声音在楼下叫道。

“好……”

金田一懒懒地应了一声。其实他只是做做样子，根本没有要起床的意思。因为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金田一决定要好好睡个够。这是金田一昨晚玩电动玩具--“生物危害二”到半夜三点时所做的决定。”

“阿一！”

金田一的母亲又在楼下催促道。(真是的，好梦正做到一半哪！)金田一用两手捂住耳朵。

“阿一！”

没多久，突然有人在金田一的耳边大叫。

“哇！”

金田一吓得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

“伯母，阿一已经起来了。”

美雪对着楼下大喊。接着，她又狠狠地瞪着金田一说：“真是的，你想睡到什么时候啊？”

金田一一边揉着惺松的双眼，一边不悦地说：“搞什么嘛？你怎么随随便便闯入我的房间？更何况今天还是暑假哦！你要拖我去上学得等到明天。”

“谁要拖你去上学？是因为有人寄了一件很棒的东西给我们，我才会过来找你的。”

美雪说着，将抱在怀里的快递包里展现在金田一面前。

“『小心易碎』……那是什么东西啊？是煎饼吗？”

“笨蛋！煎饼哪算什么易碎物？”

美雪在金田一的头上敲了一记。

“煎饼也会碎呀！”

“不是啦！哪，你看！”

美雪指着包里上面贴着的寄货人姓名。

“秋绘？是秋绘寄来的东西？”

“是啊！”

“是什么宝贝？”

金田一倏地起了身。

美雪打开瓦楞纸箱，拿出一个用发泡树脂包起来、上面写着“送给金田一一先生”的东西。

她慢慢将它拆开来，取出一个白色的大汤碗。

“好漂亮哦！”

美雪忍不住赞叹着。

这个汤碗正是用朝木家的土壤烧制而成的白色陶器。

此外，瓦楞纸箱里还有一个标明“送给七濑美雪小姐”字样的小汤碗。

“这是秋绘烧出来的作品耶！你看，汤碗的底部还有秋绘取的艺名。”

美雪把汤碗翻过来给金田一看，只见上面刻着“秋雨”两个小字。

“秋雨……”

金田一定定地看着汤碗底部。

“秋绘一定很想念时雨吧！”

金田一一边说，一边把窗户打开来。

顿时，微微带着凉意的初秋微风轻抚着金田一的脸颊，然后一溜烟似地窜进房里。

雷祭杀人事件完。

共犯 X“交换杀人？”

金田一边说边将叉子搁到盘子上。

“阿一，你先把东西吃下去再说话嘛！你看！你吃一半的饭都快从嘴角喷出来了！哎呀！真是的……”

美雪一边用纸巾擦拭金田一的嘴角，一边抱怨道。

“美雪，你真罗嗦耶！你自己赶快吃啦！”

金田一像个婴儿般任由美雪帮他擦嘴巴，然后将嘴里的饭和肉一口吞下去。

接着，他询问坐在对面、正抽着饭后一根菸的剑持警官说：“交换杀人是不是凶手和共犯交换彼此想杀死的人？”

“没错。”

剑持警官边说边吐出一个烟圈。

“乍听之下，这个想法或许相当愚蠢，然而事实上，让一个没有杀人动机的共犯，去杀死自己想杀的对象，如此一来，警方若想从动机这条线索来寻找嫌疑犯时，便会显得困难重重。不过，话说回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真实案例呢！”

金田一又用叉子串起盘子上的肉送到嘴边，同时开口说道：“既然其中一名凶手已经落网，那何必还要我出马？只要让凶手供出共犯是谁就可以结案了。哪，在昏暗的侦讯室里把灯光对准嫌犯，等到天快亮时再问他：『想吃炸猪排吗？』”

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老兄。

“”金田一，你电视看人多了。

“剑持警官瞪了金田一一眼。”

就是因为没有效果，所以我才会请你到 FamilyRestaurant 来吃午饭啊！

“”没有效果……

怎么可能？

“话声刚落，一块肉就从金田一的嘴边掉了出来。”

阿一！

“美雪满脸不悦地叫道。她对于金田一的礼仪问题，似乎看得比杀人事件还重要。剑持警官带着微微呆楞的表情看着这对青梅竹马，随即将抽了一半的菸熄掉说：“金田一，虽然你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可是看起来就像一无是处的小鬼头，而我却还非得要你帮忙不可，我真是没用啊！唉……赶快吃、赶快吃！喂！认真听我说……”

接着，剑持警官便将整件凶案的来龙去脉详述一遍。

这宗骇人的交换杀人事件是发生在东京都内屈指可数的私立高中。

被害少女濑川奈奈子是这所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至于被逮捕的凶手则是和她同校的三年级学生--三岛由里绘。

濑川奈奈子是在回家途中，不幸在公园里遭人杀害的。

三岛由里绘在杀害濑川奈奈子时，刚好被她的女同学从树丛中看到这一幕。

警方根据那名目击证人的说词，在案发后的隔天便将三岛由里绘逮捕。

“说也奇怪，那名目击证人晚上九点跑到公园的树丛里干什么呢？哎呀！反正不管怎样，三岛由里绘自己都俯首认罪了。后来，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死者和三岛由里绘虽然读同一所学校，但是她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情。警方再三讯问三岛由里绘，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宗凶杀案就是交换杀人事件。”

剑持警官喃喃说道。

“既然是交换杀人事件，那应该还有另一名受害者吧？老兄。”

金田一问道。

“没错。在一个星期之前，三岛由里绘想杀害的情敌--中岛留美无故失踪了。根据三岛由里绘的供词，那可能是交换杀人的共犯所做的。三岛由里绘一开始是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答应交换杀人计画，可是在获知共犯已经依约行事，她认为自己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下定决心动手杀人。”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那个中岛留美后来也被杀死了？”

金田一狐疑地问道。

“没有。三岛由里绘被逮捕之后，中岛留美突然出现了。其实她只是被人用药物迷昏，监禁一段时日而已。”

剑持警官重新点燃了一根菸。

“啊？难不成那个共犯一开始就不想玷污自己的手，而是利用别人来达到杀人的目的？”

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的美雪突然大声问道。

“大概吧！”

剑持警官微微点头。

“太过分了！这么一来，三岛由里绘不是被共犯利用了吗？虽然三岛由里绘杀人不可原谅，但是那个共犯把她逼到无路可走更是可恶！阿一，你说对不对？”

美雪转头询问金田一。

“没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岛由里绘为什么不供出共犯的真实身分呢？因为那个共犯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任务，很明显地背叛了她。照一般常理推断，三岛由里绘应该会愤怒得要发狂，而一状把那个共犯供出来才对啊！”

金田一不解地猛搔头。

剑持警官轻叹口气，同时吐出一个烟圈。

“那是因为三岛由里绘根本不知道共犯的真实身分。”

剑持警官边说边皱起眉头。

“不知道共犯是谁？”

金田一蹙紧眉头问道。

“嗯。不要说不知道共犯的姓名和长相，三岛由里绘甚至连对方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呢！”

“哪有这么离谱的事情？他们不是都已经谈好要交换杀人了吗？”

“这就是这个案件最诡异的地方。”

这时候，女服务生来收拾餐具，剑持警官趁机跟她点了三杯饭后咖啡。

随后，剑持警官将身子往前一探，小声地说道：“这宗交换杀人案的起源，可能是三岛由里绘写在课桌上的涂鸦。”

“涂鸦？”

金田一困惑地歪着头。

美雪却忽然击了一下掌说：“我知道！我也经常在物理教室或音乐教室……的课桌上涂鸦。有时候使用同一张课桌的人还会互相通信呢！”

“没错，就是这样。三岛由里绘就读的高中是私立名校，因此校方特别为学生们安排电脑实习课程。三岛由里绘在上电脑课时，因为太无聊想打发时间，因此在电脑教室的课桌上，无意中写下一句『真想杀死那个女人』，而让她与共犯……姑且称为x吧！两人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说到这儿，剑持警官把身体深深地窝进椅子里。

根据三岛由里绘的供词，她开始跟x藉着课桌进行沟通，大概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刚开始，x便以心有戚戚焉的形象，和对情敌燃着熊熊怒火的三岛由里绘取得共识。

后来，x向三岛由里绘坦承自己也有一个恨到非除之而后快不可的对象。

不只如此，率先提出交换杀人计划的正是x。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三岛由里绘和x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决定合作杀掉对方怀恨已久的对象。

后来，三岛由里绘参加体操社外宿旅行的期间，她的情敌--中鸟留美突然失踪了。

“原来如此。于是，三岛由里绘认定x已经遵守约定，因此自己也只好动手杀死x所憎恨的对象，是这样子吗？”

金田一说着，把送来的咖啡送到嘴边。

“就是这么一回事。三岛由里绘根本不知道自己完全陷入x设下的陷阱中。”

剑持警官状似惋惜地摇摇头。

此时，美雪十分得意地探出身子说：“剑持警官，据我所知，使用同一张课桌的人并不多，应该很容易就可以锁定哪些人有嫌疑才对。”

剑持警官一听，不禁笑道：“哈哈！美雪，你挺机伶的嘛！”

剑持警官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也已经仔细清查过，那所高中一共有十二个班级要上电脑实习课。不过，三岛由里绘的座位是在教室角落的最后一排，因此使用同一张课桌的人并不是很多。我们调查之后发现，竟然只有三个学生跟她使用同一张课桌！”

“只有三个而已啊！既然如此，老兄，只要清查这三名学生是否有杀人动机不就得了，譬如查出谁曾经和濑川奈奈子交往过……”

金田一话还没说完，剑持警官就插话进来说：“不行！用一般的调查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次调查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再说这三人也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上，和三岛由里绘使用同一张桌子而已，我们根本不能深入追查，更不能强行把他们押到警察局去讯问。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的话，说不定会对无辜的高中生造成不良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只能旁敲侧击，或是故作无意地询问导师这三名学生的日常行为。”

剑持警官无奈地说。

“就算这样，警方也总该查出一些端倪吧！赶快说来听听。”

金田一焦躁地催促道。

“嗯。第一个是一年级的男学生--有吉淳平，他跟死者濑川奈奈子是同年级的学生。不过，有吉淳平是一个相当老实的男学生，他跟爱玩的濑川奈奈子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交集。

有吉淳平的成绩中下，最大兴趣就是打电动玩具。啊！金田一，他跟你还满像的。”

剑持警官挖苦地说道。

“拜托，老兄，我只是……”

“算了、算了！阿一，先听下去嘛！”

美雪赶紧安抚金田一。

“啐！那么其他两个人呢？”

“第二个是三年级的女学生--大冢茉莉。后来，我看过大冢茉莉的照片，才发现她看起来有点像年轻时的岩下志麻，算得上是一个小美人。”

“岩下志麻……老兄，说重点！”

“大冢茉莉跟死者既不是同年级的学生，两人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不过……”

“不过怎样？”

“从某方面来说，濑川奈奈子和这个大冢茉莉倒是满相似的。她们从服装、发型到言谈举止都很像……或许最近的女高中生都是同一个样子吧！”

金田一听到剑持警官说出这番感慨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老兄，你别忘了自己已经是 LKK 一族了。”

“阿一，太失礼了。”

美雪用力捏了一下金田一的手臂。

金田一只好收起笑脸，正经八百地问：“那么，最后一个人怎么样？怎么净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

说完，金田一无趣地啜起咖啡。

剑持警官见状，也耸着肩说：“没错，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讯息。最后一个也是三年级的女学生--岛本美和。表面上看起来，岛本美和跟死者好像也没有什么瓜葛。若要勉强牵上线，那只能说她们都是从同一所国中毕业的。岛本美和是一个非常平凡的高中女生，成绩是中等程度。她的人际关系很好，朋友相当多，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跟濑川奈奈子有关系。”

“这么说，要从动机来锁定嫌疑犯，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喽？”

金田一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接着又说：“老兄，三岛由里绘一个星期要上几个小时的电脑实习课？”

剑持警官快速地翻阅黑皮记事本，然后抬起头来回道：“三岛由里绘是在每星期二的第二节上电脑实习课，而且一个星期只上一个小时的课。”

金田一听了，微微点一下头。

“对了，那三个使用同一张课桌的学生呢？”

“这个嘛……有吉淳平是在每星期二的第四节上电脑实习课；大冢茉莉是每星期三的第一节课；岛本美和则是在每星期一的第四节课。在三岛由里绘和 x 藉着课桌通讯约三个月期间，这三名学生上电脑实习课的时间都没有变动过。”

剑持警官解释道。

“x 和三岛由里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真的都只有靠着课桌上的涂鸦来联系吗？”

金田一狐疑地问道。

“嗯，三岛由里绘是这么说的。”

“这样啊……”

说完，金田一开始陷入沈思中。

剑持警官和美雪交换一个眼色，两人很有默契地不再出声。

因为此时的金田一就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而是一个智商一八、具有惊人推理能力的天才侦探。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剑持警官渐渐耐不住性子，于是把手伸向还没有动过的咖啡。

就在这当儿，金田一忽然开口说：“老兄，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金田一那双睁得老大的眼睛，散发出澄澈明亮的光芒。

剑持警官见状，不由得把身体往前探。

“金田一，你想到什么了？”

“没什么。你先告诉我，目前有嫌疑的那三名学生的不在场证明情况如何？”

“不在场证明？啊，你等等。”

剑持警官赶紧查阅笔记本里的资料。

“濑川奈奈子被杀害的时候，大冢茉莉刚好在夜游之后的回家途中，至于岛本美和当时则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总而言之，案发当时只有那个一年级的男学生--有吉淳平拥有不在场证明。根据警方调查，有吉淳平当时正在朋友家玩电动玩具，所以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 x 监禁中鸟留美时的不在场证明的情况又如何呢？”

金田一追问道。

剑持警官十分得意地回望着金田一说：“关于这一点我也查得很清楚。中鸟留美是在星期日被绑架的，当时大冢茉莉一个人在外面游荡，因此可以说没有不在场证明。此外，中鸟留美被绑架时，岛本美和刚好到城里去逛街。根据我们暗地里调查，岛本美和经常光顾的一家服饰店店员确认当时的确有看到过她。虽然岛本美和的不在场证明不是很完美，但姑且也算可以成立。”

“那个有吉淳平的不在场证明呢？”

“哦，有吉淳平的不在场证明可就非常完美了，因为当天他参加了话剧社到长野的外宿活动。后来，我询问过话剧社的顾问老师，才知道那一天有言淳平都忙着制作道具布景，根本没有时间回东京去。”

这时，剑持警官像想起什么似地提高音调说：“啊，对了，金田一，你以前不是也曾经参加过话剧社吗？看起来，这个有吉淳平跟你是愈来愈像了。哈哈……”

“胡扯！”

金田一将脸转到一边去。

见状，剑持警官只好收起笑脸。

“不过，话说回来，从你以前解决过的案件来看，有时候不在场证明根本没什么用，说不定他们的不在场证明隐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诡计……反正我们一定要继续搜寻更多的资料才行。”

可是，金田一竟然摇着头说：“老兄，没有那个必要。”

“你说什么？”

剑持警官讶异地瞪大眼睛。

“我现在很想去三岛由里绘就读的学校看看。”

说着，金田一一古脑儿地站起来。

剑持警官依然瞪大双眼望着金田一。

“喂！你是说现在去吗？”

剑持警官边问边抬起屁股。

“当然。”

“可是，我还没有喝咖啡耶！”

剑持警官露出为难的表情。

“老兄，等你喝完咖啡，我就来不及上下午的课了。”

“好吧！”

剑持警官站起身来说道。

这时候，美雪猛然拉住金田一的手臂说：“阿一，下午的数学课不是要举行随堂测验吗？如果你再不参加考试，依你目前出席的状况来看，肯定会留级的哦！”

“你放心，我一定会乖乖去参加考试的。不过在这之前，我非得解开这宗交换杀人案的谜题不可。”

金田一信心十足地看着美雪。

“我以爷爷的名誉做赌注！”

他们穿过华丽的石砌校门，来到美仑美奂的校园里。

在绿意盎然的校园里，除了种满高耸参天的针叶树之外，四周还布满了争奇斗艳的鲜花。

这所私立名校不只在硬体设备跟金田一和美雪就读的不动高中不同，连上课时间的分配也不一样；或许是早上的课还没有上完，因此现在只有零零落落的几名学生在校园里走动。

此外，这所学校的校舍打扫得非常干净，不像不动高中的地砖总是斑斑驳驳，而且走廊上的日光灯也经常明明灭灭的。

不过，尽管这里是私立名校，墙壁上还是到处都有学生们的涂鸦。

(高中生会做的事情好像都差不多。)

金田一跟在剑持警官和教务主任后头走，不时抬头看着墙壁上的涂鸦。

文也，我爱你！

紧急招募女朋友！

请速来信。

让我们一起拒上面头的课！

(“面头”应该是某位老师的绰号吧！)

金田一不由得歪着头，想像那位老师的长相。

(一定长得很像河马……)

金田一忍不住窃笑起来。

(这些涂鸦原本都是用来消磨时间或抒发心情的，可是共犯 x 却利用涂鸦来进行杀人计画……共犯 x 实在太卑鄙了！)

这时候，美雪用手指戳了戳金田一的侧腹说：“阿一，好像是这里。”

金田一抬头一看，只见木制的门上标示着“电脑实习室”这几个字。

“请进。”

教务主任一面催促，一面推开教室门。

只见一位看似老师的男人绕过一张又一张并排在一起的课桌，好像正在做什么工作。

“老师，打扰你了。”

剑持警官先打了声招呼，随即招手示意要金田一和美雪进来。

老师看见金田一等人先是楞了一下，待剑持警官说明来意之后，才扬起嘴角微微一笑。

“剑持警官，那位老师在做什么？”

美雪小声地问道。

“我想那些课桌上的电脑设备大概都很名贵，所以每次一上完课，老师就会将课桌的上盖拉起来，把电脑收进桌子里面。”

剑持警官轻声回答。

“哦。”

金田一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同时注意着老师的一举一动。

事实上，这间电脑实习室里的每一张课桌都附有活动上盖，只要将上盖拉起来，整套电脑设备便会自动收进桌子里。

剑持警官迳自走到教室一角，然后指着课桌说：“三岛由里绘和共犯 x 就是利用这张课桌，来达到联系的目的。你们看，当我把上盖一掀开，整部电脑也就跟着现出来。”

金田一凑上前一看，只见电脑萤幕的正下方桌面，好像被人用橡皮擦擦拭过好几次，比其他地方来得干净许多。

“正如你所看到的，除了上课的时间之外，这些电脑都会收到桌子里面锁起来，因此我们才会把嫌疑犯锁定在那三名学生身上。”

剑持警官看着金田一专注的脸庞说道。

“嗯。”

金田一点点头，双眼不停地扫视其他课桌，才发现每一张用灰色树脂制成的课桌上都有很多涂鸦。

这一刻，金田一仿佛可以听见学生们因无聊而打呵欠的声音。

“老兄，这张课桌上总该留有一些指纹吧？”

金田一回头询问剑持警官。

“当然。”

剑持警官定定地看着金田一。

“在校方的配合下，我们首先采集所有进出这间教室的学生指纹，然后再采集留在这张课桌上的指纹。最后，我们一共检测出九个人的指纹，同时也查出他们的真实身分。这九枚指纹都是学生留下来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三名涉嫌的学生。”

剑持警官清楚地解释道。

“是吗……既然如此，我想大概错不了了。”

金田一喃喃地自言自语。

“什么错不了？”

剑持警官不解地问着。

“我知道共犯 x 是谁了。”

“真的吗？”

剑持警官和美雪难以置信地面面相觑。

“嗯，我已经找到让共犯 x 身分曝光的有力证据了。”

“那、那么，金田一……”

剑持警官讶异地张大嘴巴。

金田一自信地点着头，露出会心的一笑说：“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

“喂，金田一，共犯 x 到底是谁嘛？”

剑持警官不断逼近金田一。

金田一一面避开剑持警官那巨大的身躯，一面卖关子地说：“哎呀！老兄，你别猴急嘛！在我揭开谜底之前，难道你不想先用消去法想想，那三名嫌疑犯中哪些人最不可能是共犯 x 吗？”

说着，金田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消去法？”

剑持警官不解地歪着头。

金田一斜睨了剑持警官一眼，随后开始进行推理。

“首先，在凶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都不可能是共犯 x。”

“啊？为什么？阿一。”

美雪困惑地问道。

一旁的剑持警官也百思不解地歪着头说：“一般而言，拥有不在场证明的人不会是凶手，这种说法远比较容易教人信服。可是，金田一，你怎么反而先把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从嫌疑犯的名单中剔除掉呢？”

金田一听了，不禁笑道：“如果照一般的杀人案来看，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过，现在是一桩交换杀人案，所以只要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要交换杀人』，答案很快就会浮现出来了。”

这会儿，金田一看到剑持警官和美雪仍然露出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模样，只好试着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

“共犯 x 一定很想致对方于死地，而不是一时冲动才想出交换杀人这个计画的。由此可知，共犯 x 一定拥有相当强烈的『杀人动机』。于是，共犯 x 让完全没有杀人动机的三岛由里绘，代替自己去杀害心中最恨的濑川奈奈子。也就是说，他们互相交换彼此想杀害的对象，这样就会发生两起『没有动机的杀人事件』，当然警方在搜证上便会倍加困难。对了，老兄，你认为警方在侦办这个案件时为什么会不顺利呢？”

剑持警官思考一会儿，旋即缓缓开口说：“这是因为交换杀人时，有动机的真凶会设下不可能犯罪的诡计，而让共犯去杀人……啊！我懂了，原来如此……”

剑持警官话还没说完，金田一便接下去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大家茉莉或岛本美和其中一人是共犯 x，那么在命案发生的那一天，她们应该会捏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才对。可是，这两个人在濑川奈奈子被杀害时，一个在回家的途中，一个独自待在家里，看得出来她们根本没有捏造不在场证明的企图。这么一来，她们进行交换杀人计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原来如此，所以这两名女学生绝对不是共犯 x。”

美雪万分佩服地百点头。

“金田一，既然如此，共犯 x 是有吉淳平喽？”

剑持警官兴奋地问道。

“不，不是他。”

金田一用力摇着头否定。

“可、可是……”

“这一次跟刚刚的情况又要倒过来了，因为有吉淳平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所以他也不是共犯 x。”

“喂！金田一，以前不是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吗？有一些乍见之下相当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其实隐藏着超乎我们想像之外的诡计。”

剑持警官急切地说道。

只见金田一冷淡地摇着头说：“一个一整天待在长野帮忙话剧社布置道具的人，如果还有时间在东京绑架女高中生，而且能想出那简直像魔术般的诡计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用交换杀人的手法。有吉淳平只要善加利用诡计，然后捏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便可以亲自动手杀人了。再说，共犯 x 就是为了取得不在场证明，才会想出交换杀人的计画。老兄，你觉得一个可以用别的方法获得不在场证明的聪明凶手，会选择和别人交换杀人这种危险至极的方法吗？”

剑持警官沉默不语。

“嗯，有道理。阿一，你真棒！”

美雪交抱双臂，露出佩服到极点的神情。

“不过，阿一，既然如此，那么共犯 x 到底是谁啊？”

美雪急着想知道答案。

金田一将自己坐着的椅子往后一堆，倏地站起身来，然后将目光转移到教室里的某一处角落。

“就是那个老师。”

金田一肯定地断言道。

“啊？”

剑持警官、美雪和教务主任闻言，顿时都楞在当场。

金田一不理睬他们的反应，大声地宣告：“这位老师就是共犯 x！老师，我说的没错吧！”

老师慢慢转过头来，而那双原本不停地工作的手也变得僵硬起来。

他那张铁青的脸更加证明金田一的推理完全正确。

“为、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为……”

老师的嘴巴不停蠕动着，却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虽然老师还想为自己辩解，但金田一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证据就在于指纹。”

金田一大步走向老师。

这时候，剑持警官连忙制止金田一说：“喂、喂！等一下！难道你刚才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吗？警方已经调查过了，那张课桌上的指纹全是学生留的，根本没有这位老师的指纹。”

“没错！我们刚才也都看到了，每次一上完课，这位老师都会将课桌的上盖拉起来，让电脑收进课桌里面，最后还把它上锁。不过，令人觉得十分奇怪的是，为什么三岛由里绘的课桌面上面却完全没有老师的指纹？这不是太不自然了吗？”

金田一睁大双眼，直视着老师。

老师噤若寒蝉地垂着头。

“你大概也设想过万一交换杀人的计画失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如

果三岛由里绘遭到逮捕，她很可能会告诉警方这是一桩交换杀人的罪行。到那个时候，警方一定会来搜查这些课桌，自然也会采集到留在课桌的指纹。正因如此，你对课桌上出现自己的指纹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警方只要采集到你的指纹，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便会发现你有杀人动机。你一定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指纹留在那张课桌上。只可惜你聪明反被聪明误，竟然没有在三岛由里绘的课桌上留下你这个教室管理者的指纹！”

金田一一口气说明完毕。

此刻，老师将头垂得更低了。

“终于真相大白了。”

剑持警官轻松地呼一口气，然后拿起行动电话打回搜查本部，要求本部派人来对教室里的全部课桌进行指纹鉴定。

在这段期间，老师一直用两手托着下巴，不断地发出牙齿打颤的声音。

剑持警官向教务主任述说清楚之后，金田一随即打趣道：“剩下就是老兄的工作了……我想『炸猪排』差不多该上场了。”

“笨蛋！我不是说过你电视看人多了吗？”

剑持警官边说边走向不敢和他对望的老师。

“老师，请你跟我去局里做一下笔录。”

老师不发一语地点点头。

“他杀人的动机实在太无聊了。”

剑持警官看着大口咀嚼牛排的金田一，摇着头说道。

“事实上，那个老师患有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恋少女情结。死者濑川奈奈子在读国中的时候，那个老师好像是她卖春的客人。”

“真的啊？听起来真教人倒胃口！”

美雪把一块正要送进嘴里的牛肉放回盘子上。

“后来，濑川奈奈子上了高中，在偶然的机会上遇到那个老师，于是两人又开始『买卖』的行为。濑川奈奈子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根本不愁吃穿……唉！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那个老师也真笨，竟然会被濑川奈奈子拍下不堪入目的照片！为了继续保有老师的身分，他最后付给濑川奈奈子好几百万元才得以了事。警方根据老师的供词，在濑川奈奈子的房间里找出了一些足以构成杀人动机的底片。话说回来，这个共犯x的杀人动机还真是无聊。”

剑持警官将刀叉摆在吃得精光的盘子上。

“剑持警官，你怎么老是讲一些令人难以认同的话？那所高中可是私立名校耶！学生们的价值观应该不至于如此偏差才对。”

美雪质疑道。

“傻瓜！知名学校难道就没有偏差学生吗？再说，一个人的好坏也不该从偏差值来决定。”

说着，金田一大大地喝一口水，将嘴里的牛肉吞进肚子里。

“话是没错，不过，这种话从阿一的口中说出来，还真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美雪，她……”

金田一气得瞪大眼睛叫道。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对了，金田一，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老师

就是共犯 x？”

剑持警官疑惑地问道。

“就是我在这个餐厅里喝咖啡，听老兄说完电脑教室的状况之后。说老实话，当时我还不是很确定。”

“喂！说清楚一点。”

剑持警官忍不住把身体往前探。

金田一用手背擦拭嘴角，随即开口说：“因为电脑实习实在是一门很无趣的课，所以那间教室里的每张课桌上才会写满了涂鸦。但是除了凶手之外，那段交换杀人的涂鸦内容却没有被其他学生看到，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想那个老师可能是在开始上课之前，先把讯息写上去，然后等上完课看过对方的留言之后，马上将涂鸦擦掉。这么一来，这些涂鸦内容就不会被其他的学生看到了。”

“嗯，有道理。”

剑持警官对金田一的推理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金田一继续说：“学生们经常会往课桌上写一些谁爱谁之类的话，他们的心态摆明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是我自己使用的课桌，我一定会把每个角落的涂鸦都看得一清二楚才罢休。”

“你是为了要作弊吧！”

美雪故意扯金田一的后腿。

“哪、哪有！你乱讲……”

金田一急着辩解。

“这是事实！”

“你……”

正当金田一和美雪争辩不休的当儿，餐厅服务生前来收走餐具，随后送来了餐后咖啡。

一时之间，咖啡浓郁的香味溢满四处，也缓和了金田一跟美雪两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共犯 x 完。

DEMON 拖着十分沈重的脚步向前走。

事实上，他已经在雪深及膝的山路上，连续步行了四个多小时。

DEMON 是为了掩埋尸体才来到这座深山里，谁知道，最后却演变成始料未及的结果。

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照理说，在剧团里属演技派的他，三两下便可以 will 警察打发过去，而不会露出任何破绽。

(都是那只狗惹的祸！)

DEMON 忿忿不平地踢开绊住双脚的积雪。

可是，当一只野狗衔着尸体的手掌走出来时，DEMON 再也没有理由辩解了。

刹那间，DEMON 用预藏在背后的小刀，手脚俐落地刺向警察。

虽然警察浑身是血地倒地不起，却依然奋勇拔出手枪准备还击，这下子迫使 DEMON 不得不弃车逃亡。

DEMON 原本想逃往深山里藏匿，没想到却因突来的暴风雪而迷了路。

(现在警察一定聚集在山脚下，准备进行一场搜山的计画。

可是，照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警方一定也动不了。

至少这一点对我很有利。

我才刚开始享受杀人的乐趣，所以现在绝不能束手就缚。

仔细算一算，我这双手已经勒死了九个人，眼看要晋升到两位数字，偏偏在这个时候碰上狗屎运！)

DEMON 紧握拳头，手套里那双冻得快没有感觉的手还隐隐作痛。

(如果这次我能逃出去，一定要去整容，然后先找一份工作。等一切都稳定之后，我再来找地方好好杀人。用我这双手，用力地勒住对方的脖子.....)

一想到这里，DEMON 的精神不禁振奋起来，双脚又继续跨向前。

(我要去哪里呢？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前头自然会有落脚的地方。)

DEMON 如此坚信着，并勉励自己继续往深山里走。

不久，DEMON 从疯狂飞舞的白雪之间，看到一栋引人注目的红瓦屋。

他的嘴角忍不住微微往上一扬。

DEMON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奸邪狡猾的笑容，脚步也跟着加快许多。

“就快到了.....只要再一口气.....再一口气.....再.....”

2

“可恶！暴风雪一直下、一直下.....”

金田一没好气地挥舞着滑雪杖抱怨道。

这时，被滑雪杖挑起来的雪块刚好飞到金田一的脸上。

“哇！”

“阿一，谁教你擅自决定在滑雪场以外的地方停下来，害得我们落到这般田地。”

美雪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金田一。

“可是，缆车因为暴风雪来临而停摆了，如果我们再滑下去，就会离我们休憩的旅社愈来愈远。我原先以为既然是同一座山，那么从斜边穿过去应该也可以回到旅社才对。”

金田一一面解释，一面擦掉脸上的雪块。

“一般人根本不会这样做。”

美雪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会先滑到最底下，然后搭计程车或便车回旅社。总之，说来说去都得怪你，老是选择跟别人相反的方向走。”

金田一听，不停挥着手说：“啊！罗嗦、罗嗦！真倒楣！每次跟你出来旅行总是会遇到状况，不是遇难就是被卷入凶案中.....”

“喂！这些话应该是我讲的才对耶！上次不也是这样吗？你说要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滑雪，结果我们不但遇难，连暂时栖身的休息处也发生凶杀案.....”

美雪还没吐完苦水，金田一却像如获至宝般地插话进来说：“美雪，我们走运了！”

“阿一！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呀？”

“有啦、有啦！你看，那里有一栋别墅。”

金田一用滑雪杖指着斜坡下方的一栋红瓦屋。

“哎呀！我们刚才地经过好几栋别墅，可是那些别墅里根本没有人住，我想这栋别墅也一定是一间空屋。”

美雪沮丧地说道。

“不可能！你看那些冰柱。”

金田一不禁露出兴奋的笑容。

“冰柱？”

“没错。先前我们看到的无人别墅有那么大的冰柱吗？”

“好像没有。”

“这就对了！冰柱的形成，是由于屋顶上的积雪融化成水流下来，落到屋檐时被屋外的寒气冻结成一条条的冰柱。那栋别墅有那么大的冰柱，就代表屋子里面非常温暖，使屋顶上的积雪不断地融化，才会凝结成那么大的冰柱。”

金田一详细地解释道。

“嗯，你说的有道理。”

美雪点头表示赞同。

“走吧！我想那栋别墅里面一定开了热呼呼的暖气。”

金田一迈开大步向前走。

美雪望着那个总是能急中生智的青梅竹马的背影，忍不住笑开来。

“阿一！等等我！”

3

“对不起，打扰了。”

金田一搔着被雪濡湿的头发，同时将脱下来的雪靴丢在玄关处。

“哇！这玄关比我的房间还要大呢！”

金田一毫不客气地走到铺着高级地板的走廊。

“对不起、对不起！阿一，你至少也要把雪靴摆好吧！”

美雪一边抱怨，一边将金田一脱得横七竖八的雪靴摆好。

别墅主人见状，面带笑容地说：“请进来休息。今天屋里的客人不只有你们两位哦！”

别墅主人是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他用发油将头发全部往后梳，身上穿着闪闪发光的高级长袍。

“不只我们两个人？什么意思？”

金田一不解地问道。

别墅主人把手放在木门上，停下脚步说：“事实上，打从暴风雪来临开始就一直有客人上门。他们都跟你们两位一样，是来这边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的。说真的，这场暴风雪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呢！因为我原本也是想趁着冰雪融化之前来滑雪的。哎呀！全世界的气候果然都产生异常现象了。哈哈哈！”

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尴尬，金田一和美雪只好陪着干笑。

“不过，说也奇怪，虽然这一带有很多别墅，但是好像都没有人住。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栋别墅的话，说不定真的会冻死呢！”

金田一瞪大眼睛说道。

“这么说来，你们还真的满幸运的，因为我是在三天前才来到这里，而且先前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来了。以往每到冬天，我总会来个两、三次，每次都会待上一个星期以上……除了我这栋别墅之外，这一带的别墅到了冬天好像都没有人住，搞不好你们真的会被冻死哪！哈哈哈！”

对金田一和美雪而言，别墅主人的这番话并不好笑，可是基于礼貌起见，他们一边互望一眼，一边忙不迭地陪笑脸点头称是。

“请进来。”

别墅主人十分客气地请他们进入大厅。

“真漂亮！”

美雪才刚踏进大厅，便情不自禁地赞叹。

大厅里有好几根用大圆木制成的红屋梁，十分气派地摆置其中，而且地板上至都铺设着高级坚硬的木材。

此外，大厅的一角还以大型的观叶植物装饰。

每当暖气徐徐吹拂，那些脆绿的叶子便轻轻地摇曳生姿。

“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幅画耶！作者叫什么名字来着？应该是……巴塔利罗……”

金田一看着墙上的壁画，用力地回想着。

“是尤特利罗吧！他可是一位相当有名的画家呢！”

美雪笑道。

“对、对！就是那个尤特利罗。喂，这幅画大概值多少钱？”

“笨蛋！这是仿制品，真正的作品摆在罗浮宫展览。”

美雪小声地回答。

“什么？原来这是赝品啊？”

“嘘……小声点！”

美雪皱着眉头，急慌慌地走进大厅里，似乎想跟金田一保持距离。

“啐！”

金田一嘴里咕哝着，却将视线落到大厅内侧的铁铸壁炉上。

“哟！又有遇难者了吗？”

一阵高亢的男声猛地响起来，让金田一和美雪都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一位年约三十岁、身材拥肿的男人从皮革沙发上站起来。

“这两位客人看起来真年轻！你说是不是啊？火口小姐。”

火口沈默地望着金田一和美雪。

火口虽然坐在沙发上，但依然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

她的肩膀很宽，全身上下好像都是肌肉。

火口剪了一头短发，由于化浓妆的关系，五官显得相当分明。

(她是不是混血儿？从她的外表实在看不出真实年纪，大概有二十五岁吧！)

金田一好奇地打量着火口。

这时候，别墅主人换上一张正经的脸说：“欢迎大家莅临寒舍。”

说着，别墅主人深深地鞠了个躬。

“我是这一栋别墅的主人--恩田。待会儿我会送上一些热饮，请大家放松心情，好好休息。”

恩田离去后，那个肥胖的男人率先开口说：“你们两位请过来这边坐，这边温暖多了。”

他挪了一下肥硕的身体，空出一些位子来。

金田一见状，十分大方地说：“谢谢！看来我们都一样是天涯沦落人哪！哈哈……”

“阿一，你太失礼了！我们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对方又是长辈，你实在太不懂礼貌了！对不起、对不起。”

美雪在金田一的头上敲了一记，旋即频频向其他人道歉。

金田一丝毫不予理会，他将濡湿的雪衣丢到地上之后，又大刺刺地将屁股对着壁炉。

“好温暖哦！美雪，你也赶快过来烘一烘啊！”

“阿一，你真丢脸！”

尽管美雪的嘴巴上这样说，可是随即也被炉火的温热吸引，忍不住开始烘着她的屁股。

“我猜你们一定也是在滑雪途中迷路的，对不对？”

胖男人微笑地问道。

“是啊！都是因为她的缘故。”

金田一用手指着美雪，美雪的五爪功立刻迎了上去。

“都是你害的！”

“好痛……我只是开玩笑嘛！”

“哈哈！你们真是有趣的一对。”

火口被他们两人给逗得笑了出来。

“坐下来吧！看样子，这场暴风雪不会那么快停，我们可能要在这栋别墅待上好一阵子。既然如此，大家来交个朋友吧！”

火口露出白皙的牙齿笑道。

胖男人一听，马上点头说：“是啊！大家能相识还真是有缘。哪，这位美丽的小姐叫火口雪子，火山口的火口，雪之子的雪子。”

“你们两位是朋友吗？”

美雪看到胖男人一副熟稔的模样，忍不住开口问道。

“哈哈！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胖男人说完，火口又补上一句：“没错！我们两个完全不相干。”

尽管如此，胖男人依然毫不在意，迳自口沫横飞地说：“火口小姐的车子陷在雪堆里动弹不得，所以她才会来这里避风雪。我则是来登山健行的，谁知道走着走着就被暴风雪给困住了。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是个晴天，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带……原本还以为这次死定了呢！”

哦，对了，我是万田光男，一万、两万的万，田地的田，发光的男人的光男，请多多指教。

我目前是一个喜戏演员，不过没什么名气。哈哈！”

“你是喜剧演员啊？好厉害哦！那么你上过电视吗？”

美雪好奇地问道。

只见万田张大了嘴巴，露出那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笑说：“哈哈！没有、没有！我只有在剧团里表演。说老实话，我几乎是靠兼差打工所赚的钱来糊口……咦？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

“嗯，好像有。”

美雪边说边站起来，往玄关的方向窥探。

“难不成又有客人来了？”

万田缩起脖子，口中喃喃自语。

过一会儿，恩田将放了五人份咖啡的餐车推进来，同时还带来一位新客人。

“各位，我们又增加一位新的客人。我听这位客人说，他是因为滑雪撬偏离了滑雪场而迷路，最后才会来到这里的。”

恩田带着复杂的笑容，回头看着身后的那名高大男子。

那个男人看起来大约二十来岁，身上穿着一套非常素的灰色衣服。

除了坐雪橇需要戴的手套之外，他看起来就像是工厂里的作业员。

那名男子将覆满白雪的头压低，然后缓缓开口说：“我的运气实在太差了，一个不留神就完全搞不清楚方向。对了，我姓凤，叫凤辰马，请大家多多指教。”

恩田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咖啡放在桌上，一边说道：“天快黑了，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客人上门。而且在暴风雪停止之前，铲雪车也一定来不了。万一情况差一点的话，搞不好我跟大家都要在这边困个两、三天，所以请大家好好相处吧！”

“困在这里啊？”

有人不禁喃喃嘟哝着。

金田一听到这句话，不由得把视线移向窗外。

只见窗外满是狂舞的飞雪，以及足以令人窒息的昏暗。

“对了，你们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万田微笑地看着金田一和美雪两人。

美雪立刻回道：“哦，我是七濑美雪，旁边这位则是我小时候的玩伴--金田一一。”

“大家好。”

金田一将奶精倒进咖啡里，无精打采地说道。

美雪看见金田一这副懒洋洋的模样，忍不住狠狠地瞪他一眼。

“金田一……你跟以前一个名侦探的姓一样耶！”

凤辰马若有所思地说道。

美雪马上代替金田一回道：“嗯，其实他就是那位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

就在这一瞬间，金田一感受到一股腾腾的杀气正袭向自己。

尽管如此，金田一却感觉不出这股杀气是发自于何人身上。

4

DEMON 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

(在这种深山里的别墅，而且又是吹着暴风雪的日子里，没想到除了我之外，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因迷路而闯进来！

我要小心一点，否则万一事迹败露的话，我根本无法制伏这么多人。

总之，在天亮之前，我只要乖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等到半夜，这些人全部睡着之后……)

DEMON 不断地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落在美雪的身上。

(如果我把手指头嵌进她那纤细的脖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绝不能粗心地压迫到她的颈动脉，否则她一昏过去，我就不能看到她露出痛苦的表情了。

我要勒住她的喉头，堵住她的气管，然后让她渐渐无法呼吸……)

光是这样想像，DEMON 的一颗心就不禁兴奋地怦怦乱跳。

(干脆趁这些人睡觉的时候，把他们统统杀掉。

不行！

这样太无趣了。

对了，不如模仿推理小说中的剧情：一群人被暴风雪困在深山里的别墅中，每天早上总会发现一具尸体嗯，这样进行比较有趣。

再说，现在还有一个自称是名侦探的孙子在场，一切就会变得更有意思。
等大家都睡着之后，先把别墅的主人解决掉，然后……)

DEMON 偷瞄了美雪一眼。

(如果美雪被杀害，那个金田一会有什么反应呢？真是令人期待啊！)

DEMON 的视线在半空中游移了一会儿，旋即定在金田一的身上。

“对了！”

刹那间，金田一将咖啡杯放回桌上，一百脑儿地站了起来。

5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

金田一快步走向电视机。

万田也点头附和道：“对哦！我也想看看天气预报怎么说。因为我的假期只到后天，如果这场暴风雪再不停止，那我就准备回家吃自己了。”

“但是在这种深山里，电视可以接收到讯号吗？”

万田疑惑地问道。

“当然收得到讯号喽！不然这一台电视机是放假的吗？”

恩田苦笑地说。

“嘻嘻！说的也是。”

火口像嘲笑万田的愚蠢似地发出笑声。

“火口小姐，你是在嘲笑我吗？难道火口小姐讨厌我？唉！真令人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跟你发展出一段恋情……”

瞬间，火口仿佛要打断万田的话题似的，用力将咖啡杯放到桌上。

“万田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安静一点？我正在为车子陷在雪堆里大伤脑筋，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火口小姐，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嘛！我是看到大家被困在这里，心情都十分不好受，才会想说些轻松的话让气氛变得热络……”

“正在播报新闻哪！你们看。”

金田一为了化解万田和火口的唇枪舌战，于是故意大声叫道。

所有人的视线果然都不约而同地望向电视。

此刻，电视上的男主播正在播报当地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

“这场暴风雪什么时候会停呢？”

正当金田一喃喃自语时，电视上的另一位女主播带着紧张的口吻说：“现在为大家插播一则刚刚收到的消息。”

这时候，电视画面上出现一行斗大的海报字：丧心病狂的杀人魔刺杀警察之后逃到白鹿山里！

“啊！白鹿出不就在这附近吗？阿一，把声音开大一点。”

美雪催促道。

金田一马上转大音量，女主播清亮的声音也跟着响起：“涉嫌分案的凶手在刺杀一名警察之后，逃进白鹿滑雪场附近的山区。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凶手是长野县的剧团演员——出门章一……”

女主播的话还没说完，电视画面突然变成一片黑。

“对不起，我不小心碰到了遥控器……”

火口一面道歉，一面弯下腰去把掉到沙发下的电视遥控器捡起来。

“对不起。”

火口惊慌失措地按了好几下遥控器，于是电视上又出现杯面广告的画面。

面。

“不是这个频道。”

金田一摇着头说。

“哦。是哪个频道？”

火口疑惑地问道。

“这个嘛……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请你转转看。”

“好。”

火口不停地转换频道，好不容易才又看到女主播的影像。

不过，女主播早已将杀人魔的新闻播报完毕。

“哎呀！刚刚的新闻都已经播完了。”

金田一十分气地抱怨道。

火口一听，不禁嘟起嘴巴说：“有什么关系嘛！反正杀人魔又与我们无关。”

“可是，白鹿滑雪场刚好在这一带耶！再说，我们从滑雪场滑过来，一路上除了这栋别墅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人在，所以说不定那个杀人魔也会误闯到这栋别墅来呢！”

大家都被金田一这番话给吓得楞住了，只有凤辰马摇头否定道：“金田一，那不太可能发生吧！一般而言，逃犯总是会选择藏匿在无人的空屋中，根本不会笨到跑来这里才对。”

“或许杀人魔看到那些无人的空屋里没有灯火及食物，担心度不过这种严寒的天气，才会打消躲在空屋中的念头。更何况，我看那几间空屋的门窗都紧紧深锁着，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闯进去的。”

凤辰马被金田一这么一反驳，有些不悦地说：“金田一，我想你是推理小说看太多了。”

我了解你被困在这里，难免会感到不安……”

“算了啦！管他是逃犯还是杀人魔，只要我不让他进来别墅里，不就没事了吗？”

恩田插话进来缓颊。

“话虽如此，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杀人魔长什么样子，搞不好一不小心就让他闯了进来……而且说不定他早已经混进来了。”

一时之间，火口这番话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诡异。

“火口小姐，你是什么意思？”

万田那双细小的眼睛里闪着锐利的光芒。

“推理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呀！一群互不相识的男女被暴风雪困在山庄里，后来却发生凶杀案。尽管凶手在这群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

“搞什么嘛！”

突然间，坐在电视机前面的金田一大声叫道。

“怎么了？别吓人好不好？”

火口拍拍胸脯说道。

“电视……收不到讯号了。”

金田一定定地看着黑画面。

“一定是天线被暴风雪打断了。”

恩田苦笑地说道。

“这么一来，我们的处境不就跟推理小说中的情节愈来愈像了吗？杀人魔会不会真的出现……”

火口边说边打颤。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好不好？再说我肚子也饿了，恩田先生，我来煮晚饭吧！”

平白投宿在这里，实在说不过去。”

美雪提议道。

“美雪，你太客气了，我来张罗晚餐就可以了。对了，我先带各位到客房去吧！”

“太棒了！我本来还以为要在大厅里打地铺呢！”

凤辰马笑道。

“我这栋别墅原本打算用来作公司员工的度假中心，却因为地点实在太远，只好作罢。

不过，正因如此，这栋别墅才会设计了许多间客房。”

恩田满脸笑容回道。

“恩田先生，你是大老板吗？”

“哈哈！应该算是吧！哪，各位，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

在恩田的催促下，大家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

“啊，凤先生，你的皮夹掉了。”

美雪指着沙发上的皮夹说道。

“哦，谢谢。”

凤辰马弯下身，迅速将皮夹拾起来。

“等一下！让我看看。”

火口倏地伸出手，一把抢过凤辰马的皮夹。

凤辰马大吃一惊地楞在当场，火口却高高举起那个皮夹说：“你是姓凤吧！这是你的皮夹吗？”

“是……是啊！有什么不对？”

凤辰马慌慌张张地回道，双眼猛眨个不停。

“那么，请问皮夹上的『S. D』是什么意思？”

火口用下巴指指皮夹上的烫金字母问道。

“啊……”

凤辰马不解地瞪大眼睛。

“如果我记得没错，那个杀人魔的名字不是叫做『DEMONSHOH』吗？缩写就是『S. D』呀！”

“哈哈……”

凤辰马突然噗哧一声地大笑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

火口没好气地斜睨着凤辰马。

“难道你怀疑我是那个杀人魔？拜托你饶了我好不好？『S. D』是我本名的缩写啦！”

“本名的缩写？那么『凤辰马』这名字又怎么来的？”

火口穷追不舍地问道。

“那是我平常使用的笔名。”

“笔名？请问凤先生是作家吗？”

一旁的美雪好奇地问道。

这时，凤辰马又极力忍住笑意地答道：“事实上，我是一名公务员，成为知名作家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我一向喜欢用这个笔名投稿，而且有好几次还名列新人奖的入选名单中呢！”

“既然如此，你的本名叫什么？”

火口看起来似乎还无法释怀。

“请你不要继续追问，因为我实在不想说。”

“为什么？”

“喂！你还真固执耶！”

凤辰马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好啦！不要管那么多了，我先带各位去客房看看。”

恩田说着，率先离开大厅。

6

在寒意的助长之下，美雪的一颗心更加感到不安。

“阿一，这里会不会发生事情呢？”

美雪紧紧地贴在金田一身边，在他耳边嘀咕道。

“什么事？”

“杀人魔该不会在这些人当中吧？”

说着，美雪担心地左顾右盼。

“这个嘛……”

金田一没有正面回答，反而还陷入深深的沈思中。

“阿一，我真的很不想待在这里。你可不可以打通电话到旅社，请店家派人来接我们？”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但是电话根本无法接通。”

“什么？电话不通！”

“嗯。恩田先生说电话线可能也被暴风雪给打断了。”

“怎么会这样……”

美雪害怕得将脖子缩了起来。

“如果你怕的话，就跟我一起睡嘛！”

“我才不要！”

“不然，你就把房门锁好。”

“如果房门没有锁呢？”

“那你就把整张床堵在房门前，懂吗？”

“嗯。”

这时候，恩田推开沈重的木门，回头对美雪说：“美雪，你睡这一间，可以吗？”

“嗯，谢谢。”

美雪根本不注意房里的摆设，反而赶紧确认房门上有没有锁。

“太好了！有锁。”

美雪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恩田见状，不禁疑惑地问道：“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呵呵呵！”

“美雪是指房门有锁，这样至少可以防止杀人魔闯进去。”

金田一的这番话惹得大家都把视线投到他身上来。

“阿一，你别……”

美雪急忙想制止他，然而金田一却毫不在意地继续说：“大家最好也把房门锁好……因为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说完，金田一环视在场的所有人。

一阵沈默之后，火口皱着鼻子说：“名侦探先生，多谢你的忠告！”

刹那间，不知道是谁轻叹了一口气，让整个现场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沈闷气氛。

7

(真是个碍事的小鬼头！)

DEMON 在心里面骂道。

(可恶的金田一，没事看什么电视，害我差一点就暴露了身分。

还好幸运之神站在我这边，在千钧一发之际，电视的天线突然断掉。

此外，为了以防万一，我一来到这栋别墅，便先把电话线给剪断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真是做了个聪明的决定。)

“哈哈……”

想到这里，DEMON 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抬眼望向墙上的时钟。

此刻，时针正好指在两点钟的位置。

(可恶的金田一！

都是他多管闲事，要大家锁上房门睡觉，害得我根本无从下手。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是无法享受到勒死美雪的乐趣了。

算了，这样也好，省得我三更半夜四处奔波。

不过，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人再困在这边几天。

我绝不能放弃这个杀人的大好机会！有什么办法呢？应该怎么做……)

DEMON 直挺挺地站在窗户前，一边看着依然狂飞的风雪，一边焦躁地猛搔着头。

(有了！)

刹那间，DEMON 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好计。

8

“大家都起床了，阿一，快起来！”

美雪将嘴巴凑近金田一的耳边，用了亮的声音叫道。

“好啦！啊……”

金田一睡眼惺松地打了个呵欠，他起身穿好衣服之后，慢慢地走到大厅。

“早安！名侦探先生。”

火口神采奕奕地打招呼。

金田一看见火口戴着一副无边眼镜，不由得楞楞地站在原地。

火口于是摘下眼镜，面带笑容地说：“我昨天是戴隐形眼镜。”

(或许是戴眼镜的关系，火口小姐看起来比昨天温柔许多。)

金田一定定地凝望着火口。

“早安。”

恩田正拿着水壶帮观叶植物浇水，当他看见金田一和火口两人，立刻露出一贯从容的笑容。

“我已经准备好土司、火腿蛋跟牛奶，请你们到餐厅用餐。”

“谢谢。”

火口微笑地说道，随即和金田一步入餐厅。

“啊，名侦探先生来了呀！年纪最轻却起得最晚，果然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

万田坐在餐桌前，精神抖擞地取笑道。

“哈哈！”

金田一敷衍地笑了笑，随即找一个位子坐下来。

“抽菸吗？”

万田向金田一递出香菸。

金田一还来不及反应，美雪的声音已经从后面传来：“阿一，不行！”

美雪端来热腾腾的咖啡，同时狠狠地瞪了金田一一眼。

“对不起，我忘了你还是高中生不能抽菸。”

万田一面微笑地说道，一面用左手拿起美雪端来的咖啡。

就在万田要将咖啡送到嘴边的当儿，凤辰马的惊叫声骤然响起：“不好了！”

凤辰马粗暴地推门进来，万田也本能地将咖啡放回桌上。

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凤辰马的身上。

“发生什么事了？”

金田一焦急地问道。

只见凤辰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外面有、有一具尸体……有一个人死在屋外！”

9

一具男横躺在距离别墅玄关约十几公尺的地方。

那具男有一半被白雪掩盖住，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雪衣。

凤辰马原本想到屋外看看天气状况，却赫然发现这具男。

男士们将这具尸体从雪堆里拉出来，小心翼翼地抬到玄关口。

乍看之下，这名死者大约三、四十岁。

他的身上穿着绿色的滑雪衣，和同色系的滑雪帽，双手则戴着黑色的手套。

除此之外，死者脸上戴着的“swans”太阳眼镜，以及脚上穿的雪靴都是高级品。

死者雪衣上的扣子全部都扣得整整齐齐的，脚上也还穿着滑雪板，两手则紧紧握着滑雪杖。

金田一觉得这具男的死因有点不寻常，便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尸体。

死者除了在衣领的地方别上一个金属徽章之外，身上并没有穿戴其他的饰品。

“那个徽章是高级品呢！”

凤辰马用下巴指着徽章说道。

“他一定对自己的滑雪技术很有信心，才会不在乎积雪有多深，依然前去滑雪，最后才会遭到暴风雪袭击。唉！真可怜，只要再向前滑二十公尺就可以到别墅来了……”

万田忍不住摇头叹道。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高中登山社的社员，在北阿尔卑斯山上遇难时，也是在距离山庄五十公尺远的地方死掉的。”

凤辰马边说边拍掉沾在衣服上的白雪。

“好恐怖哦！”

火口站得远远地看着男人们处理尸体，口中喃喃说道。

“我还是觉得很可疑……”

金田一忽然冒出这句话，同时蹲了下来，开始用手拨弄男。

“阿一，你在干什么？”

金田一无视于美雪的制止，迳自将死者雪衣上的口袋翻出来。

“喂！金田一，你不要乱来！”

金田一也不理会凤辰马的阻止，他将死者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手帕、黑皮夹，以及拆封过的“SKIWAX”携带型喷雾剂全部散放在地上。

“果然没有错！这名男子根本不是因暴风雪而死，他是遭人杀害身亡的。”

金田一肯定地说道。

“你、你说什么？”

凤辰马惊愕地瞪大眼睛。

不只如此，其他人也都惊讶万分地望着金田一。

“对了，电视上说那个杀人魔会先把人勒死，再将尸体肢解……”

金田一一面喃喃自语，一面将死者穿在最里层的内衣翻起来。

“你们看！”

金田一指着的男的头于部位说道。

只见尸体的颈子上留有一道瘀青的伤痕，而且很明显是被人用两手勒毙的痕迹。

登时，在场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我想，这名男子很有可能是被那个杀人魔--DEMON 杀死的。”

金田一十分慎重地说出这句话。

“这、这么说来，那个杀人魔真的在这栋别墅附近徘徊喽？”

火口紧张地问道。

“不，我想事态比这个更严重。”

说完，金田一环视在场的每一个人。

“杀人魔应该已经混进我们当中了。”

“你说什么？”

恩田讶异地大叫出来。

“阿一，你说的是真的吗？”

美雪也忍不住开口问道。

“嗯。”

金田一点点头，旋即又说：“本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挂在心上，现在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你的意思是……”

美雪难以置信地看着金田一。

“没错，所有的谜题都解开了！”

金田一再度扫视眼前这一群面面相觑的人，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事实上，杀人魔--DEMON 就在我们当中！”

“金田一，或许真的是那个杀人魔害死了这名滑雪客，可是，你怎么敢断言杀人魔已经混进我们当中了呢？”

凤辰马大声诘问道。

“我当然有理由。不过在解说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其实那位死者并不是一般的滑雪客。”

“啊？”

在场所有的人同时发出惊叫声。

“但是，如果他不是滑雪客，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从他的打扮来看，分明就是一个滑雪客嘛！”

恩田反驳金田一的话。

一旁的万田也附和地说：“没错！他一定是跟我们一样中途遇到暴风雪，好不容易到达这边，没想到却遭到杀人魔偷袭，进而被勒毙的。”

“不可能。因为那具男的身上，并没有一般滑雪客一定会带在身上的东西。”

金田一十分肯定地摇头否定。

“什么东西？”

火口不解地问。

金田一望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回道：“电缆车票。”

全部的人闻言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

金田一从自己的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张附有塑胶封套的电缆车票，票券上面还标示着昨天的日期。

金田一将电缆车票展示给大家看。

“一般而言，我们到雪山上滑雪，总会购买一日或半日的电缆车票。虽然也有人会购买回数票，但是滑雪技术高超的人一定都知道这样很不划算，因此不太可能买回数票。为了慎重起见，我仔细翻过男身上的每一个口袋，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电缆车票。换句话说，一定有人刻意要让这名死者看起来像是在滑雪中遇难一样，所以才把他穿上雪衣，还让他穿上雪靴，最后把他丢弃在这里。现在，我希望大家仔细想想。昨天晚上万田先生最先来到这栋别墅，接下来是火口小姐，然后是我跟美雪两人，最后来这里的则是凤先生，对不对？那么，这名被乔装成滑雪客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呢？”

金田一边推理边走向大厅。

其他人也紧跟在金田一后头，来到宽广的大厅。

这时，金田一定睛注视着一个面色凝重的人。

“我想，那名死者应该是比我们都还早到这栋别墅的人。喂，我说的对不对，恩田先生？”

顿时，所有的人眼光全都聚集在恩田的身上。

恩田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同时用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瞪着金田一。

金田一毫不畏惧地继续说：“事实上，你根本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你比我们来得更早，而且在勒死热情款待你的别墅主人之后，便霸占了这个地方。但是你还来不及处理尸体，万田先生便上门来了；你还来不及分，火口小姐、我、？让你大伤脑筋吧！你原本想把尸体丢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因为积雪实在太深，以至于你无法背着尸体走那么远的路。于是，你将死者打扮成滑雪客的模样，让他看起来像个中途遇难的人，免得他的真实身分曝光。我说的有没有错啊？恩田先生，不……应该是杀人魔--DEMON 才对！”

DEMON 清了清嗓子，佯装委屈地说：“啊，真是人心不古啊！我在你快

要遇难时救了你，现在却被你诬指为杀人魔，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楣！虽然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这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再说，你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吗？如果你再胡言乱语，我就不管外面有没有暴风雪，请你即刻出去！”

“等一下！我有证据。”

金田一完全不让 DEMON 有喘息的机会。

“今天早上你做出一个很奇怪的举动，就可以证明你根本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奇怪的举动？”

DEMON 的嘴角开始颤抖起来。

“没错！今天早上我来到大厅时，你不是正在替观叶植物浇水吗？”

金田一又转头看着火口说：“火口小姐也看到了，对不对？”

“啊，是的。”

火口突然被金田一点到名，不禁楞楞地直点头。

“金田一，原来你所谓的证据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身为这栋别墅的主人，难道不能帮植物浇水吗？这是很自然的行为嘛！”

“如果那些植物是真的，那当然是很自然的行为。”

“什么？”

DEMON 闻言脸色大变。

金田一乘胜追击地说道：“其实那些观叶植物是几可乱真的仿造品，餐厅也经常拿这种东西当成装饰物。最近的仿造技术愈来愈好，除非你去触摸或者撕下一片叶子，否则根本无法分辨真伪。我原先也以为那些是真的观叶植物，所以想撕一叶下来，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你太专注于扮演别墅主人这个角色，才会做出帮假植物浇水的愚蠢举动来。”

金田一话一说完，DEMON 便冷不防地把手伸向身边的盆栽。

“哇！”

DEMON 一边发出狂叫声，一边将盆栽用力扔向金田一。

幸运的是，金田一在千钧一发之际躲了开来。

DEMON 见状，一把将火口拉过来，同时用手勒住她的脖子。

“统统不准动！”

DEMON 像一头凶暴的野兽愤怒地咆哮着。

“如果你们敢乱动一下，我就马上勒死她。听着！我的手指头就是凶器，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她的脖子……”

DEMON 话还没说完，身体就被抛到半空中。

“呀！”

同一时间，火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

下一刻，DEMON 整个人已经被火口狠狠地摔到壁炉上。

接着，火口再施展一个完美的过肩摔，DEMON 便昏了过去。

啪啪啪……

此起彼伏的掌声随之响起。

火口害羞地用手捂着那渐渐泛红的脸颊。

在如雷的掌声中，万田跟着众人一起拍手，嘴里却嘟哝着：“还好半夜没有跑去骚扰她……”

DEMON 被绳子绑在玄关前的大柱子上。

金田一从 DEMON 藏在主卧室里的衣服中，找到一个放有驾驶执照的皮夹。

DEMON 的本名是出门章一，而且他确实就是新闻报导所说的那个逃往山区的杀人魔。

金田一等人坐在大厅里，啜饮着火口和美雪两人所冲泡的咖啡。

万田喝完自己从冰箱里拿出来啤酒后，十分好奇地问道：“名侦探先生，你怎么会知道那些观叶植物是假的呢？”

“对呀！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凤辰马兴致勃勃地说道。

万田又补上一句：“我想你应该没有碰过那些观叶植物，既然如此，为什么你……”

不待万田说完，金田一便开口问道：“你们真的想知道？”

“想、想！我也想知道！”

火口兴奋地把身体往前探。

这时候，金田一转头望向凤辰马。

“既然如此，那么凤先生也要告诉我答案。”

“什么答案？”

“你的本名啊！虽然我们知道你的英文名字缩写是『S. D』，可是却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

凤辰马露出为难的神情。

他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沈思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无奈地说：“好吧！我告诉你们答案，但是你们绝对不能笑哦！”

“嗯，当然。那……”

“你先说。”

凤辰马不假思索地说道。

“嘿嘿！其实说起来这只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个 DEMON 曾经对我跟美雪说过，他在冬天时顶多会来这里两、三次。既然这栋别墅不常有人住，照理说真的植物应该早就枯死了。

所以当我一走进大厅，看到那些翠绿的观叶植物时，就感到十分惊讶。”

“原来如此。”

凤辰马点点头，但随即又若有所思地开口说：“可是，一个有能力购买这栋别墅的人，说不定也会买一些可以让植物一两个月不浇水也不会枯死的装置……哈哈，我是开玩笑的啦！”

“其实我原本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不过，美雪的话却让我确定那些植物一定是假的。”

“我说了什么？”

美雪不解地问道。

“就是墙上的那幅画呀！”

金田一指挂在入口附近墙上的尤特利罗的仿制画。

“你不是说过那是仿制品吗？所以我就想到这栋别墅的主人虽然相当有钱，但也不是那种凡事都追求真品的人。我想，他会将那种只要稍微懂一点画的人便看得出是仿制品的画挂在墙上，那么应该也会以方便管理为考量，而摆设一些几可乱真的观叶植物才对。”

“嗯，果然有两把刷子！真是了不起！”

凤辰马交抱着双臂，不停地点头称赞。

“好啦！凤先生，现在轮到你说了。”

“你们绝对不可以笑哦！”

凤辰马又提醒一次。

每个人都用力地点着头。

“事实上，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不过才二十岁出头，他小时候爱死了超人。”

“那又怎样？”

金田一耸着肩说道。

“所以他帮我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跟超人影集中扮演科学特搜队的某个演员的艺名相同。”

“凤先生的本名到底是什么？”

“此外，我父亲又特别喜欢那个队员所使用的武器--光线枪。”

“所以……”

“唉！所以我对自己的名字相当自卑。我这样点到为止可以了吧！”

“不行！你一定要说出来。”

“这……你们绝对不笑？”

凤辰马担心地问道。

大家又信誓旦旦地点一下头。

“那么我说喽！”

“嗯，凤先生的本名是……”

金田一边说边做出递麦克风的动作。

凤辰马深深吸了一口气，旋即语重心长地说：“毒腹三太夫。”

顿时，其他人都将刚要吞下去的饮料给喷了出来。

雪地杀人魔

完

交换杀人

作者：天树征丸

——（金田一短篇小说）

“交换杀人？”

说完这句话后，金田一把叉子放在盘子上。

“喂，阿一，把食物吃下去之后，再开口说话嘛。你看你，饭粒都从嘴巴里喷出来了，好恶心哦……”

七濑美雪边说边把餐巾递到阿一的嘴角。

“美雪，你少罗嗦，你快点吃你的吧。”

美雪像妈妈一样替阿一擦拭嘴角，阿一把残留在口中的饭粒、肉屑往肚子里吞，然后反问坐在餐桌对面正在抽菸的剑持警部。

“交换杀人不就是那种和共犯互相交换彼此想要杀害的对象……”

“是啊，那就是交换杀人。”

剑持警部边吐烟边说道。

--乍听之下，会让人觉得很扯，但是，因为是让没有杀人动机的共犯去

杀害自己所想要杀害的对象，如果自己和共犯彼此不认识的话，那就很难从杀人动机这条线查出嫌犯。

以前我只有听说过而已，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案子。

“阿一再次边用叉子把餐盘里的肉块往嘴里送边说：“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我出马了嘛，你们已经逮捕到一名凶手了吧？那就叫他供出共犯是谁，那样子不就得了。大叔，你们警力不是很会在阴暗的侦查室里，用灯泡照射嫌犯的眼睛，等到天亮了，就问嫌犯说：“想吃排骨饭吗？是不是？”

“真是的，金田一，你看太多警匪剧了。”

剑持说道。

“--就是因为有困难，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家餐厅，请你吃午餐啊！”

“有困难，为什么？”

阿一发问的时候，肉块从嘴角掉下来。

“你看你，又来了……”

美雪似乎比较在意阿一的坏毛病。这对青梅竹马就像母子一般，剑持看见这一幕显得有一点傻眼，一边把香菸弄熄一边说。

真是的，虽然说你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但是我这个警察却不得不拜托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表，我实在真没路用。

算了，快点吃吧！

一边吃一边认真听我把话说完！

依照剑持警部的说明，这桩奇妙的交换杀人事件地点是在都内一所少数名门私立高中。

被害少女濑川奈奈子是这所高中的一年级学生，被逮捕的凶嫌三岛由里绘是同校的三年级学生。濑川奈奈子被杀害是在放学返家途中的公园里。凶嫌三岛由里绘很不幸的是行凶当时，被同班女同学目击到一切。由于女学生的证词，由里绘在隔天早上就被警方逮捕。

真是的，女高中生晚上九点在公园的草丛里做什么？

“剑持的唠叨一点也不为过。”

--总之，从嫌犯三岛由里绘的供词来看，这件杀人案不输给悬疑推理剧，我们警方证实这是一件真正的“交换杀人”案件。

根据调查，被害者和嫌犯由里绘虽然就读同一所学校，但是她们彼此不认识，目前我们警方根据嫌犯的供词进行调查……

“大叔，如果真的是交换杀人的话，也许还会出现一名牺牲者吧？”

“阿一问道。”

是啊，的确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大约一个星期前，三岛由里绘想要杀死的情敌中岛留美突然失踪。

根据由里绘的供词，那是交换杀人的共犯所犯的案子，由里绘最初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参加这桩交换杀人计画，当她得知共犯遵守承诺，于是她也下定决心犯案。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那个情敌也已经被杀死了吗？”

阿一问道。剑持重新点燃一根香菸开口说：“不，当由里绘被捕之后，那个情敌就冒出来了，她只是被人用迷药灌昏迷并被监禁而已。”

“噢！”

一直静静聆听的美雪突然大声插话。

“--难不成那个共犯一开始就利用由里绘去杀人，而不打算自己犯案

吗？”

“嗯，可能是吧。”

剑持回答。

“真过份！这么说来，由里绘被共犯利用了吗？虽然杀人是不对的行为，但是那个共犯欺骗由里绘并害她犯下杀人罪，那个共犯更可恶几千万倍。阿一，对吧？”

“你说的很对，可是……”

阿一用很意外的表情说话。

“--既然如此，由里绘为何不供出共犯是谁？如果共犯也履行约定的话，那还有话说。

但是，共犯背叛了她了呀！普通人早就愤怒抓狂全盘供出共犯是谁了，是不是？”

剑持边叹气边吐烟：“那是因为由里绘也不知道共犯的真面目貌。”

说话时，剑持紧闭双眉。

“她不知道共犯是谁？”

阿一开口问道。

“是啊，别说姓名和长相了，她连共犯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咧。”

“有这种愚蠢的事吗？他们彼此约定杀人啊，不是吗？”

“这就是这件案子的疑点。”

剑持趁服务生来收碗盘时，另外点了三人份的咖啡。

“事件的起源好像是三岛由里绘在教室的桌面上信笔涂鸦一事。”

“信笔涂鸦？”

当阿一把头斜一边时，美雪在一旁叫出声音：“对啊，当我在物理教室、音乐教室上课时，我也经常在桌面上信笔涂鸦。偶尔也会看到和自己使用同一张桌子的人所留下的字句，挺有趣的哦。”

“对，就是那样子。嫌犯就读的高中是有名的私立学校，她们好像有上电脑实习课的样子。三岛由里绘在电脑教室上课时，可能是无聊想打发时间，于是随便写一句『我想杀死那个女人』，这句话因此成为三岛和共犯（假设共犯是X）认识的契机。”

根据三岛由里绘的供词指出，她和X开始藉由书桌互通讯息，大约是在三个月前。

三岛由里绘对情敌痛恨万分，由于X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感，所以两人就臭味相投，不久后，X也表明自己也想杀死某一个人。

提出交换杀人计画的是X。

彼此不认识的两个人联手杀害对方所痛恨的人，他们如此约定是在两个星期前，就在由里绘去参加体操社的集训时，她的情敌突然失踪了。

“原来如此，由里绘因此以为X已经履行约定，所以自己也不得不杀害X所痛恨的人。”

阿一边说边端起咖啡。

“她不知道X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剑持苦着一张脸说道。

“愈听愈觉得三岛的遭遇很悲惨，不过，等一下，剑持警部，这样可以查出谁是共犯啊。”

美雪得意地开口说：“--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学校有几班，不过，和她使

用同一张桌子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才对吧？”

“哦，七濑，你也蛮聪明的嘛。”

剑持干咳几声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全校一共有12个班级上电脑实习课，但是，三岛由里绘通常都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和她使用同一张桌子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调查结果，仅仅只有3个人而已。”

“只有3个人？只要调查动机，不就得了吗？大叔，比方说，其中哪一个人和被害人濑川奈奈子有认识……”

阿一的话还没说完，剑持就摇头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对方还未成年，他们只不过和嫌犯共用一张桌子而已，我们警方无法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侦讯，更不能把他们带回警局侦讯。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些人事后可能会遭到异样的眼光，搞不好也许会毁了他们的前途，我们警方顶多只能小心翼翼地探访他们周遭的人，或是向老师请教他们的行动。”

“应该有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吧？请告诉我嘛。”

“好吧，首先是一年级的有吉淳平，他和被害人濑川奈奈子同一届，不过，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被害人好玩、活泼外向，而有吉淳平是一个实的男学生，成绩在中下程度，兴趣就是打电玩而已。金田一，他跟你是同一个类型。”

“大叔，饶了我吧，我哪里跟他一样……”

“阿一，你把话听完嘛。”

美雪立刻在一旁提醒。

“啧，其他两个人呢？”

“再来是三年级的大家茉莉，她是一个美女，虽然我只看过她的照片而已，不过，感觉上她很像年轻时候的岩下志麻。”

“岩下志麻不是都演黑市夫人吗？你这种比喻，我完全无法想像。”

“少罗嗦，嗯……反正是那一型的美女，她和被害人不同届，彼此也不认识，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她和被害人好像同一种类型，被害人和大家茉莉从服装到发型、行为举止都很像……不过，最近的女高中生好像都差不多一个样。”

“只怪你自己 LKK。”

“阿一，你太没有礼貌了。”

美雪在一旁责难。阿一开口问道：“最后一个人如何呢？我想一定也差不多吧。”

边说边无趣地啜饮咖啡。

“你说的对。”

剑持答道。

“--第三个人叫做岛本美和，她也是三年级学生，表面上她和被害人好像没有关连，如果硬要扯关系的话，她们是同一所国中毕业。岛本美和也是一个平凡的女高中生，成绩中等，个性外向，好像有很多朋友，但是她们都不认识被害人。”

“哦……原来如此，如此看来，如果想从杀人动机找出凶手，那是一件很费工夫的事。”

阿一想了一会儿说：“--大叔，我想问你一件事，三岛由里绘和 X 利用同一张桌子进行通信，那她们的电脑实习课一周有几堂？”

剑持翻开皮制的小手册：“我看看……一周有一堂课。由里绘上的是星期二的第二堂课。

“使用同一张桌子的其他三个人呢？”

“有吉淳平是星期二的第四堂课、大冢茉莉是星期三的第一堂、岛本美和是星期一的第四堂，X 和由里绘使用桌子互通信息的二个月期间，课表一直都没有改变。”

“X 和由里绘在那三个月的期间，内都只有透过桌面上的信笔涂鸦来互通信息而已吗？”

“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如此……”

阿一说完之后，就把手贴紧在紧闭的双唇，然后一动也不动。

因为此时的金田一并不是普通的高中生这时候的他是个 IQ180 的天才少年侦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有点耐不住性子的剑持正准备伸手去端咖啡时，阿一开口说话了。

“大叔，我可以再问你一件事吗？”

阿一大大的眼睛露出光芒。

剑持见状马上开口问道：“金田一！你知道什么了吗？”

“还不到知道的程度，只不过似乎可以看见一些事情而已。”

“你看见什么事情？”

“请大叔先告诉我那三个人的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你等一下。”

剑持翻开记事本：“-- 三年级那两个女学生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在濑川奈奈子被杀害时，没有不在场证明。大冢茉莉去夜游之后，独自一个人回家。岛本美和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只有那个一年级男生有吉淳平有不在场证明，这小子在案发当时，在朋友家玩电玩一直到半夜，他的不在场证明很完整。”

“中岛留美被 X 监禁时，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又如何？”

阿一接着问。

剑持很得意地看阿一眼：“这一点我也有调查，中岛留美被绑架的那一天是星期天，大冢茉莉一个人在街上逛，可以说没有不在场证明。岛本美和则是去街上购物，据调查，在绑架案发生一个小时后，有人在服装店看见她。从绑架案现场到那家服装店，单程大约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虽然她的不在场证明并不完整，但是也可以算成立吧？”

“那个男生呢？”

“有吉淳平的不在场证明最完整，由于他参加话剧社的集训，所以去长野县帮忙布置道具，我们向同行的顾问老师证实过了，那一天他们一整天都在排演，根本没有时间回东京。

啊，对了，金田一！，你以前也曾经在话剧社帮忙过吧？嗯，这小子果然跟你同一类型的。”

“不用你管！”

“哈哈，不在场证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你到目前为止所破的案子，不在场证明根本是一种参考而已，也许这些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暗藏诡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才行……”

“大叔，没那个必要了。”

“什么？”

“我现在想去他们学校看一下。”

阿一说完后，便站起来。

剑持用怀疑的眼光说：“喂，你说现在吗？”

“--可是，我的咖啡还没喝完啊。”

“等你喝完咖啡，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不行啊，阿一。”

美雪劝阻。

“--下午我们要考数学啊，平常你的出席率就已经很低了呀，如果再不参加考试的话，你真的会留级哦。”

“美雪，没问题的啦。在下午上课之前，我就可以把这桩案件的谜底解开了。”

阿一满怀自信说道。

“--为了不负我爷爷的名声！”

钻过宏伟的石造校门，眼前是一片有如公园般的景象。

绿地广阔的校园里有许多花坛，草地所构成的广场中央有矮矮的针叶树，那应该是每届毕业生所留下的植树纪念吧。

这里和阿一所读的不动高中有很大的不同，上午的课似乎结束没多久而已，在教室外面的学生没有几个。

不愧是名门私立高中，校舍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像不动高中一样地板的磁砖都剥落了，走廊的日光灯更不会闪烁。

但是，眼睛仔细一瞧，墙壁上到处都有学生们留下的涂鸦，这里虽然是名门私立高中，但是高中生所做的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阿一跟随在剑持警部和学校职员的后边，眼睛一边看墙壁上的涂鸦。

“文也，我爱你。”

“诚徵女朋友，请留言。”

“拒上萝卜的课！我气炸了！”

“萝卜”大概是指老师的绰号吧。

那位老师的腿一定长得很像萝卜.....

阿一一边想像，边忍住不笑出声音来。

阿一眼中所见到的都是一些无聊的语句，但是，X 却利用这种信笔涂鸦杀人，X 的手段实在是太卑鄙了.....

“阿一，好像就是这里耶。”

美雪提醒阿一。

抬头一望，木制的门上力写着“电脑实习教室”。

“请进。”

在学校职员的带领下，剑持打开门。

在教室里面值勤的男教师，正在一一巡视一排一排的电脑桌，并且好像在从事某种作业。

“老师，你好。”

剑持礼貌性打个招呼，便带阿一和美雪进入教室。

老师儿到阿一和美雪，脸上露出纳闷的表情，剑持便忙着解释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助手一样。”

，用笑声把尴尬的场面带过去。

“剑持警部，那位老师在做什么呢？”

美雪见到老师继续作业，于是开口问剑持。

“哦，那个吗？”

剑持小声回答。

“桌上的电脑设备好像很昂贵的样子，所以每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会把桌子的上盖关起来，把电脑设备锁在桌子里面。”

“原来如此。”

阿一一边回答一边看老师关上盖。

把上盖关起来，电脑设备就会自动地锁在桌子里。

剑持快步走到教室的角落里：“嫌犯和 X 就是利用这张最角落的桌子进行意见沟通，你瞧，当电脑使用中，就有信笔涂鸦的空间了。”

剑持一边说一边坐在椅子上。

靠近一点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在电脑萤幕正下方的部位，被橡皮擦擦过好几次，所以看起来比其他部位更干净。

由此看来，恐怖的交换杀人计画确实在这进行过沟通。

剑持站起来，把座位让给阿一。

“被用来信笔涂鸦的部位，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其余时间都上锁，也就是说，X 就是那三个学生之中的一个。”

“哦……”

阿一一边听剑持说明一边看桌子的周围。

每一张树脂制的灰色桌面上，都有涂鸦的痕迹。

从这里看来仿佛可以听见学生们打哈欠的声音。

阿一回过头问剑持：“大叔、指纹如何呢？这张桌子上面应该有指纹吧？”

“当然有。”

剑持回答。

“--共查出九个人的指纹。我们也都知道是谁的指纹，多亏有学校方面的协助，我们才有办法采集到出入这间教室所有人员的指纹，全部都是学生的指纹，其中当然有那三个人的指纹。”

原来如此……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什么？”

“我已经知道 X 是谁了。”

“真、真的吗？”

“阿一，是真的吗？”

“剑持和美雪瞪大眼睛。”

是的，X 的真面目和证据都集齐全了。

“这、这么说来，金田一！”

“阿一对剑持露出会心的一笑。”

一切谜底都解开了。

“破案篇”喂，金田一，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说出共犯是谁吧！

“有 180 公分以上之身高的剑持警部几乎整个身体贴住阿一，阿一边闪开说：“先别着急嘛，在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用消去法来看看谁不是嫌犯。”

阿一说完之后，便坐在桌子上面。

“消去法？”

眼睛余光瞄剑持一眼，阿一便展开自己的一套推理。

“首先是命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都不是嫌犯。”

“咦，阿一，这是什么意思？”

美雪发问。

“--我可以明白有不在场证明就不是嫌犯的道理，但是现在你却说没有不在场证明才不是嫌犯.....”

“如果是普通案件的话，你说的确实没错，不过，这是交换杀人，如果仔细想一想嫌犯为什么要用交换杀人的手法，那么答案就很简单了。”

剑持和美雪仍然听得一头雾水，阿一开始说明。

“首先，在交换杀人的情况，凶手一定有很强烈的『杀人动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杀人，而是有无论如何都要杀死对力的信念。有杀人动机就容易成为嫌疑犯，所以才请完全没有杀人动机的共犯代替自己去杀人，共犯彼此交换自己所想要杀死的手，一旦发生两件『无杀人动机命案』，就会增加警方办案的困难，这就是交换杀人的目的，话说回来，大叔，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警方办案变困难？”

剑持想了一会儿：“那是因为在交换杀人的情况下，有杀人动机的凶手选择自己不可能犯案的情况下，请共犯代劳：啊，对了！所以--”阿一打住剑持的下一句话：“你说的对，如果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其中一个是X的话，那么照理说，在案发当天，她们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制造完整的不在场证明。然而，这两个人却完全没有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打算。这么一来，不就等于失去交换杀人的意义吗？”

“原来如此，所以这两个人就不是嫌犯了。”

美雪很钦佩地点头。

“--阿一，这么说来，嫌犯就只剩下有吉淳平了。”

“不，并不是那样子。”

阿一斩钉截铁说道。

“咦，可、可是.....”

“这回和刚才相反，有吉淳平真的有去长野集训，所以他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但、但是，金田一，你之前所遇到的案件不都是一样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很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其实暗藏令人想像不到的诡计.....”

剑持说道。

阿一摇摇头说：“一整天都待在长野帮忙话剧社演出的人，如果可以想出像变魔术一样的诡计绑架人在东京的女高中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用这种交换杀人的手法了，他只要用那种诡计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然后杀人不就得了，交换杀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弄到不在场证明，如果可以用别种力法弄到不在场证明的话，凶手根本就不需要采用交换杀人这种高风险的力法，你们不认为吗？”

“嗯，了不起，原来如此，阿一说的蛮有道理的嘛。”

双手抱在胸前的剑持接着美雪之后开口说话。

“等、等一下，金田一，那么凶嫌到底是谁？”

阿一站起来，朝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望过去。

“凶嫌就是那位老师。”

“咦？”

阿一大声说出之后，剑持和美雪露出讶异的表情。

“在这间教室里教授电脑课程的实习老师就是共犯 X。我没说错吧？老师！”

老师锁电脑桌的手突然僵硬，慢慢转过头来。

老师的下颚已经开始发抖，脸色铁青证明说阿一的推理正确。

“为、为、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为……”

老师严重口吃试图反驳，但是阿一不给机会：“证据就是指纹。”

阿一说完后，便往老师面前靠近。

“喂，金田一！”

由于事情太突然了，不知所措的剑持制止阿一。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所采集到的指纹全部是学生的指纹啊，并没有这位老师的指纹……”

“这样子反而不自然，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位老师每次上完课后，都会一一为电脑关上盖子并上锁，然而，为什么却没有半枚他的指纹？没有使用那张电脑桌的学生，上面甚至都有他们的指纹，但是每次下课后，都会去触每张电脑桌的老师，却完全没有他的指纹，这样未免人不自然了。”

老师脸色铁青一语不发。

阿一继续说。

“可能你有考虑到万一交换杀人失败，三岛由里绘被逮捕时的状况吧？你心里想三岛由里绘一定会向警力供出交换杀人的事，到时候警力会去调查电脑桌，就会采集到你的指纹，这一点让你的心里很不安，因为从这一点追查下去，你的杀人动机就会浮现出来，所以你一定从平常起就注意不要在电脑桌上留下指纹，这一点反而让你这位管理电脑的老师产生不自然的状况。”

“只有这张桌子没有他的指纹吗？”

剑持立刻拿出行动电话呼叫专案小姐，请求指纹鉴识人员采集其他电脑桌的指纹。

此时，老师把十根手指插进口中，全身一直发抖。

自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阿一望著讲完电话的剑持说：“接下来就是大叔的工作了，别忘了请他吃猪排饭哦。”

“浑蛋，你电视看太多了。”

剑持走向低头不语的老师身边说。

“-老师、请和我回警局吧？我们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

老师微微点头。

“他的杀人动机实在很无聊。”

剑持对着猛吃牛排的阿一说。

“-那个老师有恋童癖，他是受害者濑川奈奈子就读国中时的寻芳客。”

“天啊，好恶心！”

美雪说完后，把原本想要吃下去的最后一块肉放回盘子里。

餐厅服务生靠过来问：“餐具可以收了吗？”

问完话马上就收走了。

剑持吃完后，一边把刀叉放整齐一边说：“濑川奈奈子考上高中，好巧不巧又遇见那个老师，于是濑川开始威胁老师。濑川的家里算是中产阶级，过得还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真搞不懂现在的小孩子在想什么。那个老师买春时，还被偷拍照，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付好几百万圆给濑川奈奈子。我们警方也从受害者的房间里找到那张和杀人动机有关连的照片了。”

“警部，真教人不敢相信，那是一所明星学校啊，录取分数很高……”

美雪还没说完，阿一在一旁边吃边说：“笨蛋，分数怎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嘛！”

说完就了一口水。

“话是没错啦，不过你说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啊？你竟然说我……”

“好了好了。话说回来，阿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发现那个老师是凶嫌呢？”

“在这家餐厅里听大叔提起那件案子的时候吧，只是那时候还有点迷惘。”

“喂，那又是为什么？”

剑持开口问，阿一用手擦嘴角回答。

“因为电脑实习课好像挺无聊的样子，在那间教室里面的每张桌子都有被信笔涂鸦的痕迹，然而，那张桌子的内容写的都是杀人等危险的字眼，除了凶手以外，并没有其他学生看到，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很可能是那个老师在上课前，把计画内容写上去，下课后，看完共犯所写的讯息后，立刻就擦掉，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被其他学生看到。”

“原来如此。”

剑持不断地佩服阿一。

阿一很臭屁地说：“虽然有一些笨蛋会在桌面上写着某人爱某某人，不过那种的都是故意要给众人看的，像我，我自己所使用的桌子，每个角落里里外外的信笔涂鸦，我都能了若指掌。”

“你那个叫做刻钢板，专门用来考试作弊的吧？”

美雪吐槽。

“笨、笨蛋！你胡说什么嘛，……”

“瞧你，紧张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可疑。”

“啊？”

正当他们两个人在嘻笑怒骂、打情骂俏时，服务生像泼冷水一般，端饭后的咖啡过来刚刚冲泡的咖啡散发出的香味弥漫整家餐厅。

迷路的恶魔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短篇小说）

作者：天树征丸

译者：林俊宏

恶魔踩着沉重的脚步。

这也难怪，因为他已经在积雪深及膝盖的山路里，连续走了四个小时以上。

当初为了丢弃体而来到这座深山，却因为突发状况而开始走楣运。

在接受警察盘问时，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在剧团里是一个演技派的演员。本来应该是两、三分钟的闲聊就可以结束。

都是那只狗害的！

恶魔无意间把附着在脚上的雪踢掉。

手腕被警犬咬住，使得他莫口白辩。

他只好用藏在背后的利刃冷不防地刺杀警察。不习惯用刀，因此没能力刺中要害是一个败笔。尽职的警察虽然流血倒地，但仍然双手紧握手枪，使得他不得不弃车逃亡。

之后，他趁着下雪往山里面逃窜，但是没想到却导致更糟的情况。

当发觉时，他已经迷失在大雪纷飞的山路里。

警方现在在山下大概准备要进行大规模的搜山行动吧。不过，在这场大雪中，警方还无法展开行动。这可以算是唯一的侥幸。

我还不可以被逮捕。

好不容易才刚开始体验杀人的乐趣。

算一算，这双手已经勒死九个人了。好不容易快要跳到二位数之际，竟然出状况，真的是太衰了。

恶魔紧握住拳头，手套里的手指几乎要失去感觉，紧握就会产生刺痛。

一边拨掉头上的积雪一边思索。

如果可以顺利脱逃，就要去做整容手术，然后去找份工作…。

当生活稳定之后，我还要到处杀人。

用这双手勒紧别人的颈子…。

只要一想到这里，精神就又来了。

停下来的双脚又开始跨出去了。

路上堆积的雪有如小麦粉一般，用脚一踢就会飞扬到脸上。

恶魔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山路前进。

他并没有目标，但是只要有路，一定会有出路。他深信不疑，继续往积雪的山坡路前进。

没多久，他从大雪纷飞的细缝中，见到朱红色的屋顶。

那是民房的屋顶，从窗户也可见到亮光。

恶魔的嘴角往上吊。

杀人魔露出狡猾残忍的奸笑。

再走数百公尺就到了。再撑一下。

再撑一下……

“这场什么狗屁雪、还不快点停！”

金田一一举起滑雪杖大声嚷嚷。随着滑雪杖扬起的雪块刚好打在金田一的脸上。

“——璞嗤！”

在一旁看的七濑美雪以被打败的表情说话：“都是因为阿一你擅自在滑雪练习场之外的地方下来，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啊。”

“还说咧！下大雪使得升降椅停止运转，如果照那样直直下去，根本就到不了山庄。同一座山，只要斜斜地穿越过去，应该就可以回到国民旅馆。”

阿一边说边把鼻子上的雪块擦掉。

“我却不那么认为。”

美雪愈来愈听不下去：“——通常都是先滑到山下，然后搭计程车回国民旅馆。你从小就喜欢和别人唱反调，而且顽固得要命...”

“真是罗哩八嗦，每次只要和你出来旅行，总是会遇到灾难、或是被卷入奇怪的事件里...”

“阿一，你说什么！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才对吧：以前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吗？你提议要去陌生的地力滑雪，不仅差一点遇难，最后躲进小木尾里，结果在那里面发生杀人事件...”

“喂，美雪！我们太幸运了！”

“阿一，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别说了，你看那栋房子！”

阿一用滑雪杖指着斜面下方一栋有红色屋顶的房子。

“咦？可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别墅，里面都没有住人啊。这一带的别墅，一到了冬季，几乎都没有人使用...”

阿一笑着对不抱希望的美雪说：“没问题的啦。你看冰柱就知道了嘛。”

“冰柱？”

“我们之前所见到的无人别墅，屋檐下的冰柱并没有像现在这栋这样巨大吧？”

“这么说来...不过，那又怎样？”

“冰柱这玩意的形成是靠屋顶上的积雪融化滴下来，再因为天气冷而结冻所形成的。有巨大的冰柱表示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热气，所以屋顶”的积雪才会融化而形成冰柱。“”哦、原来如此...“”我们走吧！那里面一定有暖气。“”嗯。“美雪看了一眼这位好像靠不住却又靠得住的青梅竹马：“——等我一下，阿一！”

美雪带着笑容追上去。

“真是不好意思，总算是获救了。”

阿一一边拨弄被雪淋湿的头发，一边在宽敞的玄关脱下滑雪鞋。并说，“好大的一栋别墅。光是玄关就差不多和我的房间一样大。”

金田一脚湿透的袜子踩在高级的走廊地板上。

“对不起，有人在吗？阿一，把鞋子排整齐啊！”

美雪很惶恐地帮阿一把滑雪鞋排整齐。

“请放轻松，今天的客人不只你们两位而已。”

别墅的主人笑着回头说话。

男主人大约有三十几岁吧。头发抹发油往后梳，身上穿着闪闪发亮、质地很高级的长袍。

“不只有我们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阿一发问。

男主人的手搭在厚重的木门上并停下脚步：“从刚才起，陆续有客人来访。他们和你们一样来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我自己也对这场大雪很吃惊。这个季节应该是不会再下雪才对啊。本来，我是想趁雪还没融化之前，赶来这里滑雪，真是的，早知道晚一个礼拜再来也还来得及。近年来，世界各它的气象都很异常，哈哈哈哈哈。”

男主人连续说了一串话。

“不过，算是很幸运了。”

阿一说。

“——这一带虽然有很多别墅，但是都没有人住。如果这里也没有人的话，那我们就真的遇难了！”

男主人一边推开门一边说：“原来如此，那真的算你们幸运。我也是三天前才来的，已经有一个月没来了。这里是别墅，夏天经常来，冬天会来两、三次，有时候来滑雪停留一个礼拜。除了我这里以外，这附近的别墅到了冬天好像完全没有人使用，如果我没来，也许你们真的就冻死了。哈哈哈哈哈。”

男主人的笑容和身上高贵的长袍很搭调。

对阿一他们来说，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笑，阿一和美雪互看一眼，便露出客套性的笑容。

“来，请进吧。”

男主人的手掌朝上，恭敬地请阿一和美雪入室。

门的那一端是一个类似宽阔大厅的场所。从里面飘出暖洋洋的暖气。

“哇，好漂亮哦。”

美雪一踏进来就眯着眼睛赞叹。

天花板挑高直达屋顶，质感相当好的原木被用来做为梁柱。

地板也是采用高级木材制成的。

有一棵大型的观叶植物被摆放在屋子的角落里，窗户旁也有从天花板悬吊而下的盆栽随着空调的徐风微微摇动叶片。

漆成象牙白的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照明灯，下方有各种风格的绘画。

“哇塞！我在课本上看过这幅画，作者好像是...帕塔利洛！”

美雪嘲笑阿一的无知、“是尤多利洛才对吧？他是巴黎很有名的画家啊。”

“哦，就是那个尤多利洛。真了不起，这幅画值多少钱呢？”

“你真傻，这是复制画呀，真品在罗浮爆啊。”

“什么？这是复制画吗？”

“嘘！讨厌...不要说那么大声嘛！”

美雪皱起眉头，下巴往上扬，仓惶离开阿一身边，往里面前进。

“啧！是你说的嘛。”

阿一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再一次环视整个大厅的摆设。

大厅的深处有一个大型铁制的暖炉。进入屋内立刻感受到的那般温暖，原来是从这里释放出来的。

“哦哦哦！又有遇难者了吗？”

明亮的声音盖过木柴燃烧的霹啪声。

从围绕着暖炉的皮制沙发椅巾，有一个年龄大约三十岁左右、身材矮胖健硕的男人站起来。

“——哦！这次蛮年轻的嘛。应该是高中生吧？火口小姐、是不是？”

坐在肥胖男人对面的火口小姐默默地望着阿一和美雪。

火口小姐虽然坐着，但是看得出来，她的个子相当高。大约有 170 公分以上吧。肩膀也很宽，给人蛮有肌肉的感觉。

留短发，再加上画浓的关系，使得它的五官轮廓更深。也许她有一半是西洋人的血统。

虽然年龄不详，不过差不多是介于二十与三十岁之间吧。

别墅主人带领阿一和美雪走进大厅后，以郑重的语气说：“欢迎各位莅

临寒舍。”

“——本人是这栋别墅的主人，敝姓恩田。我现在马上去准备热饮，请各位放轻松。”

恩田说完之后，矮胖男人接着说：“两位同学，过来这边，这边比较温暖啊。”

阿一把脸转向他：“哦，你们是先来的客人吗？我们大家同样是遇难者，哈哈哈哈！”

阿一边说边挥手致意。

“阿一，你真没礼貌，对初次见面而且年长的人乱挥手。对不起，这个人很没有常识...”

美雪忙着道歉。阿一脱下湿透的滑雪外套，随手丢在地板上，并把屁股贴近暖炉。

“哦，好暖和。美雪，你也来试看看。”

“阿一，你真是丢脸，讨厌...”

美雪嘴巴虽然这么说，不过还是忍不住把屁股靠过去。

“从你们的服装看来，你们是滑雪迷路的吧？是不是？高中生”“是啊，都是这家伙害的。”

阿一指着美雪的那只手，立刻遭到美雪的指甲掐住。

“是你害的才对吧！”

“好痛啊！我开玩笑的啦！”

“呵呵！这小俩口真有趣。”

原本表情焦虑不安的高个子女人看见这一幕，情绪似乎有些缓和，开口说话了。

“——坐下来吧？反正外面风雪那么大，暂时我们都得待在这里，我们大家好好相处吧。”

“对了...这位美女姓火口，名叫雪子。”

“你们两位互相认识吗？”

矮胖男人的态度使得美雪发问，男人张开嘴巴露出雪白的牙齿：“哈哈哈哈哈。不是的啦，我们也是刚刚才认识的，火口小姐，是不是？”

火口雪子皱了一下眉头：“是啊，我们之前完全互不认识。”

说完之后，便马上把视线移开。

男人毫不在意，继续口沫横飞、“听说火口小姐的车子陷入雪堆里，而我来爬山遇到大风雪...真是伤脑筋，气象报告说晴天的呀，所以我什么东西也没带就来了，差一点就没命了。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敝姓万田，名叫光男。万田光男、谓多指教！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只不过没什么名气而已，哈哈哈哈哈。”

“哦、你是喜剧演员吗？真了不起。那么，你上过电视吗？”

美雪发问。

万田有如炫耀他那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般，开口大笑。

“哈哈哈哈哈。我没上过电视，只有上过舞台而已。几乎就像临时演员一样。到处跑龙套。咦？有什么声音吗？好像有『叮咚』的声音。”

“嗯，我也有听见声音。”

美雪站起来窥探大门口的玄关。

万田缩起脖子打开双手说：“难不成又有客人上门了吗？”

饼了一会儿，恩田推着装有5人份咖啡的推车，带着新来的客人进来。恩田露出复杂的笑容，“又多一位客人了。他好像是驾雪橇迷路了……”一边说一边转头看后面那位高个子的男人。

男人大约二十五岁以上，全身穿着素的灰色衣物。除了手上戴着驾驶雪橇所用的独特厚大手套外，他的装扮就像一个作业员。

男人头上有积雪，他点头开口说话。

“真是致命啊，我不小心遗失雪橇。在大风雪中走了一阵子…啊，对不起，敝姓凤，凤辰马，请多指教。”

“…事情就是这样。”

恩田一边把咖啡杯排在桌上一边说道。

“——太阳已经下山了，我看不曾再有客人来了吧。这场大风雪如果不停的话，除雪车大概也不会来吧。各位和我搞不好要作这里关个两、三天，我们人家就好好地相处吧。”

“关……”

有人在嘴里嘀咕。

阿一听见后，放眼到窗外。

看得见的只有狂舞的雪花和令人快要窒息的黑夜。

“对了，两位高中生，还没请教你们的大名吧？”

自称为喜剧演员的万田打破沉默。

“啊，不好意思。我姓七濑…七濑美雪。他是我的青梅竹马，名叫金田——。”

“大家好。”

阿一一边把奶精倒入咖啡里一边回话。美雪再度斜眼瞪他。

“金田一？好像是以前某位侦探的名字嘛。”

凤辰马开口说话。

美雪笑着回答。

“是啊。他就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阿一，是不是？”

在这一刹那间，阿一感觉到有一股杀气。

虽然不知道是从谁的身上发出来的，但是可以确定某人对阿一不怀好意。

继承天才侦探的血统，本身也被卷入不少谜案里的金田一少年，他的直觉一向很准。

意想不到的发展，使得恶魔产生犹豫。

他万万没想到在深山的别墅里，而且是在这种大风雪的日子里，除了自己以外，还有这么多人迷失在这里。

与这么多人为敌，如果一出差错，自己一定马上就被逮个正着。

总之，在夜深人静之前，只能乖乖地演一场戏。

到了半夜，这些人全部都睡着的话……。

恶魔环视周遭。

眼映入一位正在喝咖啡的少女。

它的姓名好像是叫做七濑美雪。

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把手指掐在她那细细粉嫩的颈子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不可以压迫它的颈动脉让她立刻丧失意识。如果那样，就无法欣赏到她

那痛苦的表情。

把喉咙往上勒住，堵住气管。然后，慢慢地断绝它的呼吸，慢慢地……
扁是想像就足够血脉喷张了。

没错。

干脆把他们全部杀光。

趁他们熟睡时，一个接一个解决吧？

不，那样做太无趣了。对了，就像推理小说一样，在被雪封闭的别墅里，
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会有一个人变成尸体，这种剧情如何呢？

罢好名侦探的孙子也在场。

有趣极了。

等大家都睡着了，就先处理掉别墅的主人，然后……

恶魔以斜眼偷瞄美雪。

……那个少女。

女主角被杀死，名侦探的孙子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真想看一看。

当恶魔的视线正在搜寻金田一的刹那间。

“对了！”

阿一粗鲁地放下咖啡杯，离开座位。

“对了，要看气象报告才行！”

阿一很迅速地走向电视机。

“啊，气象报告吗？我也想看。”

最后一个来访的客人凤辰马跟着说。

“——我的休假到后天结束，如果雪下个不停，那我就惨了。”

“不过，在这种深山里，电视接收得到讯号吗？”

自称是喜剧演员的万田光男开口问。

“当然接收得到，不然摆电视机做什么？”

别墅主人恩田苦笑者说。

“呵呵！说的也是。”

火口雪子有如嘲笑万田一般笑出声音。

“啊，真是的！你的笑声，难道火口小姐讨厌我吗？真是遗憾，我躲进
这里之后，不久后，火口小姐也进来时，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以为你我相逢
会谱出一段恋情…”

不知道万田是否开玩笑，火口放下咖啡杯时故意敲出声音打断万田的发言。

“你有完没完啊，真是的，我可不像你那么闲，我的车子陷在雪堆里，
我现在的心情很恶劣，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

“你、你不要这样说嘛，我也有工作啊，我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闲，就
因为被关在这里没办法，所以找才想缓和一下大家的情绪啊…”

“各位先生小姐！电视在报新闻了，快来看！”

阿一大声一喊，化解一场差一点就发生的口角。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电视机上。

正在播放的是当地新闻报导。阿一和美雪这两个东京佬没见过画面里的
男主播，他正在报导当地传统活动的消息。

“今天的这场大雪，应该也会报导吧…”

正当阿一还没说完时，坐在男主播隔壁的女主播手中接到一份新闻稿，

两个人的表情显得有一点紧张。

“本台最新消息。”

女主播皱着眉头说的同时，画面上出现白色字幕。

“凶狠杀人犯刺伤警察，逃进白鹿山中！”

“天啊！白鹿山...不就是这一带吗？阿一，把音量开大一点。”

美雪催促阿一。

阿一将音量开大，女主播清脆的声音响彻整间大厅。

“——勒毙一名男子之后，再进行分，正要弃时，遇到警察盘问，冷不防也用刀刺杀警察，目前往白鹿滑雪场附近的山里逃亡。凶手是住在长野县的剧团团员，姓名是出门。章——”女主播的声音突然被切断。同时，画面也一片漆黑。

“咦？电视怎么突然断讯了？”

阿一说完后，火口雪子迅速站起来：“啊，对不起，好像是我弄的。”

她赶快捡起掉在地上的电视遥控器。

“——我马上打开电源。我看一下...”

慌张地按了好几下按钮，萤光幕才又出现画面。

画面是杯面的广告片。

“咦？不是这一个频道。”

阿一说。

“哦、是吗？刚才足哪一个频道？”

“嗯...不知道啦，反正转台找找看就对了。”

“嗯，再按。”

火口雪子连续操作遥控器，终于出现刚才那个女主播的特写镜头了。

“——接下来播报在长野市内一所小学里出生的鸚哥的消息。”

“这是什么啊！罢才的新闻已经报完了吗？”

阿一以失望的口吻说话，火口则说：“什么嘛！没看到又怎样嘛。那种新闻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你不觉得有点可怕吗？白鹿滑雪场附近的山里，指的就是这一带啊。我从滑雪场一直滑雪滑到这里来，一路上除了这里有人以外，其他别墅都没有半个人啊。那个杀人魔也许趁着风雪躲进这栋别墅里。”

“不会吧，金田一。”

凤辰马插进来说话。

“——我也是从滑雪场来的，途中虽然有好几栋别墅没有人，不过，通常逃犯应该会选没有人的别墅躲藏才对啊。”

“是吗？没有人住的别墅，里面也许没有灯油，那样子就无法取暖，更不可能会有食物吧？况且，没有人住的别墅我也看了好几家，每一家的门窗都锁得紧紧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进得去。”

遭阿一反驳后，凤辰马显得有一点不是滋味。“喂喂！小子。我不管你是不是名侦探的孙子，我看你是推理小说看太多了吧？我也了解被关在这里，心情上会很不安.....”

“你们两位别争辩了。”

这次是恩田插话：“——管他是逃犯还是杀人犯，你们不用担心啦。只要我这个别墅主人不要让他进来就得了嘛。”

“是吗？”

火口雪子开口说话。

“——我们又不知道杀人魔长得什么模样，也许一不注意就让他进来屋子里。不、搞不好他已经进来了。”

火口此语一出，气氛显得很凝重。

“火口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万田和善的眯眯眼暗藏阴险的目光。

“推理小说里经常发生的事啊，互不相识的男女被关在下雪的别墅里，然后在里面发生命案的剧情。凶手就在成员之中，不知道是谁……”

“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在电视机前的阿一大喊，盖过火口的声音。

“怎、怎么了？不要吓人嘛。”

火口说道。

“电视机…咦？不行啊，没有画面了！”

萤光幕只剩下灰色的杂讯，声音也没有了。

“一定是天线被积雪折断了吧，真伤脑筋。”

恩田的语调一直很平稳。

“别开玩笑了！”

火口的语调和恩田相反，显得很高亢。

“——愈来愈像恐怖电影中的情节了嘛。杀人魔该不会真的在这里吧？”

“请不要再说了。”

美雪开口说话。

“——好像愈来愈冷了。肚子也饿了，大家要吃晚饭吗？恩田先生，我去煮一点东西给大家吃。光是让我们住在这里，就已经很麻烦你了。”

“啊！不、不用啦，七濑小姐。来者是客，怎么可以让你下厨。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不过，粗茶淡饭我倒是想办法准备，请大家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对了、我先带你们去看房间吧。刚好够一个人一间房。”

说完，恩田便从沙发椅上站起来。

“哦，太好了！起先我还以为只能在门口睡觉。”

凤辰马笑着说。

恩田也笑着说：“当初我盖这栋别墅是要给员工当休闲中心，但是，这里交通不便，结果。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使用而已。不过，别墅就是要房间多才好，别墅和自宅不同，因为有时候，一次就来很多人。”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恩田先生是大公司的老板吗？”

“哈哈。差不多是那样啦。请，我带你们去看房间。”

在恩田的催促下，全员从沙发椅站起来。

“啊！凤先生，钱包。”

美雪发现凤辰马所坐的沙发椅上面掉了一个黑色钱包，并捡起来。就在此时。

“借我看一下！”

火口迅速伸出手，抢走那个黑色钱包。

“呀！火口小姐，你做什么？”

美雪发问，火口却高举钱包嚷嚷。

“喂，你不是说你姓凤吗？这是你的钱包吗？”

一脸吃惊的凤辰马说：“是、是啊！怎么了？”

凤辰马眨眨眼睛。

“哦、那么，这个英文缩写是怎么一回事？”

火口秀出钱包的内侧有“S. D”两个烫金的英文字母。

“刚才新闻报导所提到的杀人魔，姓名好像是『出门。章』。英文缩写不就是『S. D』吗？”

“噗、哈哈哈哈哈！”

默默站着的风突然脸朝地上笑了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呢？”

“难不成你认为我是杀人魔吗？请你饶了我吧，不是的啦，那才是我的本名啊。”

“那么，凤辰马是什么名？”

“凤辰马是我的笔名。私人身份时，我都是用本名。”

“咦？笔名...这么说来，凤先生是作家吗？”

美雪发问。

凤忍着不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啦。基本上，我是一个公务员。当作家是我的梦想，投稿时，我都用笔名。我有几次被选为新人奖的人围者。”

“哦...那你的本名叫什么？”

火口好像还没有释怀。

“请饶了我吧，有一点原因，所以找不想说。”

“什么原因嘛？”

“你很难缠哦。”

凤变成一张老K脸。

啪啪两声，有人拍手。

是恩田。

“说够了吧？请先随我去看房间。”

恩田说完便立刻走出大厅。

长长的走廊要隔一段距离才有电灯，因此有一点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祟，美雪紧靠在阿一身边并轻轻地耳语。

“阿一，真的不要紧吧？”

“什么事？”

“杀人魔不在这里面吧？”

“我也不敢确定。”

阿一的回答使得美雪打一个冷颤。

“我们打电话回国民旅馆，请他们派人来接我们吧？我不想在这里过夜。”

“刚才我也打算那样做，但是电话好像不通了。”

“咦？电话不通？”

“是啊，据恩田先生说，大风雪把电话线弄断了。”

“我的天啊...”

“如果你怕的话，那就和我睡同一个房间吧？”

“笨蛋！”

“那你就把门锁好吧。”

“如果没有锁呢？”

“那就把床或是桌椅之类的东西堵在门口，懂吗？”

“嗯。”

“请，这间就是七濑小姐的房间，可以吗？”

恩田推开笨重的房门，很恭敬地引导。

“啊，可以！”

美雪以奇怪的音调回答。她根本不在意房间的样式，她只管检查房门是否有锁。

“——呼、太好了，有锁。”

美雪脱口而出，恩田开口问道。

“什么事呢？”

“啊、没事。呵呵呵呵。”

“是房间的门锁啦，她怕杀人魔跑进来啊。”

这句话使得大家把视线投注在阿一身上。

“闭、闭嘴！阿一！”

美雪急忙制止，阿一却继续说、“各位先生女士，今晚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锁门哦。我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说完之后，阿一环视每个人的表情。

一阵沉默之后，火口雪子嗤之以鼻。

“名侦探先生，谢谢你的忠告。”

有人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气仿佛信号一样，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面口凝重。

真是一个惹人厌的小毛头！

恶魔痛恨得咬牙切齿。

都是因为那个叫做金田一的小表，在那个时候打开电视，害我差一点就曝露身份。

不过，我的运气好像还没有衰的极点，在紧要关头，电视机的天线断掉，算我幸运。

还有电话也是。

罢到达这栋别墅时，我先把电话线剪断果然是明智之举。

如果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问逃犯的特徵，那我岂不是毁了。

恶魔看了一下手表。

凌晨 2 点。

因为刚才金田一的那句话，现在每个人一定都锁着门睡觉了吧。

今晚无法享受勒毙七濑美雪时的乐趣了，但是，要在半夜里走动却不是困难的事。

这些人暂时都会待在这里，我必须先下手才行。

我该怎么做呢？

那是……

外面依然风雪交加，恶魔站在窗边一边自问自答一边抓头发。

“早安，阿一！”

美雪清彻的声音灌入阿一的耳朵里。看样子，他睡得很熟。

“——大家都起床了呀。你也快点起床吧！”

“好啦好啦。”

阿一一边打呵欠一边把丢在地上的滑雪裤和毛线衣穿在身上。

走廊比昨晚还更暖和，几乎可以不用穿毛线衣。阿一一边伸懒腰一边进

入大厅。

“早安，名侦探先生。”

火口雪子对阿一摇晃手指。

今天早上她戴着一副没有镜框的眼镜，见到阿一有一点傻眼的表情，她马上察觉到。

“今天我戴隐型眼镜。”

火口笑着说。可能是戴眼镜的关系，她看起来比昨晚柔和多了。

“早安，金田一。”

别墅主人恩田一边用水瓢对观叶植物浇水，一边笑着问候。

“——我准备了吐司面包和火腿蛋、牛奶。餐厅在门的那一边，请吧。”

“啊，谢谢...”

阿一推开通往餐厅的门。

宽敞的餐厅里摆了两张橡树色的餐桌。

坐在椅子上的万田光男和昨晚一样，以怪异的声音说：“哦，你来了，名侦探先生。大牌人物果然是最后一个现身。”

“哈哈哈哈。”

一阵皮笑肉不笑之后，阿一就坐了，万田隔着桌子把手伸过去：“要抽吗？”

手上拿的是香菸。

“咦？”

“不行啊！阿一。”

美雪端着热呼呼的咖啡过来，发现后立刻制止。

“哦，你是高中生，还不可以抽菸吗？哈哈哈哈。”

万田一边笑一边用左手端起咖啡，正要往嘴巴送时。

“喂，各位，请过来一下！”

凤辰马很粗鲁地推开厚重的木门，冲了进来。上半身穿着夹克，下半身穿着针织制的裤子。

“凤先生，怎么了？”

阿一问。

凤辰马一边把滑雪用的防水裤套在针织裤子外面，一边说。

“体啊！外面有人死了！”

那具体离别墅的大门口仅有十几公尺的距离。

身体有一半以上被雪埋住，威力强大的风雷吹拂之下，只能勉强见到滑雪装的一部份。

那是凤辰马出去看天气时，偶然发现到的。

全体男人们把体从雪堆里拉出来，并搬运到大门口。

死者是男性，乍看之下并不是很年轻。可能是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吧。

穿绿色的滑雪装和同颜色的滑雪帽，双手戴着黑色手套。

脸上还戴着“天鹅牌”高级护目镜。滑雪鞋也相当高级。脚上还穿着滑雪板。

双手紧握着滑雪杖。

阿一觉得体有点异，所以特别仔细观察。

死者上衣的拉拉到下颚。

夹克应该是刚买不久的新品，在领口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金属徽章，除此之外，身上并没有带任阿多余的东西。

“这是滑雪技术一级的徽章。”

凤辰马用下颚指给大家看。

“——他一定是对自己的技术很有自信，想要在深雪里滑雪，结果被大风雪吞没。”

万田以惋惜的语调说：“他真是衰到极点，只差 20 公尺就可到达别墅，可能是因为风雪太大而没看见。”

“以前某一所高中的登山社团在北阿尔卑斯山遇难时，据说也是死在离山庄只有 50 公尺的地方。”

风一边说一边拍掉衣服上的雪。

“好可怕……”

火口雪子在嘴巴里念了一句，她站在远处观看男人们的举动。

“果然很奇怪……”

阿一一边说一边蹲在体旁边，并开始触碰体。

“阿一，你在做什么！”

阿一不听美雪劝阻，正想要打开滑雪夹克的口袋。

“喂！金田一，你在做什么？”

凤辰马看不过去，正想要阻止，阿一仍然把夹克上全部的口袋掏空，并把口袋里的东西摆在门口前面的地砖上。只有手帕、黑色钱包、已经拆封的滑雪板用的喷蜡而已。

“果然不出我所料。”

“喂！什么叫做果然不出你所料，你怎么可以乱碰死者……”

凤辰马责问阿一。

“问题重点不在这里。”

阿一转头过来说。

“这不是一起遇难事件，恐怕是一起杀人事件。”

“你，你说什么！”

凤辰马瞪大眼睛。

“...是的，电视里所提到的杀人魔...杀人魔。出门章...他勒毙受害者，然后分...”

阿一一边说一边将体身上的夹克拉往下拉，并掀开里面那件衣服。

“杀、杀人事件是什么意思？”

火口的语气显得很害怕，阿一回答说。

“就是这么一回事。”

阿一掀开的是体的颈部，上面有何黑色的痕印。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是被勒毙的。

全员惊讶得了一口气。

“这可能是昨天新闻报导所提到的那个杀人魔干的。”

“天、天啊！这么说来、杀人魔真的在这栋别墅周遭徘徊吗？”

火口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不，我认为事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阿一环视全体人员。

“——凶手已经混入我们这些人之中了。”

“你、你说什么！”

恩田从门探出头来，并大声说。

“慢、慢着！阿一、你说的是真的吗？”

美雪问道。

阿一点点头：“是的。之前我对某件事一直抱持疑惑。不过，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一切的谜团都解开了！”

在场人员以怀疑的眼光互相看来看去，阿一再看了全员一次，并说：“没错。凶手…杀人魔在这里面！”

“新闻报导中的杀人魔在这里面？”

凤辰马大声说。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杀死这个滑雪客的人也许真的是那个杀人魔，但是你凭什么理由说凶手就在我们这些人之中……”

“当然有。”

阿一说。

“我想先说前提，这个死者并不是迷路的滑雪客。”

“咦？”

全员异口同声。

“但、但是，如果他不是滑雪客，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从这身装扮来看，任何人都会认为它是因为滑雪，迷路到这里来…”

恩田说。

万田也跟着点头，并说：“是啊！他一定和我们一样遇难，好不容易滑到追里，却遭到杀人魔勒毙。”不对，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死者身上少了一样滑雪客必备的东西。“”什么东西？“火口雪子发问后，阿一把目光移到体上。”升降椅搭乘券。“全员松了一口气。阿一从自己的夹克口袋里，取出升降椅搭乘券，它可以用橡皮筋套在手腕上。透明的套子里面，有一张日期是昨天的升降椅搭乘券。”通常，来滑雪的人都要买一日券或半日券，然后装在套子里，绑在手腕上，让管理员验票之后，才可以搭乘升降椅。也有些人买回数票，不过，对滑雪技术一级的高手来说，那是一种损失，所以高手不买回数票。

我也检查过死者的口袋，里面并没有找到任何升降椅搭乘券。虽然钱包里面还没检查，不过，像搭乘券这种使用频繁的东西，不可能放在钱包里面才对。

所以说，答案只有一个。凶手是为了把死者伪装成滑雪遇难，而让死者穿上滑雪装、滑雪鞋等装备，然后弃置在外面。

请大家仔细想看看。昨天晚上，万田先生第一个来到别墅，紧接着是火口小姐。然后是我和美雪，最后一个来的是凤先牛吧？那么、这个被穿上滑雪装的死者，他是谁、又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呢？“阿一一边展开推理一边慢慢地将舞台由门口转移到大厅。其他人彷彿被看不见的绳子拉引一般，也跟着往大厅聚集。其中有一个人里足不前，阿一一直盯着他看。”我认为有一个最贴切的答案，那就是死者比我们在场的任何人更早抵达这栋别墅，他才是别墅的主人。恩田先生，我没有说错吧？“一瞬间，恩田露出憎恨夹杂兴奋的笑容。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球紧盯住阿一。但是，阿一不为所动，继续说。”你不是别墅的主人。你比我们早一点到达这里，你勒毙真正的恩田先生，打算躲在这里。

但是，过没多久，万田先生就来了，你还来不及杀死万田，火口小姐、我和美雪、凤先生紧接而来。无计可施的你只好随便把恩田先生的体“处理掉”。

原本你应该把体丢弃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在深雪之中，背着体走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于是，你为了不让体的身份曝光，就把体伪装成滑雪遇难的样子。是不是呢？恩田先生、不对...你是杀人魔！”恩田“轻咳一声，似乎下了某种决心，他一脚踩进大厅里。恩田说：“真是伤脑筋，我解救你们，你却说我是杀人魔。你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当做故事来听是很有趣。但是，很遗憾，一切都只是你的推测而已。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吗？如果你再污蔑我的人格，那就请你出去。我才不管你什么大风雪...”

“我当然有证据。”

阿一立刻反驳。

“你今天早上怪异的行动，足以显示你不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怪异的行动？”

“是啊。今大早上我来吃早餐时，你是不是正在为那边的观叶植物浇水？”

阿一用下巴指向大厅角落和窗户旁边的观叶植物。

“不只有我看见，火口小姐也有看见。对吧？火口小姐。”

“是、是啊。不会错的。”

“恩田”露出放心的表情说：“真是的，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我身为别墅的主人，我浇水有什么不对？那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啊。”

“为花草树木浇水的确是很自然的行为，如果是真的植物的话。”

“什么？”

“恩田”的脸色大变。

阿一有如乘胜追击一般、“是的。那并不是真的观叶植物，而是人造花。在一般餐厅里经常可见到。近来的人造花制造技术很好，几乎和真的没两样。起先，我也以为是真的而大吃一惊。你扮演这栋别墅的主人太过于投入了，以致于做出真正主人绝对小会做的事。是的，你为塑胶花浇水，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滑稽了！”

“恩田”的嘴唇在颤抖，并伸手去抓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花盆。

“喝啊啊啊！”

一边大叫一边把花盆掷向阿一。

花盆在阿一的身边被摔碎，花草和白色小石子撒满一地。好像金属制的底座咚的一声滚落在地板上。

“你们统统不要动！”

粗厚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他已经不再是和善的别墅主人了。而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所发出的咆哮。野兽粗大的手指掐住火口雪子的颈子，并破口大骂。

“如果你们敢轻举妄动，我就杀掉这个女的。听好、我的手指头就是凶器。折断女人的颈子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野兽一边说，身体却一边往半空中飘上去。

“喝啊！”

同时，一声吆喝声响彻大厅。

大家在一步还踏不出去之间，野兽一头撞向铁制的暖炉，当场口吐白沫。火口雪子的柔道招术。过肩摔实在是太漂亮了。

啪、啪、啪……

阿一拍手鼓掌。美雪和其他两人也跟着拍手。

火口很不好意思地用手遮住泛红的脸颊。

在拍手之中，万田说：“好险！昨晚我没有溜进它的房间里……”

阿一并没有漏听这句话。

杀人魔在昏厥中，被用绳子绑在大门口前的一根柱子上。这里虽然没有大厅温暖，不过，总比待在零度C以下的屋外好得太多了。

他自己的衣服藏在房间里，从他的皮夹里并找到驾照。他的本名叫做出门章一。

他果然是新闻报导中的杀人魔。

阿一一行人聚在暖炉前面喝美雪煮的咖啡，不厌其烦地谈论刚才所发生的精采好戏。

万田从冰箱里拿出啤酒一边啜饮，一边问阿一。

“名侦探，你怎么知道那盆观叶植物是人造的呢？”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

凤辰马搭腔。

“据我所见，你根本没有去碰观叶植物，为什么知道…”

“你们想知道吗？”

阿一故意卖关子。

“当然罗！我也很想知道。”

火口雪子也很有兴趣。

“那么，凤先生也告诉我一件事吧。”

阿一要求。

“咦？什么事？”

“你说过你基于某种原因，不想说出你的本名。我们只知道你的本名英文缩写是”S. D“，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

凤辰马以困惑的表情一边仰望天花板，一边考虑。

“啧！拿你没办法。那么、我就叫诉你吧、不过，请你绝对不要笑哦。”

“好啊！那当然。”

“你先说。”

“好吧。道理很简单啊。这栋别墅在深山里，而且降雪的季节，不太有人来这里，那个冒牌的恩田最初和我见面时，他也说”在冬季顶多只来两、三趟而已“。这种不常有人来的别墅，如果种植真正的观叶植物，不枯萎才怪吧？所以，当我踏进大厅时，看见那些观叶植物，我就有一点纳闷。”

“原来如此、你说的没错。”

凤应声。但是，他又想了一下：“可是，持有这栋别墅的人也许会使用某种特殊的花盆，即使一、两个月不浇水，植物照样不会枯萎……哈哈！自己说都觉得好笑，根本没有那种设备。”

“我也一度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不过，由于美雪的一句话，让我马上就得到”那是人造花“的结论。”

“咦？我说了什么吗？”

“墙壁上的画呀。”

阿一用手指向挂在大厅入口处的复制画。

“你告诉我说那是复制画的吧？于是我就连想到，这栋别墅的主人虽然是有钱人，但是他好像并不是一个讲究“真货”的人。连稍俱有一点点美术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复制画，而主人却可以毫不在乎地挂出来，可见他也可能为了方便而摆设观叶植物吧？”

“不愧是阿一！对吧？各位，名侦探的孙子不是叫假的吧？”

“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实在了不起。”

凤辰马胳膊交叉点头。阿一见状后、“再来轮到凤先生说了。现在可以说出你的本名了吗？还有你为什么不想说的理由也请说出来。”

“真拿你没办法，我就说吧，不过，你们绝对不可以笑哦。”

“我说不笑就不笑。”

“其贺，我出生时，我父亲刚满二十岁，我父亲小时候非常喜爱咸蛋超人。”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家的姓氏比较奇特，刚好和饰演咸蛋超人里面一位队员的演员同姓...”

“凤先生的本名到底是什么嘛？”

“另外，我父亲还喜欢那位队员所使用的光线枪。”

“那又怎样？”

“就是这样啦，总之，我对自己的本名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算了、好吧。”

“一点都不好。”

“真的不笑吗？”

“我说不笑就不笑。”

“那么，我要说出我的本名了。”

“你的本名是什么？”

阿一摆出手拿麦克风访问别人的动作。

凤辰马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毒螫三太夫”

全体人员当场把口中的饮料喷出来。

少年之恶梦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短篇小说

1.

这件事发生在盛夏里的有一天傍晚。

阿一在雨中奔跑。

突如其来的一场西北雨，使得没有带伞的金田一从上半身的T恤到下半身的牛仔裤全淋湿了。

再加上木屐的带子断裂，即使想用跑的也无法跑，可能是被雨淋或吃太多西瓜的缘故，他的肚子开始感到疼痛。

“可恶啊，我真衰，真是不甘心.....！”

阿一以怨恨的眼神抬头仰望天空。

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子，其实原因是阿一受到处罚。

在暑假里，剑持警部邀请阿一、美雪以及堂妹金田一二三来家乡游玩，

另外，剑持太太和孩子们也都来了，他们聚在一起玩扑克牌。

二三提议玩最输的人必须接收处罚，那就是帮大家去买饮料，结果是阿一输得最惨。于是，他只有跑腿的份。

“唉，我真是衰，不仅木屐带断裂，还被西北雨淋得一身湿。为什么是我输给那群小毛头。都是因为玩那种抓鬼牌只靠运气的游戏才会变成这样，如果是玩那种靠实力比输赢的‘心脏病’或‘51’就好了...”

唔...真可恶...我肚子痛...

手上提着装满各式饮料的塑料袋，阿一边发牢骚边走在人烟罕见的乡间小路，还强忍着腹痛，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

“痛啊----痛死我了！不行了...我一步也走不动了...”

只好整个人缩成一团。

“----可恶！事到如今...反正在这种乡下地方没人会看见，我就到那边的草丛里...”

阿一环顾四周，赫然发现有橘色的灯光。

茂密杂木丛深处有光秃秃的岩石断崖，崖下有一栋小木屋。

“那是别墅吗？”

从有灯光看来，一定是有人住。

跑进别人家里借厕所虽然有些不妥，但总比在野外拉屎好多了。阿一毫不考虑得向草丛里的小路走进去。

2.

“对不起！请开门一下！对不起！”

阿一一边用力敲小屋的门，一边喊叫。

门立刻就被打开，从门缝里露出一张长发女子的脸孔。

“谁啊？”

女人一边问，一边慵懒地用手将头发往上梳。

“不好意思...借我用一下厕所！”

阿一象强迫推销员一样一脚踏进玄关里。

“啊----慢着，你...”

丢下满脸疑惑的女子，阿一连续说“不好意思”就往屋子里冲。

肚子已经忍到极限了，再也撑不住了。

“厕所！厕所在哪里？”

阿一用手压住屁股并大声呼叫。

女人见状后，“在...在那边！”用手指向走廊的尽头。

“借我方便一下！”

阿一一边解开皮带一边开门，掀起马桶盖，同时拉下牛仔裤和内裤就往马桶蹲。

“呼.....”

千钧一发化解危机后，阿一一边抓头发一边从厕所走出来，外面一共有三个女人瞪着他。

“你是谁啊？”

双手报在胸前的短发女子发问。

虽然她的眼角有一点上扬，不过，算是一位美女。

她伸出下颚，把头往旁边甩，挂在耳垂下的斗大耳环也跟着晃动。

“你闯进别人家的别墅，二话不说就往厕所里面冲，未免太没有礼貌了

吧。”

“一点也没错，我还以为是强盗闯进来了。”

刚才那位长发女子搭腔。

刚才急忙冲进厕所时没注意看，现在仔细一看，她也算是美女。

不过，稍微有一点浓妆艳抹，慵懒地把头发往上拨好象是她的习惯，她一定很适合在特殊行业里打滚。也许事实就是这样子。

“啊...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因为很紧急...哈哈...”

阿一想藉由笑声消除尴尬，这次换一位烫米粉头的女子说话。

“唉---都是因为，害我们又要重来了，动作再不快点，雨就要停了。”

这位女子的脸蛋比起其他两人，虽然脸色有一些淡白，但是，她的身材是一流的。

目前，她和其他两位喜欢穿牛仔裤，T恤的同学在一起。

但是，如果她穿上洋装的话，最能够吸引男人眼光的也许就是她。

总之，这三位二十四、五岁的女人，每一个都是美女！

阿一忘了自己的立场，笑着说：“真不好意思，你们正在做什么吗？是不是在烹饪？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来帮忙你们吧。我很拿手哦，虽然我只会削马铃薯的皮而已，哈哈哈哈哈。”

三个女人同时叹了口气并互相看一眼。

“我们不是在烹饪，我们正在进行降灵术，降-灵-术！”

短发女子露出严厉的眼神说道。

“降灵术？”

阿一反问，这次是浓妆艳抹的长发女子回答。

“是啊，就是招魂啊！就是灵异节目里经常播的那一种嘛！”

短发女子把阿一拉进隔壁房间里。

“噢.....？”

阿一整个身体僵硬了。

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里，在中央位置有好几支大蜡烛围成一个圆圈。

正中央有一只死兔子。

窗户和窗户之间被贴满了符咒。

阿一看得目瞪口呆，米粉头的女子笑着说：“蜡烛是用来判断亡魂有没有出现，听说如果招魂成功，即使没有风，烛火仍然会摇晃。死兔子是我们向附近的农家要来的。据说死动物的臭味具有招魂的效果，招魂术的入门书上有写。在窗户和门上面贴符咒是为了不让其它的亡魂跑进来，如果没有贴的话，一些动物灵或是乱七八糟的恶灵会跑进来，那就会很可怕。”

看样子，这些女人是很认真的。

阿一心里想还是尽早开溜比较好，于是他故意发出大笑声：“哈哈哈哈哈，那...那那...那真是抱歉了，我这个局外人就告辞了。”

阿一正想往门口移动时，长发女子立刻挡在他面前。

“不行啊---太迟了！门已经贴上符咒了。符咒的数量刚好，如果撕下来的话就会失去效果。”

“噢？等...等一下！可是我.....”

“啊...百合，你已经帖上去了吗？小弟弟，真不好意思，那就请你陪我们了。”短发女子嘴角往上扬并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叫我陪你们招魂吗？请请请饶了我吧，我最怕这种玩意儿啊！”

“哪有办法，谁叫你闯进来借厕所。来，快点过来吧！我们必须在雨停之前，把‘那个人’的灵魂找出来才行。”

“噢！不要啊……！”

“小梅，放他回去吧！看他怪可怜的。我们改天再进行招魂吧！”

米粉头的女子如此地说道。看样子，里面她最正常。

但是，小梅驳回这个提案。

“不行啊，小樱！绝对不行！你真是的，老是对男人心太软。为了找回我们的友谊，今天一定要揭发真相，我们不是说好的吗？刚好今天和‘那时候’一样下着雨，今天一定可以招魂成功。喂…那个不速之客，过来这里，我们要开始了！”

阿一被强迫坐在蜡烛旁边的地板上。

看样子，这个女人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人。

从她口中说的“对男人心太软”，“找回我们的友谊”看来，她是属于那种女子排球队队长的类型。

小梅虽然体格娇小，但是，她的个尖酸刻薄，真的是名副其实。

米粉头----名叫小樱的女子叹口气说：“那就没办法了。”

“----差不多快要到发生‘那起事件’的时间了。”

小樱似乎很宝贝她烫过的秀发，一边用左手指梳背后的头发，一边看着手表。

“那起事件？”阿一反问。

“一年前，这里发生一宗杀人事件。”

名叫“百合”的长发女子答道。

“----而现在在场的三个人就是当时的嫌犯，也包括我在内。”

3.

“杀、杀人事件的嫌犯？你们三个？”

阿一有如被泼冷水一般浑身发抖。

“是啊，你有点吃惊吧？呵呵……”

百合一边摇曳长及腰际的长发一边冷冷地笑。

三个女人围着阿一站立着。房间内的灯光不知何时被关掉，只剩下摇曳的烛光由下而上地投射在女人们的脸颊。

在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内充满诡异的气氛，不禁让阿一猛吞口水。

“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们三个人的网球教练。”小梅说道。

“----我们三个人从小学起，就一直很要好。我们都是独生女，感情就象亲姊妹一样好。从读书，参加社团，到社会上工作，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三个人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但是……”

小梅突然变成一张苦脸，话也只说了一半。在焦躁下，她把右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里，拿出香烟来抽。接下来，小樱继续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时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小樱说了之后，就把视线移往小梅和百合身上。

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并点燃打火机。

这个动作好像是一种信号一样，小樱又开口说话了。

“他姓须藤，以前曾经是一位职业网球选手。你有听过吗？两、三年前，他也有拍宣传用的海报。”

“啊…我知道那张海报。对了，就是这种姿势，两手握球拍打来自左边

的球，那叫什么呢？”

阿一做出动作后，百合一边慵懒地梳长发一边说：“你是指双手握拍法吗？”

“对，就是那个！他拍的是乌龙茶的广告吧？”

“他拍的是咖啡广告。”

这次是小梅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吐槽。

“啊、不好意思。哈哈、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喝乌龙茶。”阿一说道。

三个女人一笑也不笑地凝视阿一。

气氛搞得越来越僵。

百合仍然以慵懒的模样俯视从盘腿而坐改成跪坐的阿一并开口说话。

“总之，我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上那位网球教练。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裂痕，你应该可以了解吧？我们互相牵制……我们四个人来到这栋别墅时就是那种情形。原本我们三个女人感情那么好，却变得那么不自然……结果，须藤不知道被谁杀死。”

“是啊，不知道我们三人之中的谁杀的。”

小梅插了一句话。

“你们三人之中的某一位杀的，这一点不会错吗？”

阿一发问后，小樱答话。

“从当时状况来看，应该是不会错。不过，没有人要认罪。因此，我们选择在他的忌日这天，再度来到这栋别墅，想要用降灵术召唤他的灵魂出来问话。我们三个人从读国小时，就非常迷钱仙之类的东西，我们已经召唤过很多人、动物的灵魂。在高中时，我们在教室里召唤我养过的鹦鹉，后来真的有听见鸟的叫声。”

阿一想要问那是否是窗户外面的麻雀，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并适度搭腔。

“原来如此，我了解了。你们真是厉害啊！”

小樱抿着嘴笑，“是吗？啊、你听见声音了吗？须藤的灵魂来了。”做出竖起耳朵的动作。

阿一笑得很僵硬并说道：“哈、哈哈…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嘛…”

就在此时，啪嗒一声。

好像是树木被劈开的声音。

阿一吓得缩成一团，三个女人却眼睛为之一亮。

“他来了，就在这附近。”百合开口说道。

“---刚才的声音叫做拉普现象，那是灵魂出现的证据。他…须藤离我们很近了。”

小梅的眼睛也为之一亮，“太好了，似乎蛮顺利的嘛！我的书上有写，若要对因为事故、事件而丧命的亡者进行招魂，最好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同样的天候下进行，那样子比较容易成功。快点，趁雨停之前，赶快开始吧！”

阿一心里想，这开什么玩笑嘛！

到目前为止，阿一被卷入很多起匪夷所思的杀人事件里，每一起他都有办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当他面对这种无法解释时，他比任何人还要怕。

总之，阿一不想再继续再耗下去了。

阿一站起来说：“等、等一下！在进行招魂之前，你们可不可以把案发

当时的情说给我听？”

“说给你听？”小樱侧着头问。

小梅很不悦地说：“你在说什么傻话，告诉你这种小毛头又能怎样？如果事情那么简单，那早就...”

“哎呀----不要这样说嘛！”阿一反驳。

“----我爷爷是日本派名第一的名侦探，你们知道金田一耕助这个人吗？”

“噢？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天啊----不会吧！”

小樱露出惊喜的眼神，看来她也是金田一耕助的迷。

“我不是盖的哦，我也帮忙警方侦破很多起谜案...”

“那很有趣嘛！”

百合打断阿一的话。

“就把情形告诉这个侦探侦探小弟吧，雨好像还会再下一阵子的。”

“那怎么可以！不可以把那件事告诉陌生人。”小梅反对。

百合嗤之以鼻。

“哦，小梅。你怕真相被拆穿吗？人果然是你杀的吧？”

“开玩笑！你才是！那一天你提议留下须藤一个人，由我们三个人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所以应该是你干的吧？百合！”

“你们两个都别说了。”

小樱红着眼眶，“----我们果然不应该来这里。不论百合和小梅谁是凶手，我都觉得无所谓。我以为来这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恢复和以前一样...”

“小樱，你不要装成一副和事佬的模样，你这种暧昧的态度才更让人觉得可疑。”

小梅的眼神更严厉了。

百合也加入这场唇枪舌战。

“是啊，虽然你说不论我和小梅谁是凶手，你都觉的无所谓。可是，当初租这栋别墅的人是你啊！你一开始就打算要杀害须藤吧？”

“你、你太过分了！”

小樱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

“----去买菜的事也是啊，我按照分配的买了茼蒿、西洋香菜、菠菜回来。而百合却说什么炖咖喱用的肉卖光了，根本没买肉回来。小梅也是，原本应该向附近的农家买马铃薯、青葱，结果你却买红萝卜和青椒回来。那是为什么？难道和须藤被杀的事有什么关连吗？”

“你们三位别吵了，这样子吵不出一个结果啊。把情形告诉我吧！为了不负我爷爷的名声，我一定会指出凶手是谁！”

“哼...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告诉你吧。”

小梅开始道出当时的情形。

4.

那是去年八月十五日所发生的事。

小梅、小樱、百合三个人和她们的网球教练须藤来到这栋别墅。

表面上，她们是为了接受特别的网球训练，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爱情战争”。

抵达别墅的那天傍晚，她们三个女人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命案就在这

段时间发生。

由于突然下西北雨让她们在路上耽搁，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们买了塑胶伞回来，结果就发现须藤胸口插了一把菜刀，死在厨房里。

“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是我。”

小梅说完以后，稍微颤抖了一下，随后向阿一招手，并带领他往厨房移动。

她把烟蒂丢进水槽里，回头对阿一说：“尸体刚好就在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

“咦？”

阿一赶紧退后一步。

小梅面不改色地继续说：“地板上都是血，他刚好仰卧在正中央。眼睛瞪得很大，眼珠子浑浊，一看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不过，最奇怪的是他的姿势。”

“姿势？”阿一反问。

小梅回答，“他右手拿鸡蛋，左手拿这饭瓢倒在地上。”

“饭瓢？是盛饭的饭瓢吗？”

“是啊，就是饭瓢。”

“鸡蛋和饭瓢...”阿一感到有些意外。

阿一脑海里浮现的命案现场有一点滑稽。

但是，三个女人的神情很严肃。

百合浓妆艳抹，看起来面无表情，不过，她的两道细眉往中间挤，显得很沉痛。小樱从刚才起，就一直眼泪擦个不停。

“尸体是以什么样姿势拿着鸡蛋和饭瓢倒在地上呢？”阿一发问。

“很难用言语形容...”

小梅看了一下四周，百合察觉后就拿出纸笔来。

百合开始画圆，阿一把视线停留在她压纸的那只手上。

她左手的无名指戴着一只闪闪发亮的戒指。

其它两个女人的手指上也有相同的戒指。

看样子，须藤这个男人赠送同样的戒指给这三个女人。

(真是的...这种男人被杀活该。)阿一心里这样想之际百合把画好的画递过来。

“就是这种姿势。”

“是的，没错。拿鸡蛋的右手是抬高的。”小梅开口说。

小樱也点头附和。

画在纸上面的尸体，右手举着鸡蛋，眼睛好像注视鸡蛋一样。

另外，拿饭瓢的左手刚好在后脑勺。左腕手肘弯曲，饭瓢的圆形部位朝上方。

“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小梅小姐...”

“什么事？”

“尸体的手紧握住鸡蛋和饭瓢吗？”

“？是啊，鸡蛋差一点没被捏碎。”

“原来如此...”

“你知道什么了吗？”小梅发问。

阿一露出雪白的牙齿，“是啊，我知道了。”

阿一环视小梅、小樱、百合三人之后，便说：“-----一切谜底都解开了。”

5.

“尸体手上拿鸡蛋和饭瓢是一种死者留言。”阿一说道。

“死者留言？”小梅反问。

“是的，就是‘濒死前的遗言’。从尸体双手紧握鸡蛋和饭瓢的举动看来，并不是凶手在须藤死后，才让他握的。他生前以自己的意志握住那两样东西。他为什么会那样子做？可能是他要以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的姿势表示凶手是谁，唯有这样才有合理的解释。”

“什么意思？用鸡蛋和饭瓢暗示凶手...啊----难道凶手喜欢烹饪吗？”百合把视线移向小樱。

小樱摇头：“不是我杀的，如果要那样说的话，那应该是小梅，因为她只会煎荷包蛋和煮饭而已...”

“开什么玩笑，我也会煮咖哩、煮拉面呀！凶手应该就是带蛋来的人吧？就是你吧？百合！”

“你说什么？小梅，你才是...”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一则死者留言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暧昧。而是以被害者的身份凸显问题所在。”

“须藤的身份？”小梅反问道。

阿一点头说：“是的，他曾经是知名的网球好手，被杀当时，他是你们的网球教练，只有他才想得这种留言。你们想一想，鸡蛋和瓢很象什么？圆圆的东西和有握把象汤匙一样的东西...”

“网球和网球拍！”小梅大喊。

“答对了。鸡蛋代表网球，饭瓢就代表网球拍。”

“原来如此，似乎蛮有道理的。”百合附和。

“----可是，慢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网球用具，这样子能指出凶手是谁吗？”

“当然可以，问题在于问题在于死者是用哪一只手握鸡蛋，哪一只手握饭瓢。根据百合所画的这张图，他是右手拿鸡蛋，左手握饭瓢。另外，他倒在地上的姿势...”

阿一注视百合所画的图。

死者的视线集中在拿鸡蛋的右手。

左手握着饭瓢并放在后脑勺部位....

“啊！这是发球的姿势！”百合喊叫。

“没错，右手拿球，左手拿球拍，这是左撇子的打法。不过，我以前看过须藤拍的那张咖啡广告海报，他本人应该不是左撇子才对。从这一点看来，须藤的死者留言是想要表达凶手是左撇子的人。”

“左撇子...”

两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女人。

阿一继续说：“用右手点燃打火机的小梅是右撇子。”

阿一脑海里浮现那幅景象：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用右手点燃打火机....

“----刚才百合是用右手画图的吧？”

百合用左手压住纸，以右手拿笔....

另外，剩下一个人。

“她”用左手一边梳背后的米粉头一边看右手上的手表。

阿一把视线停驻在“她”的身上。

“杀害须藤的凶手是把手表戴在右手上的人，那就是你----小樱！”

“小樱？”小梅发出声音。

“天啊...”百合用手捂住嘴巴。

小樱泪水盈眶呆立在原地。

阿一继续说：“凶手拿刀从正面刺须藤的胸口，因此须藤清楚地看见凶手的脸，凶手一定是杀了人之后就逃走，但是，被害者并没有立刻丧命。于是他拼命地思索要用什么办法表达凶手的身份。但是，须藤没有时间，在意识渐渐模糊中，他一定想起凶手的特征。对一个网球教练来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员打球时的姿势。”

须藤临死前想起小樱是左撇子，她习惯采用右手拿球，左手拿球拍的姿势发球，于是，就近利用鸡蛋和饭瓢来暗示。

“小樱，我的‘想象’如何呢.....？”

“我想你一定是猜对了。”

小樱突然冒出一句。

“----现在已经不需要进行招魂了。”

“小樱！你为什么要杀死须藤？你不是很喜欢他的吗？”

小梅追问之下，小樱缓缓地摇头：“我并没有喜欢他，我只是因为小梅和百合喜欢他，为了要迎合你们，所以才那样说。”

“你说什么.....？”百合问道。

小樱再次擦拭眼泪：“坦白说，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个男人。我只是喜欢和小梅、百合一起争风吃醋的那种感觉而已。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人的情谊，却被那种男人搞得分崩离析，我无法原谅他这一点，所以就杀了他。”

百合和小梅哑口无言地望着小樱。

小樱继续开口说话：“那一天，在采买的路上我遇见菜农，他们把菜分给我，所以我比你们两个人早回到别墅。然后，那个男人靠近我对我说，‘终于只剩下你我两个人了’、‘我不希望见到你们三个人为了我勾心斗角，所以我送你们每个人一只戒指，其实我最想送的人是你’。他说的话真恶心，他自以为很有女人缘就可以一网打尽。因为他的关系，从小情同姊妹般的感情被他破坏，想到这里，我心中燃起一把无名火，当我回过神时，他的胸口已经插着一把菜刀...”

“小樱...你怎么会这样...”

小梅把手搭在小樱颤抖的肩膀上并说：“我也和你一样。”

“咦？”小樱和百合同时发出声音。

“我也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虽然也不是讨厌他，不过，我不象你和百合那样子竞争激烈。最初，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为了迎合你们而加入爱情争夺战，谁知道后来就下不了台.....”

“小梅也是吗？”

这次是百合说话。

“----我也是。起初只是附和你们，随口说说而已，后来演变成和小梅吵架，事后我真的很后悔。”

“小樱.....”

“小樱.....”

小梅和百合也往地上蹲。

三个女人互相膝靠膝并开始啜泣。

阿一叹了一口气，并轻声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

自命风流的网球教练就这样结束了一生...阿一在心里面一边这样想一边悄悄地踏出房间，就在此时----“你姓金田一吧？”

小樱叫住阿一。

“啊...是啊。”

小樱泪流满面对阿一说：“感谢你...多亏你的帮忙。虽然我无法回报你，不过，请让我向你道谢。”

阿一摸摸头说：“啊，不必了！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阿一拾起装饮料罐的塑料袋。

“----小樱，你一定要去自首才可以哦。”

小樱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面带微笑。

和刚才比较起来，她的脸色不知为何变得很苍白。

终章

阿一漫步在晴朗的乡间道路。

刚才下了一场西北雨，地上却出奇的干燥。

迎面吹来的风也让人感觉不到湿气，从晴空照射下来的日光让人感受到夏天的强大威力。大约十五分钟前的那场雨，简直就象一场梦一样。

“我真搞不懂女人之间的友情，真是莫名其妙！”

阿一边走边思考是否要将刚才发生的那件奇妙的事告诉警方，如果说，那又要从何说起呢？想着想着就听见熟悉的声音。

“阿一！”

“喂，金田一！”

抬头一看，原来是美雪和剑持从反方向跑过来。

他们两人都穿着轻便和服。

对了，今天是盂兰盆节。待会儿在附近的小学校园里，将举行盂兰盆舞大会。大家约定好今晚要去狂欢。

“美雪，大叔，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阿一也踩着木屐跑过来。

美雪一边喘气一边说：“还不是为了找你。你去买饮料，结果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我们担心你，所以出来找你啊！”

“啊----抱歉，抱歉！早知道我就打电话。我刚才去那边别墅躲雨。刚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

“下雨？刚才根本没有下雨啊！”

“噢？哦，那是不是只有这一小块地方下雨而已...”

“可是，地上是干的呀！”

“这，这...可是，刚才的确有下雨啊，一定是地上干了。”

“真奇怪，天上没有几朵云，不象是下过雨的天气啊...而且，你也没有淋湿嘛！”

经美雪这么一说，阿一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衣服的确没有淋湿，甚至一点湿气都没有。

刚才明明下过雨。仔细想一想，即使是盛夏，地上也不可能干得那么快。

阿一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冰水里一般。

“可，可是...我说的是真的啊，刚才的确有下雨，所以我才跑去那边那

栋别墅躲雨，顺便借厕所...”

“别墅？”剑持警部反问。

“----喂，难道你是指山崖下那栋小木屋吗？”

“是啊----就是那栋。你去问屋子里面的人，她们可以证明...”

“慢着...金田一，那间屋子里应该没有人才对啊！”

“咦？”

“去年夏天，刚好是现在这个时期，下了一场大雨。由于地层松动，造成土石流淹没那栋别墅。来游玩的四名男女不幸惨遭活埋，根据警方调查，其中一名男性牺牲者在遭到活埋之前，就已经被人用刀刺死了。当时，我休假返乡，结果县警局仍然找我来现场帮忙。从现场状况研判，凶手可能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三名女人中的一个，但是，那三个女人也都死了，因此真相就不了了之。所以说，那栋别墅现在应该是一栋被压垮的废弃屋才对...？金田一，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铁青...喂...”

阿一听剑持说到一半就已经傻眼了，心里想...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脑袋里一直想，却找不出答案。

忽然，阿一看脚下穿的木屐。

然后，他才发现。

刚才明明已经断裂的木屐带，已经完好如初了。

小樱的最后一句话，就象教堂的钟声一样在阿一混乱的脑海里响起：--
--虽然我无法回报你，不过，请让我向你道谢----这也许是今年夏天特别热，所以才梦见这场白天的恶梦。

全文完

共犯者

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短篇小说

“交换杀人？”

说完这句话后，金田一把叉子放在盘子上。

“喂，阿一，把食物吃下去之后，再开口说话嘛。你看你，饭粒都从嘴巴里喷出来了，好恶心哦.....”

七濑美雪边说边把餐巾递到阿一的嘴角。

“美雪，你少罗嗦，你快点吃你的吧。”

美雪像妈妈一样替阿一擦拭嘴角，阿一把残留在口中的饭粒、肉屑往肚子里吞，然后反问坐在餐桌对面正在抽菸的剑持警部。

“交换杀人不就是那种和共犯互相交换彼此想要杀害的对象.....”

“是啊，那就是交换杀人。”

剑持警部边吐烟边说道。

——乍听之下，会让人觉得很扯，但是，因为是让没有杀人动机的共犯去杀害自己所想要杀害的对象，如果自己和共犯彼此不认识的话，那就很难从杀人动机这条线查出嫌犯。

以前我只有听说过而已，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案子。

“阿一再次边用叉子把餐盘里的肉块往嘴里送边说：“既然如此，那就不

需要我出马了嘛，你们已经逮捕到一名凶手了吧？那就叫他供出共犯是谁，那样子不就得。大叔，你们警力不是很会在阴暗的侦查室里，用灯泡照射嫌犯的眼睛，等到天亮了，就问嫌犯说：『想吃排骨饭吗？是不是？』

“真是的，金田一，你看太多警匪剧了。”剑持说道。

“--就是因为有困难，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家餐厅，请你吃午餐啊！”

“有困难，为什么？”

阿一发问的时候，肉块从嘴角掉下来。

“你看你，又来了.....”

美雪似乎比较在意阿一的坏毛病。这对青梅竹马就像母子一般，剑持看见这一幕显得有一点傻眼，一边把香菸弄熄一边说。

真是的，虽然说你是名侦探金田一耕助的孙子，但是我这个警察却不得不拜托你这种乳臭未乾的小鬼，我实在真没路用。

算了，快点吃吧！

一边吃一边认真听我把话说完！

依照剑持警部的说明，这桩奇妙的交换杀人事件地点是在都内一所少数名门私立高中。

被害少女濑川奈奈子是这所高中的一年级学生，被逮捕的凶嫌三岛由里绘是同校的三年级学生。濑川奈奈子被杀害是在放学返家途中的公园里。凶嫌三岛由里绘很不幸的是行凶当时，被同班女同学目击到一切。由于女学生的证词，由里绘在隔天早上就被警方逮捕。

真是的，女高中生晚上九点在公园的草丛里做什么？

“剑持的唠叨一点也不为过。”

——总之，从嫌犯三岛由里绘的供词来看，这件杀人案不输给悬疑推理剧，我们警方证实这是一件真正的“交换杀人”案件。

根据调查，被害者和嫌犯由里绘虽然就读同一所学校，但是她们彼此不认识，目前我们

警方根据嫌犯的供词进行调查.....

“大叔，如果真的是交换杀人的话，也许还会出现一名牺牲者吧？”阿一问道。

“是啊，的确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大约一个星期前，三岛由里绘想要杀死的情敌中岛留美突然失踪。根据由里绘的供词，那是交换杀人的共犯所犯的案子，由里绘最初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参加这桩交换杀人计画，当她得知共犯遵守承诺，于是她也下定决心犯案。”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那个情敌也已经被杀死了吗？”

阿一问道。剑持重新点燃一根香菸开口说：“不，当由里绘被捕之后，那个情敌就冒出来了，她只是被人用迷药灌昏迷并被监禁而已。”

“咦！”

一直静静聆听的美雪突然大声插话。

“——难不成那个共犯一开始就利用由里绘去杀人，而不打算自己犯案吗？”

“嗯，可能是吧。”

剑持回答。

“真过份！这么说来，由里绘被共犯利用了吗？虽然杀人是不对的行为，但是那个共犯欺骗由里绘并害她犯下杀人罪，那个共犯更可恶几千万倍。阿

一，对吧？”

“你说的很对，可是……”

阿一用很意外的表情说话。

“——既然如此，由里绘为何不供出共犯是谁？如果共犯也履行约定的话，那还有话说。但是，共犯背叛了她了呀！普通人早就愤怒抓狂全盘供出共犯是谁了，是不是？”

剑持边叹气边吐烟：“那是因为由里绘也不知道共犯的真面目貌。”

说话时，剑持紧闭双眉。

“她不知道共犯是谁？”

阿一开口问道。

“是啊，别说姓名和长相了，她连共犯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咧。”

“有这种愚蠢的事吗？他们彼此约定杀人啊，不是吗？”

“这就是这件案子的疑点。”

剑持趁服务生来收碗盘时，另外点了三人份的咖啡。

“事件的起源好像是三岛由里绘在教室的桌面上信笔涂鸦一事。”

“信笔涂鸦？”

当阿一把头斜一边时，美雪在一旁叫出声音：“对啊，当我在物理教室、音乐教室上课时，我也经常在桌面上信笔涂鸦。偶尔也会看到和自己使用同一张桌子的人所留下的字句，挺有趣的哦。”

“对，就是那样子。嫌犯就读的高中是有名的私立学校，她们好像有上电脑实习课的样子。三岛由里绘在电脑教室上课时，可能是无聊想打发时间，于是随便写一句『我想杀死那个女人』，这句话因此成为三岛和共犯（假设共犯是X）认识的契机。”

根据三岛由里绘的供词指出，她和X开始藉由书桌互通讯息，大约是在三个月前。

三岛由里绘对情敌痛恨万分，由于X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感，所以两人就臭味相投，不久后，X也表明自己也想杀死某一个人。

提出交换杀人计画的是X。

彼此不认识的两个人联手杀害对方所痛恨的人，他们如此约定是在两个星期前，就在由里绘去参加体操社的集训时，她的情敌突然失踪了。

“原来如此，由里绘因此以为X已经履行约定，所以自己也不得不杀害X所痛恨的人。”阿一边说边端起咖啡。

“她不知道X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剑持苦着一张脸说道。

“愈听愈觉得三岛的遭遇很悲惨，不过，等一下，剑持警部，这样可以查出谁是共犯啊。”

美雪得意地开口说：“--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学校有几班，不过，和她使用同一张桌子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才对吧？”

“哦，七濑，你也蛮聪明的嘛。”

剑持乾咳几声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全校一共有12个班级上电脑实习课，但是，三岛由里绘通常都坐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和她使用同一张桌子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调查结果，仅仅只有3个人而已。”

“只有3个人？只要调查动机，不就得了吗？大叔，比方说，其中哪一个人和受害者濑川奈奈子有认识……”

阿一的话还没说完，剑持就摇头说：“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对方还未成年，他们只不过和嫌犯共用一张桌子而已，我们警方无法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侦讯，更不能把他们带回警局侦讯。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些人事后可能会遭到异样的眼光，搞不好也许会毁了他们的前途，我们警方顶多只能小心翼翼地探访他们周遭的人，或是向老师请教他们的行动。”

“应该有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吧？请告诉我嘛。”

“好吧，首先是一年级的有吉淳平，他和被害人濑川奈奈子同一届，不过，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被害人好玩、活泼外向，而有吉淳平是一个实的男学生，成绩在中下程度，兴趣就是打电玩而已。金田一，你跟他是同一个类型。”

“大叔，饶了我吧，我哪里跟他一样……”

“阿一，你把话听完嘛。”

美雪立刻在一旁提醒。

“啧，其他两个人呢？”

“再来是三年级的大冢茉莉，她是一个美女，虽然我只看过她的照片而已，不过，感觉上她很像年轻时候的岩下志麻。”

“岩下志麻不是都演黑市夫人吗？你这种比喻，我完全无法想像。”

“少罗嗦，嗯……反正是那一型的美女，她和被害人不同届，彼此也不认识，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她和被害人好像同一种类型，被害人和大冢茉莉从服装到发型、行为举止都很像……不过，最近的女高中生好像都差不多一个样。”

“只怪你自己 LKK。”

“阿一，你太没有礼貌了。”

美雪在一旁责难。阿一开口问道：“最后一个人如何呢？我想一定也差不多吧。”

边说边无趣地啜饮咖啡。

“你说的对。”

剑持答道。

“——第三个人叫做岛本美和，她也是三年级学生，表面上她和被害人好像没有关联，如果硬要扯关系的话，她们是同一所国中毕业。岛本美和也是一个平凡的女高中生，成绩中等，个性外向，好像有很多朋友，但是她们都不认识被害人。”

“哦……原来如此，如此看来，如果想从杀人动机找出凶手，那是一件很费工夫的事。”

阿一想了一会儿说：“——大叔，我想问你一件事，三岛由里绘和 X 利用同一张桌子进行通信，那她们的电脑实习课一周有几堂？”

剑持翻开皮制的小手册：“我看看……一周有一堂课。由里绘上的是星期二的第二堂课。”

“使用同一张桌子的其他三个人呢？”

“有吉淳平是星期二的第四堂课、大冢茉莉是星期三的第一堂、岛本美和是星期一的第四堂，X 和由里绘使用桌子互通信息的二个月期间，课表一直都没有改变。”

“X 和由里绘在那三个月的期间，内都只有透过桌面上的信笔涂鸦来互

“通信息而已吗？”

“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如此……”

阿一说完之后，就把手贴紧在紧闭的双唇，然后一动也不动。

因为此时的金田一并不是普通的高中生这时候的他是个 IQ180 的天才少年侦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有点耐不住性子的剑持正准备伸手去端咖啡时，阿一开口说话了。

“大叔，我可以再问你一件事吗？”

阿一大大的眼睛露出光芒。

剑持见状马上开口问道：“金田一！你知道什么了吗？”

“还不到知道的程度，只不过似乎可以看见一些事情而已。”

“你看见什么事情？”

“请大叔先告诉我那三个人的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你等一下。”

剑持翻开记事本：“-- 三年级那两个女学生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在濑川奈奈子被杀害时，没有不在场证明。大冢茉莉去夜游之后，独自一个人回家。岛本美和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只有那个一年级男生有吉淳平有不在场证明，这小子在案发当时，在朋友家玩电玩一直到半夜，他的不在场证明很完整。”

“中岛留美被 X 监禁时，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又如何？”

阿一接着问。

剑持很得意地看阿一眼：“这一点我也有调查，中岛留美被绑架的那一天是星期天，大冢茉莉一个人在街上逛，可以说没有不在场证明。岛本美和则是去街上购物，据调查，在绑架案发生一个小时后，有人在服装店看见她。从绑架案现场到那家服装店，单程大约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虽然她的不在场证明并不完整，但是也可以算成立吧？”

“那个男生呢？”

“有吉淳平的不在场证明最完整，由于他参加话剧社的集训，所以去长野县帮忙布置道具，我们向同行的顾问老师证实过了，那一天他们一整天都在排演，根本没有时间回东京。

啊，对了，金田一！，你以前也曾经在话剧社帮忙过吧？嗯，这小子果然跟你同一类型的。”

“不用你管！”

“哈哈，不在场证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不过，你到目前为止所破的案子，不在场证明根本是一种参考而已，也许这些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暗藏诡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才行……”

“大叔，没那个必要了。”

“什么？”

“我现在想去他们学校看一下。”

阿一说完后，便站起来。

剑持用怀疑的眼光说：“喂，你说现在吗？”

“-- 可是，我的咖啡还没喝完啊。”

“等你喝完咖啡，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不行啊，阿一。”

美雪劝阻。

“--下午我们要考数学啊，平常你的出席率就已经很低了呀，如果再不参加考试的话，你真的会留级哦。”

“美雪，没问题的啦。在下午上课之前，我就可以把这桩案件的谜底解开了。”

阿一满怀自信说道。

“--为了不负我爷爷的名声！”

钻过宏伟的石造校门，眼前是一片有如公园般的景象。

绿地广阔的校园里有许多花坛，草地所构成的广场中央有矮矮的针叶树，那应该是每届毕业生所留下的植树纪念吧。

这里和阿一所读的不动高中有很大的不同，上午的课似乎结束没多久而已，在教室外面的学生没有几个。

不愧是名门私立高中，校舍里里外外都打扫得乾乾淨净，不像不动高中一样地板的磁砖都剥落了，走廊的日光灯更不会闪烁。

但是，眼睛仔细一瞧，墙壁上到处都有学生们留下的涂鸦，这里虽然是名门私立高中，但是高中生所做的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阿一跟随在剑持警部和学校职员的后方，眼睛一边看墙壁上的涂鸦。

“文也，我爱你。”

“诚徵女朋友，请留言。”

“拒上萝卜的课！我气炸了！”

“萝卜”大概是指老师的绰号吧。

那位老师的腿一定长得很像萝卜……

阿一一边想像，边忍住不笑出声音来。

阿一眼中所见到的都是一些无聊的语句，但是，X 却利用这种信笔涂鸦杀人，X 的手段实在是太卑鄙了……

“阿一，好像就是这里耶。”

美雪提醒阿一。

抬头一望，木制的门上力写着“电脑实习教室”。

“请进。”

在学校职员的带领下，剑持打开门。

在教室里面值勤的男教师，正在一一巡视一排一排的电脑桌，并且好像在从事某种作业。

“老师，你好。”

剑持礼貌性打个招呼，便带阿一和美雪进入教室。

老师儿到阿一和美雪，脸上露出纳闷的表情，剑持便忙着解释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助手一样。”

，用笑声把尴尬的场面带过去。

“剑持警部，那位老师在做什么呢？”

美雪见到老师继续作业，于是开口问剑持。

“哦，那个吗？”

剑持小声回答。

“桌上的电脑设备好像很昂贵的样子，所以每次上完课之后，老师都会把桌子的上盖关起来，把电脑设备锁在桌子面。”

“原来如此。”

阿一一边回答一边看老师关上盖。

把上盖关起来，电脑设备就会自动地锁在桌子里。

剑持快步走到教室的角落里：“嫌犯和 X 就是利用这张最角落的桌子进行意见沟通，你瞧，当电脑使用中，就有信笔涂鸦的空间了。”

剑持一边说一边坐在椅子上。

靠近一点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在电脑萤幕正下方的部位，被橡皮擦擦过好几次，所以看起来比其他部位更乾淨。

由此看来，恐怖的交换杀人计画确实在这进行过沟通。

剑持站起来，把座位让给阿一。

“被用来信笔涂鸦的部位，除了上课时间以外，其余时间都上锁，也就是说，X 就是那三个学生之中的一个。”

“哦……”

阿一一边听剑持说明一边看桌子的周围。

每一张树脂制的灰色桌面上，都有涂鸦的痕迹。

从这里看来彷彿可以听见学生们打哈欠的声音。

阿一回过头问剑持：“大叔、指纹如何呢？这张桌子上面应该有指纹吧？”

“当然有。”

剑持回答。

“--共查出九个人的指纹。我们也都知道是谁的指纹，多亏有学校方面的协助，我们才有办法采集到出入这间教室所有人员的指纹，全部都是学生的指纹，其中当然有那三个人的指纹。”

原来如此……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什么？”

“我已经知道 X 是谁了。”

“真、真的吗？”

“阿一，是真的吗？”

“剑持和美雪瞪大眼睛。”

“是的，X 的真面目和证据都收集齐全了。”

“这、这么说来，金田一！”

阿一对剑持露出会心的一笑。

一切谜底都解开了。

“破案篇”喂，金田一，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说出共犯是谁吧！

“有 180 公分以上之身高的剑持警部几乎整个身体贴住阿一，阿一边闪开说：“先别着急嘛，在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用消去法来看看谁不是嫌犯。”

阿一说完之后，便坐在桌子上面。

“消去法？”

眼睛余光瞄剑持一眼，阿一便展开自己的一套推理。

“首先是命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大冢茉莉和岛本美和都不是嫌犯。”

“噢，阿一，这是什么意思？”

美雪发问。

“--我可以明白有不在场证明就不是嫌犯的道理，但是现在你却说没有不在场证明才不是嫌犯……”

“如果是普通案件的话，你说的确实没错，不过，这是交换杀人，如果仔细想一想嫌犯为什么要用交换杀人的手法，那么答案就很简单了。”

剑持和美雪仍然听得一头雾水，阿一开始说明。

“首先，在交换杀人的情况，凶手一定有很强烈的『杀人动机』，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杀人，而是有无论如何都要杀死对力的信念。有杀人动机就容易成为嫌疑犯，所以才请完全没有杀人动机的共犯代替自己去杀人，共犯彼此交换自己所想要杀死的对手，一旦发生两件『无杀人动机命案』，就会增加警方办案的困难，这就是交换杀人的目的，话说回来，大叔，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警方办案变困难？”

剑持想了一会儿：“那是因为在交换杀人的情况下，有杀人动机的凶手选择自己不可能犯案的情况下，请共犯代劳：啊，对了！所以--”阿一打住剑持的下一句话：“你说的对，如果大家茉莉和岛本美和其中一个是X的话，那么照理说，在案发当天，她们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制造完整的不在场证明。然而，这两个人却完全没有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打算。这么一来，不就等于失去交换杀人的意义吗？”

“原来如此，所以这两个人就不是嫌犯了。”

美雪很钦佩地点头。

“--阿一，这么说来，嫌犯就只剩下有吉淳平了。”

“不，并不是那样子。”

阿一斩钉截铁说道。

“噢，可、可是……”

“这回和刚才相反，有吉淳平真的有去长野集训，所以他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但、但是，金田一，你之前所遇到的案件不都是一样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很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其实暗藏令人想像不到的诡计……”

剑持说道。

阿一摇摇头说：“一整天都待在长野帮忙话剧社演出的人，如果可以想出像变魔术一样的诡计绑架人在东京的女高中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用这种交换杀人的手法了，他只要用那种诡计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然后杀人不就得了，交换杀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弄到不在场证明，如果可以用别种力法弄到不在场证明的话，凶手根本就不需要采用交换杀人这种高风险的力法，你们不认为吗？”

“嗯，了不起，原来如此，阿一说的蛮有道理的嘛。”

双手抱在胸前的剑持接着美雪之后开口说话。

“等、等一下，金田一，那么凶嫌到底是谁？”

阿一站起来，朝令人意想不到的力向望过去。

“凶嫌就是那位老师。”

“噢？”

阿一大声说出之后，剑持和美雪露出讶异的表情。

“在这间教室里教授电脑课程的实习老师就是共犯X。我没说错吧？老师！”老师锁电脑桌的手突然僵硬，慢慢转过头来。

老师的下颚已经开始发抖，脸色铵青证明说阿一的推理正确。

“为、为、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为……”

老师严重口吃试图反驳，但是阿一不给机会：“证据就是指纹。”

阿一说完后，便往老师面前靠近。

“喂，金田一！”

由于事情太突然了，不知所措的剑持制止阿一。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所采集到的指纹全部是学生的指纹啊，并没有这位老师的指纹……”

“这样子反而不自然，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位老师每次上完课后，都会一一为电脑关上盖子并上锁，然而，为什么却没有半枚他的指纹？没有使用那张电脑桌的学生，上面甚至都有他们的指纹，但是每次下课后，都会去接触每张电脑桌的老师，却完全没有他的指纹，这样未免人不自然了。”

老师脸色铁青一语不发。

阿一继续说。

“可能你有考虑到万一交换杀人失败，三岛由里绘被逮捕时的状况吧？你心里想三岛由里绘一定会向警力供出交换杀人的事，到时候警力会去调查电脑桌，就会采集到你的指纹，这一点让你的心里很不安，因为从这一点追查下去，你的杀人动机就会浮现出来，所以你一定从平常起就注意不要在电脑桌上留下指纹，这一点反而让你这位管理电脑的老师产生不自然的状况。”

“只有这张桌子没有他的指纹吗？”

剑持立刻拿出行动电话呼叫专案小姐，请求指纹鉴识人员采集其他电脑桌的指纹。

此时，老师把十根手指插进口中，全身一直发抖。

自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阿一望着讲完电话的剑持说：“接下来就是大叔的工作了，别忘了请他吃猪排饭哦。”

“浑蛋，你电视看太多了。”

剑持走向低头不语的老师身边说。

“--老师、请和我回警局吧？我们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

老师微微点头。

“他的杀人动机实在很无聊。”

剑持对着猛吃牛排的阿一说。

“——那个老师有恋童癖，他是受害者濑川奈奈子就读国中时的寻芳客。”

“天啊，好恶心！”

美雪说完后，把原本想要吃下去的最后一块肉放回盘子里。

餐厅服务生靠过来问：“餐具可以收了吗？”

问完话马上就收走了。

剑持吃完后，一边把刀叉放整齐一边说：“濑川奈奈子考上高中，好巧不巧又遇见那个老师，于是濑川开始威胁老师。濑川的家里算是中产阶级，过得还不错，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真搞不懂现在的小孩子在想什么。那个老师买春时，还被偷拍照，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付好几百万圆给濑川奈奈子。我们警方也从受害者的房间里找到那张和杀人动机有关连的照片了。”

“警部，真教人不敢相信，那是一所明星学校啊，录取分数很高……”

美雪还没说完，阿一在一旁边吃边说：“笨蛋，分数怎么可以决定一个

人的价值嘛！”说完就咽了一口水。

“话是没错啦，不过你说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啊？你竟然说我……”

“好了好了。话说回来，阿一，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发现那个老师是凶嫌呢？”

“在这家餐厅里听大叔提起那件案子的时候吧，只是那时候还有点迷惘。”

“喂，那又是为什么？”

剑持开口问，阿一用手擦嘴角回答。

“因为电脑实习课好像挺无聊的样子，在那间教室里面的每张桌子都有被信笔涂鸦的痕迹，然而，那张桌子的内容写的都是杀人等危险的字眼，除了凶手以外，并没有其他学生看到，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很可能是那个老师在上课前，把计画内容写上去，下课后，看完共犯所写的讯息后，立刻就擦掉，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被其他学生看到。”

“

“原来如此。”

剑持不断地佩服阿一。

阿一很臭屁地说：“虽然有一些笨蛋会在桌面上写着某人爱某某人，不过那种的都是故意要给众人看的，像我，我自己所使用的桌子，每个角落里里外外的信笔涂鸦，我都能了若指掌。”

“你那个叫做刻钢板，专门用来考试作弊的吧？”

美雪吐槽。

“笨、笨蛋！你胡说什么嘛，……”

“瞧你，紧张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可疑。”

“啊？”

正当他们两个人在嘻笑怒骂、打情骂俏时，服务生像泼冷水一般，端饭后的咖啡过来刚刚冲泡的咖啡散发出的香味弥漫整家餐厅。

